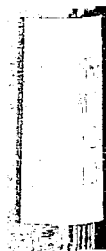


鶴林玉露



MG

I242.1

120

鶴
林
玉
露



3 2167 7579 5

開
明
書
店
校
印
實
價
大
洋
三
角

鶴林玉露卷一

廬陵羅大經 景綸

朱文公告陳同父云。真正大英雄人。却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氣血粗豪。却一點使不着也。此論於同父。可謂頂門上一針矣。余親大禹不矜不伐。愚夫愚婦。皆謂一能勝予。而鑿龍門。排伊闕。明德美功。被千萬世。周公不驕不吝。勞謙下士。而東征三年。赤鳥几几。履譏歷變。卒安周室。孔子恂恂於鄉黨。在宗廟朝廷。似不能言者。而却萊夷。墮三都。誅少正卯。便有一變至道氣象。此皆所謂真正大英雄也。後世之士。殘忍尅核。能聚斂。能殺戮者。則謂之有才。鬧隣罵坐。無忌憚。無顧藉者。則謂之有氣。計利就便。善揀闔善傾覆者。則謂之有智。一旦臨利害。得喪死。生禍福之際。鮮有不顛沛錯亂。震懼隕越。而失其守者。况望其立大節。弭大變。撐住乾坤。昭洗日月乎。此無他。任其氣稟之偏。安其識見之陋。驕恣傲誕。不知有所謂戰戰兢兢。臨深履薄之工夫故也。

東坡大悲閣記云。觀世音由聞而覺。始於聞而能無所聞。始於無所聞而能無所不聞。能無所聞。雖無身可也。能無所不聞。雖千萬億身可也。而況於手與目乎。雖然。非無身無以舉千萬億身之衆。非千萬億身無以示無身之至。又云。吾將使世人左手運斤而右手執削。目數飛鴻而耳節鳴鼓。首肯旁人而足識梯級。雖有智者。有所不暇矣。而况千手異執而千目各視乎。及吾宴坐。寂然心念凝默。湛然如大明鏡。人鬼鳥獸。雜陳乎吾前。色聲香味。交通乎吾體。心雖不起。而物無不接。必有道耶。千手之出。千目之運。雖未可得見。而理則具矣。彼佛菩薩亦然。雖一身不成二佛。而一佛能遍河沙諸國。非有他也。觸而不亂。至而能應。理有必至。而何獨疑於大悲乎。東坡之論明暢。大概千手千眼。以理言。非以形言也。昔有僧折臂作偈云。大悲千眼并千手。大丈夫兒誰不有。老僧今日折一支。尚存九百九十九。莊子。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惟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尊足卽此性也。僧偈

正此意。佛本於老莊。於此尤信。孝宗皇帝喜毬馬。偶傷一目。金人遣賀生辰使來。以千手眼白玉觀音爲壽。蓋寓相諶之意。上命迎入徑山。邀使者同往。及寺門。住持僧說偈云。一手動時千手動。一眼觀時千眼觀。幸自太平無一事。何須做得許多般。使者聞之。慙。太史公所謂談言微中。亦足以解紛信矣。余嘗卽吾儒之說推之。人主以一身立乎巍巍之上。以一心運乎茫茫之中。不出戶而知天下。不下堂而理四海。前旒蔽明。若無見也。而無所不見。高拱穆清。若無爲也。而無所不爲。自九族睦。百工時。極而至於兆民安。萬物育。四夷來。天地兩間。裁成參贊。無一欠缺。非千手千眼乎。孫何帥錢塘。柳耆卿作望江潮詞贈之云。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煙柳畫橋。風簾翠幙。參差十萬人家。雲樹繞隄沙。怒濤卷霜雪。天塹無涯。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重湖疊巘清佳。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釣叟蓮娃。千騎擁高牙。乘醉聽簫鼓。吟賞煙霞。異日圖將好景。歸去鳳池誇。此詞流播。金主亮聞歌。欣然有慕於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近時謝處厚詩云。

誰把杭州曲子謳。荷花十里桂三秋。那知卉木無情物。牽動長江萬里愁。余謂此詞雖牽動長江之愁。然卒爲金主送死之媒。未足恨也。至於荷艷桂香。粧點湖山之清麗。使士夫流連於歌舞嬉遊之樂。遂忘中原。是則深可恨耳。因和其詩云。殺胡快劍是清謳。牛渚依然一片秋。却恨荷花留玉輦。竟忘煙柳汴宮愁。蓋靖康之亂。有題詩於舊京宮牆云。依依煙柳拂宮牆。宮殿無人春晝長。

楚辭云。餐秋鞠之落英。釋者云。落。始也。如詩訪落之落。謂初英也。古人言語多如此。故以亂爲治。以臭爲香。以擾爲馴。以懼爲足。以特爲匹。以原爲再。以落爲萌。

岳陽有酒香山。相傳古有仙酒。飲者不死。漢武帝得之。東方朔竊飲焉。帝怒欲誅之。方朔曰。陛下殺臣。臣亦不死。臣死。酒亦不驗。遂得免。方朔數語。圓轉簡明。意其竊飲以發此論。蓋風武帝之求長生也。

高宗嘗問張魏公。卿兒想甚長成。魏公對曰。臣子栻。年十四。脫然可與語。聖人之道。及隆興初。張魏公督師。南軒以內機入奏。引見於德壽宮。首問魏公起居飲食狀。又

問卿幾歲。對曰：臣年二十一。又問卿母安否。對曰：久失所恃。上愀然久之。曰：朕記卿父再娶時。以無繼嗣。曾來商量。卿父曾奏欲令卿來見。今次方得見卿。朕與卿父。義則君臣。情同骨肉。卿行奏來。有香茶與卿父爲信。嗚呼。君臣相與其恩意。乃至是哉。或者乃謂高宗晚年。追悼明受。不滿於魏公。至有寧失天下不用張浚之言。殆不然也。

杜陵病柙詩曰：猶含棟梁具。無復膏漢志。良工古昔少。識者出涕淚。傷賢者之老病而不獲用也。又曰：種榆水中央。成長何容易。截承金露盤。裊裊不自畏。言少不更事之人。無所涵養。而驃騰拔擢。以當重任。力綿才腐。凜凜危亡。而曾不知畏也。又舟中上水遣懷詩云：篙工密逞巧。氣若酣杯酒。歌謳互激烈。回斡明授受。善知應觸類。各藉穎脫手。古來經濟才。何事獨罕有。蓋嘆舟人操舟尙有妙手。而整頓乾坤。獨未見妙手也。方天寶間。杜陵少壯之時。雖亂離瘼矣。而人才尙多。故洗兵馬行曰：威王功大心轉小。郭相謀深古來少。司徒清鑒懸明鏡。尙書氣與秋天杳。二三豪俊爲時出。

整頓乾坤濟時了。又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徵起適遇風雲會。扶顛始知籌策良。蓋幸其所以支撐世變者尙有人也。及杜陵晚歲。八哀之詩既作。則一時豪傑。或老或死。而後來者未有其人。此病桮種榆之歎。舟師妙手之歎。意益婉而詞益哀。烏乎。此唐室所以終不振乎。本朝元豐間。洛陽諸老爲耆英會。圖形賦詩。一時誇爲盛事。而識者悲之曰。此皆仁宗所養之君子。至是而皆老矣。升降消長之會。過此甚可畏也。時林行己曰。天將祚其國。必祚其國之君子。觀其君子之衆多如林。則知其國之盛。觀其君子之落落如晨星。則知其國之衰。觀其君子之康寧福澤如山如海。則知其爲太平之象。觀其君子之摧折頓挫。如湍舟。如霜木。則知其爲衰亂之時。又曰。天將使建中爲崇寧。則不使范忠宣復相於初元。天將使宣和爲靖康。則不使劉陳二忠肅愍遺於數歲。皆至論也。

詩家用遮莫字。蓋今俗語所謂儘教者是也。故杜陵詩云。已拚野鶴如雙鬢。遮莫隣雞下五更。言鬢如野鶴。已拚老矣。儘教隣雞下五更。日月逾邁。不復惜也。而乃有用

爲禁止之辭者。誤矣。

洛陽人謂牡丹爲花。成都人謂海棠爲花。尊貴之也。亦如稱歐陽公司馬公之類。不復指其名字稱號。然必其品格超絕。始可當此。不然。則進而君公。退而爾汝者多矣。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麟。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爲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爲昭昭信節。不爲冥冥墮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暗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伯玉也。中庸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伯玉可謂真君子矣。細考論語。夫子所與友者。僅見伯玉一人。使人於夫子。而夫子問其起居。則金石交情。可以略見。伯玉之躬行純一如此。宜夫子樂與之交也。夫人卽南子也。南子有淫行。然觀其所言。醇粹正大。有後世老師宿儒之所不能道者。且知伯玉之賢。而又知伯玉之所以賢。何其明也。乃知以衛靈之無道。南子之淫洗而不喪者。非止仲叔圍祝鮀王孫賈輩之功而已。又知夫

子之所以見南子者。蓋以見識議論如此。倘能改行。或者尙可輔衛靈公。以有爲子。路不說。是未知夫子之心也。然南子知賢者不爲冥冥墮行。而卒不能回光內照。改其淫泆。靈公因南子之言。固宜識伯玉之爲忠臣矣。然卒不授之以政。信乎知善非難。行善爲難。知賢非難。用賢爲難也。

有良家女。流落可歎者。余同年李南金。贈以詞曰。流落今如許。我亦三生杜牧。爲秋娘着句。先自多愁多感慨。更值江南春暮。君看取。落花飛絮。也有吹來穿繡幌。有因風飄墮。隨塵土。人世事。總無據。佳人命薄。君休訴。若說與英雄心事。一生更苦。且盡尊前今日意。休記綠牕眉嫵。但春到兒家庭戶。幽恨一簾烟月曉。恐明年雁亦無尋處。渾欲倩鶯留住。此詞凄婉頓挫。不減古作者。南史齊范縝。謂竟陵王子良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拂簾幌。墜茵席之上。或關籬牆。落糞溷之中。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此詞前闕。蓋祖此說。南金自號三谿冰雪翁。尤工於詩。有江頭吟云。兒時盛氣高於山。不信壯士有飢寒。如今一杯零落酒。風雨蝕盡征袍。

單。側立。岷奴。面鐵色。楚客不言。未吹笛。關山有月。無人聲。自是江頭。渚花發。渚花春。少未得妍。凝立青山園水天。杜鵑故態不識事。盡情叫入青楓煙。壯士未握邊頭槊。旄頭如月幾時落。如今世界不愛賢。看取青峯白雲燻。嗚呼一歌兮。歌已怨。壺中無酒可續嚙。蓋模擬少陵之作。詞旨清婉可愛。

嶺南人以檳榔代茶。且謂可以禦瘴。余始至不能食。久之亦能稍稍。居歲餘。則不可一日無此君矣。故嘗謂檳榔之功有四。一曰醒能使之醉。蓋每食之。則醺然頰赤。若飲酒然。東坡所謂紅潮登頰醉檳榔者是也。二曰醉能使之醒。蓋酒後嚼之。則寬氣下疾。餘醒頓解。三曰飢能使之飽。蓋飢而食之。則充然氣盛。若有飽意。四曰飽能使之飢。蓋食後食之。則飲食消化。不至停積。嘗舉似於西堂先生范旂叟。曰。子可謂檳榔舉主矣。然子知其功。未知其德。檳榔賦性疏通而不洩氣。稟味嚴正而有餘甘。有是德故有是功也。

曲端在陝西。甚有威望。張魏公宣撫。首擢用之。金人萬戶婁室與撒離曷等寇邢州。

端擊敗之。至白店原。又大敗之。撒離曷乘高望師。懼而號哭。金人因目之爲啼哭郎君。後以端恃功驕恣。廢不用。又懼其得士心。竟殺之。自端之死。衆心稍離。金再入戰于富平。我師詐張端旗以懼敵。婁室知端已死。撫掌笑曰。何給我也。於是盡銳力攻。我師敗績。自是陝西非我有矣。宋淳熙間。議高廟配享。洪景盧舉此爲魏公罪。迄不得侑食。昔孔明斬馬謖。已爲失計。魏公襲其事。幾於自壞萬里長城。至於詐張端旗。尤爲拙謀。徒足以召敵人之笑。沮我師之氣耳。端亦知書。嘗作詩云。破碎山河不足論。幾時重到渭南村。昔人詩欲掛衣冠神武門。先尋水竹渭南村。卽此事也。市璞寶燕石。煮簣食螻蟻。識者少也。

孟子言求放心。而康節邵子曰。心要能放。二者天淵懸絕。蓋放心者。自放也。心放者。吾能放也。放心者。如鷄豚出於埽棚。不求則不得。心放者。如鷹隼翔於雲霄。而條籬固在吾手也。衆人之心易放。聖賢之心能放。易放者流蕩。能放者開闊。流蕩者失其本心。開闊者全其本心。

余家藏山谷八大字云。作德日休。爲善最樂。摘經史語。混然天成。可置座右。

周禮註。六穀。稌。黍。稷。粱。麥。苽。六清。水。漿。醴。醕。音醫。於美切。醕。以支切。七菹。韭。菁。茆。葵。芹。落。筍。

六獸。麋。鹿。熊。麇。野豕。兔。養者爲畜。野者爲獸。六禽。雁。鶉。鷓。鴒。鳩。鴿。五藥。草木。蟲。石。穀。

陸象山少年時。常坐臨安市肆觀碁。如是者累日。碁工曰。官人日日來看。必是高手。願求教一局。象山曰。未也。三日後。却來。乃買碁局一副。歸而懸之室中。臥而仰視之。者兩日。忽悟曰。此河圖數也。遂往與碁工對。碁工連負二局。乃起謝曰。某是臨安第一手碁。凡來着者。皆饒一先。今官人之碁。反饒得某一先。天下無敵手矣。象山笑而去。其聰明過人如此。其子弟每喜令其着碁。嘗與包敏道書云。制子初時與春弟頗不能及。今年反出春弟之上。近旬日。碁又甚進。春弟又少不逮矣。凡此皆在其精神之盛衰耳。

漢文帝以七月己亥崩。乙巳葬。纔七日耳。與窆人之家。斂手足形還葬者。何以異。景帝必不忍以天下儉其親。此殆文帝之顧命也。雖未合中道。見亦卓矣。文帝此等見

解。皆自黃老中來。

歐陽公問一僧曰。古之高僧。有去來翛然者。何今世之鮮也。僧曰。古人念念在定慧。臨終安得而亂。今人念念在散亂。臨終安得而定。公深然之。此說却是正理。如吾儒易筮結纓之類。皆是平日講貫得明。操守得定。涵養得熟。視生死如晝夜。故能如此。不亂。靜春先生劉子澄。朱文公高弟也。病革。周益公往拊之曰。子澄澄其慮。靜春開目微視曰。無慮何澄。言訖而逝。

或問杜陵詩云。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何也。余曰。此自嘆之詞耳。蓋拘束以度日。月若鳥在籠中。漂浮於乾坤間。若萍浮水上。本是形容淒涼之意。乃翻作壯麗之語。東坡雪詩。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亦此類。

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爲尊。此論後世之文也。文者貫道之器。此論古人之文也。天以雲漢星斗爲文。地以山川草木爲文。要皆一元之氣所發露。古人之文似之。巧女之刺繡。雖精妙絢爛。纔可人目。初無補於實用。後世之文似之。

尹穉字少稷。博學工文。杜門讀書。不汲汲於仕進。諸公薦之。與陸務觀同賜出身。少稷言行有法。又通世務。時論翕然歸重。嘗論減年賞典。當與實歷對使。孝宗用其說。至今行之。後乃附麗湯思退。力排張魏公。以是除諫議。公論始薄之。厥後貶嶺南。累年蒙恩北歸。周益公素與之善。便道來訪。謂益公曰。某三十年閉戶讀書。養得少名望。思之不審。所得於彼者幾何。而破壞掃地。雖悔何及。悵然者久之。益公每舉以爲士大夫之戒。

張文潛作陳湯論。末云。昔者韓患秦之無厭也。下令曰。有能得秦王者。寡人與之國。大夫皆諫曰。賞不可以若是其重也。韓王笑曰。得秦王而寡人與之國。是賞有再乎。且得秦王矣。寡人其憂無國哉。一本云。昔者魏國患河。其邊之臣起。徙而決之。趙魏王大喜。賞其臣以十縣。其相諫曰。守邊而徙河。犯官也。從而賞之。王之臣無守職者矣。魏王笑曰。子憂過矣。有功於魏者。有比於徙河者乎。魏無二河。則徙河之賞無再也。二事皆切。而徙河之事尤勝。蓋徙河犯官。有矯制之意。

世傳呂洵賓唐進士也。詣京師應舉。遇鍾離翁於岳陽。授以仙訣。遂不復之京師。今岳陽飛吟亭是其處也。近時有題絕句於亭上云。覓官千里赴神京。鍾老相傳蓋便傾。未必無心唐事業。金丹一粒誤先生。余酷愛其旨趣。蓋夫子告沮溺之意也。

四方以西爲尊。王者之廟。太祖坐西。所謂正太祖東向之位是也。三昭則坐北面南。故謂之昭。昭明也。向南面之明也。三穆則坐南面北。故謂之穆。穆幽也。向北面之幽也。今朝廷之上。羣臣皆自東階而升。不敢升自西階。非特嫌若賓主敵體。亦以西爲尊也。班孟堅西都賦曰。左城右平。左東也。東則爲城。若世所謂澀道。乃羣臣所由登降之階也。右西也。西則爲平而不爲城也。凡賓主之席。主東而賓西。亦所以尊賓也。非謂東尊於西。而使賓次主也。故禮客降一等。則就主人之階。蓋客不敢自西階爲賓主禮。欲自東階隨主人而升也。主人辭。客乃復位。蓋主人不許。客然後自西階升也。

唐狄昌詩云。馬嵬煙柳正依依。重見鸞輿幸蜀歸。泉下阿蠻應有語。這回休更罪楊

妃杜陵詩云。朝廷雖無幽王禍。得不哀痛塵再蒙。蓋幽王以褒姒而致犬戎之禍。明皇以妃子而致祿山之變。正相似也。今無妃子之孽矣。而變與乃再蒙塵。何哉。此其胎變稔禍。必有出於女寵之外者矣。是不可不哀痛而悔艾也。詩意與狄昌同。而其惻怛規戒。涵蓄不露。則大有逕庭矣。

自大舜稱禹。不過勤儉兩字。况下於禹者。可以不勤不儉乎。余嘗論儉有四益。勤亦有三益。蓋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一夫不耕。必受其飢。一婦不蠶。必受其寒。是勤可以免飢寒也。農民晝則力作。夜則頽然甘寢。故非心淫念。無從而生。晉公父文伯之母曰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淵明詩曰。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疲。而無異患干。是勤可以遠淫辟也。戶樞不蠹。流水不腐。周公論三宗文王之壽。必歸之無逸。呂成公釋之曰。主靜則悠遠博厚。自強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是勤可以致壽考也。

何斯舉云。壬寅正月。雨雪連旬。忽爾開霽。閭里翁媪相呼賀曰。黃綿襖子出矣。因作

歌以紀之。此名甚新。但所以作歌未甚愜人意。乃更爲補作一絕句云。范叔綈袍暖
一身。大裘只蓋洛陽人。九州四海黃綿襖。誰似天公賜予均。白樂天詩云。安得大裘
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人。

渡江初。呂元直爲相。堂廚每廳。日食四千。至秦會之當國。每食折四十餘千。執政有
差。於是始不會食。胡明仲侍郎曰。雖欲伴食。不可得矣。

鶴林玉露卷一終

鶴林玉露卷二

廬陵羅大經 景綸

葉水心曰。國初宰相權重。臺諫侍從。莫敢議已。至韓琦范仲淹。始空賢者而爭之。天下議論相因而起。朝廷不能主令而勢始輕。雖賢否邪正不同。要爲以下攻上。爲名節地可也。而未知爲國家計也。然韓范旣以此取勝。及其自用事。臺諫侍從。方襲其迹。朝廷每立一事。則是非蜂起。譁然不安。昔鄭子孔爲載書。諸司門子弗順。將殺之。子產止之。又請爲之焚書。子孔不可。子產以爲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迄焚而後定。然及子產自爲相。却不知此。直云禮義不愆。何恤人言。蓋韓范之所以攻人者。卒其所以受攻而無以處此。是以雖有志而無成也。至如歐陽修先爲諫官。後爲侍從。尤好立論。士之有言者。皆依以爲重。遂以成俗。及僕園議起。未知是非所在。而傾國之人。同戈向之。平日盛美。一朝墜損。善人君子。化爲仇敵。然則歐陽氏之所以攻之者。亦其所以受攻而不自知也。水心之論如此。余謂國初相權之重。自藝祖鼎璫有耳之

說始。趙韓王定混一之謀於風雪凌厲之中。銷跋扈之謀於杯觴流行之際。真社稷臣矣。雷德驥何人。乃敢議之。宜藝祖之震怒也。乃若持盈守成之時。則權不可以不重。亦不可以過重。東坡所謂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則臺諫侍從之敢言。乃國勢之所恃以重也。豈反因此而勢輕哉。水心之說。蓋張方平之遺論也。方平之論。前輩固已深闢之矣。范公當國不久。韓公當國時。最被司馬溫公激惱。然韓公包容聽受。無幾微見於顏面。常朝一不押班。王陶至便指爲跋扈。而公亦無愠色。蓋己爲侍從臺諫。則能攻宰相之失。己爲宰相。則能受侍從臺諫之攻。此正無意無我。人已一視之道。實賢人君子之盛德。亦國家之美事也。豈有己則能攻人。而人則不欲其攻己哉。諺云。喫拳何似打拳時。此言雖鄙。實爲至論。惟歐陽公爲諫官侍從時。最號敢言。及爲執政。主濮園稱親之議。諸君子譁然起而攻之。而歐陽公乃不能受人之攻。執之愈堅。辯之愈激。此則歐公之過也。公自著濮議兩篇。其間有曰。一時臺諫。謂因言得罪。猶足取美名。是時聖德恭儉。舉動無差。兩

府大臣亦各無大過。未有事可以去者。惟漢議未定。乃曰。此好題目。所謂奇貨不可失也。於是相與力言。歐公此論。却欠反思。若如此。則前此已爲諫官侍從時。每事爭辯。豈亦是貪美名。求奇貨。尋好題目耶。余嘗作漢議詩云。漢園議起沸烏臺。傳語歐公莫怨猜。須記上坡持囊日。也曾尋探好題來。

誥命自九品而上。角軸二等。以大小別之。此其卑也。染牙以爲經。凡五等。陞朝歷數而上也。而穗草爲尊。錦幪其端。凡四等。而細毬之錦。配穗草告身。皆制綾爲之。玳瑁軸素繪二等。而繪爲尊。告身五綵。而又有紫絲法錦。囊其外。其小異者。錦之紅綠耳。犀軸亦二等。藻繪雖同。而大小有別。三品通用也。絲囊如玳瑁。而幪錦又不同。告身亦如之。而加以金縷。此人臣一品之極也。宮掖之嚴。帝姬之親。大略七等。鑄犀爲軸。瑠玉以爲龍。告身五綵。絲囊幪首純紅。而繪如瑠玉者最高。以近君也。犀軸絲囊爲最高。而繪皆雲鳳者次之。玳瑁者又次之。繪事如玳瑁。而告紙損其三者又次之。自此而下。三等皆紫絲法錦。雖有差次。始寔卑矣。宰相親王贈封視紫絲高者。執政贈

封視次者。其上四等。明有尊不敢逼也。絲囊之制。以小鈴十繫之。按式名曰。駘鑄。黃金塗金白金三等。外庭之繫。惟白金耳。侍從庶僚所封。視其官。蕃官祠宇所封。從其秩。合而陳之。二十有八等。品位愈高。則物采愈華。此游默齋所記本朝之制也。甚詳明。

范曄作東漢史。爲方士立傳。如左慈之事。妖怪特甚。君子所不道。而乃大書特書之。何其陋也。曹子建辨道論曰。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鄒儉。善辟穀。悉號數百歲。所以集之。魏國者。誠恐此人挾姦。充以欺衆。行妖惡。以惑民。豈復欲觀神仙於瀛洲。求安期於邊海。釋金輅而顧雲輿。棄文驥而求飛龍哉。子建此論。其識過范曄遠矣。漢武帝刻意求仙。至以愛女妻方士。可謂顛倒之極。末年迺忽悔悟曰。世豈有仙者。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耳。此論却甚確。近時劉潛夫詩云。但聞方士騰空去。不見童男入海回。無藥能令炎帝在。有人曾哭老聃來。廬景亮言。足食足兵。而人才足用。則天下不難理矣。著論曰三足記。

范旂叟爲廣西憲。會僚屬小酌。曰。今日之集。非特不談風月。亦且不論文章。只說政疵民病。衆皆唯唯。余從容曰。若談夫子孟軻之文章。以澆光風霽月之胸次。則民吾同胞。物吾同與也。痒癩疾痛。舉切吾身。施之有政。當有本末先後。而民病庶乎有瘳矣。旂叟甚喜。不以爲忤。旂叟號西堂先生。開明練達。遇事如破竹。性剛介。有不可必達其意而後止。在廣西歲餘。丐祠歸養親。發奏牘之日。卽出臺治寓僧舍。不請俸錢。將漕湖南。總所專人來索錢。在庭咆哮無禮。命杖而黥之。旂畢。上章自劾。乞歸田里。總所迄不敢害。朝廷爲頒召命。然竟卒於湖南。其將卒也。請僚屬入臥內。命吏取案牘來。據榻判結數事。旂畢。又曰。某縣有母訴其子者。此關繫風教。不可不施行。命取來。又判訖。略言及身後事。與僚屬揖別。須叟已逝矣。其精爽不亂如此。有對越集百卷行於世。皆其歷任判斷之語也。近年門生故吏。合辭請於朝。特諡清敏。余初任爲容南法掾。纔數月。偶留帥幕。旂叟忽袖中出職狀一紙畀余。余辭以未書一考不嘗受。旂叟曰。罔也。子亦漫收之。若書一考。而某未以罪去。則可以放散。不然。亦聊見

某具一隻眼耳。又曰。非特不必以詩文相惠。明日亦不必到客位。因言近日來諛風可差。長宮招僚屬一杯。其初招也。則有所謂謝請。其既畢也。又有所謂謝會。一杯之酒。兩至客位。行之者不以爲恥。此何等風俗耶。小官不足責。推其原。皆由長官無見識。妄自尊大。遂成此風。此雖小事。然摧壞小官氣節。關繫却大。

周禮。庖人共祭祀之好羞。鄭康成注云。好羞。謂四時所謂膳食。若荊州之鱖魚。揚州之蟹。皆陸德明音釋云。蟹。蟹也。山谷詩云。蟹皆與竹萌。乃不羨羊腔。

或曰。用兵之法。殺人如殺草。使錢如使水。余曰。軍無賞。士不往。軍無財。士不來。使錢如使水可也。乃若殺人如殺草。則非至論。夫軍事固以嚴濟。然禮樂慈愛。戰所蓄也。所以不得已而誅不用命者。蓋一有逗撓亂行。則三軍暴骨矣。誅一人所以全千萬人。豈以多殺爲能。以嗜殺爲貴哉。若如所言。則趙充國王忠嗣曹彬。反不若白起叢矣。

楊東山嘗謂余曰。文章各有體。歐陽公所以爲一代文章冠冕者。固以其溫純雅正。

竊然爲仁人之言。粹然爲治世之音。然亦以其事事合體故也。如作詩便幾及李杜。作碑銘記序。便不減韓退之。作五代史記。便與司馬子長並駕。作四六。便一洗峴體。圓活有理致。作詩本義。便能發明毛鄭之所未到。作奏議。便庶幾陸宣公。雖游戲作小詞。亦無愧唐人花間集。蓋得文章之全者也。其次莫如東坡。然其詩如武庫矛戟。已不無利鈍。且未嘗作史。藉令作史。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未必能及歐公也。曾子固之古雅。蘇老泉之雄健。固亦文章之傑。然皆不能作詩。山谷詩騷妙天下。而散文頗覺瑣碎局促。渡江以來。汪孫洪周。四六皆工。然皆不能作詩。其碑銘等文。亦只是詞科程文手段。終乏古意。近時真景元亦然。但長於作奏疏。魏華甫奏疏亦佳。至作碑記。雖雄麗典實。大概似一篇好策耳。又云。歐公文非特事事合體。且是和平深厚。得文章正氣。蓋讀他人好文章。如喫飯。八珍雖美而易厭。至於飯。一日不可無。一生喫不厭。蓋八珍乃奇味。飯乃正味也。

紹定辛卯臨安之火。比辛酉之火。加五分之三。雖太廟亦不免。而史丞相府獨全。洪

舜俞詩云。殿前將軍猛如虎。救得汾陽令公府。祖宗神靈飛上天。可憐九廟成焦土。時殿帥乃馮榘也。人言籍籍。迄今不免責。

韓蘄王之夫人。京口娼也。嘗五更入府。伺候賀朔。忽於廟柱下。見一虎蹲臥。鼻息訥訥然。驚駭亟走出。不敢言。已而人至者衆。往復視之。乃一卒也。因蹴之起。問其姓名。爲韓世忠。心異之。密告其母。謂此卒定非凡人。乃邀至其家。具酒食。卜夜盡懽。深相結納。資以金帛。約爲夫婦。蘄王後立殊功。爲中興名將。遂封兩國夫人。蘄王嘗邀兀兀於黃天蕩。幾成擒矣。一夕。鑿河遁去。夫人奏疏。言世忠失機縱敵。乞加罪責。舉朝爲之動色。其明智英偉如此。

乾道間。林謙之爲司業。與正字彭仲舉遊天竺。小飲論詩。談到少陵妙處。仲舉微醉。忽大呼曰。杜少陵可殺。有俗子在鄰壁聞之。遍告人曰。有一怪事。林司業與彭正字。在天竺謀殺人。或問所謀殺者爲誰。曰。杜少陵也。不知是何處人。聞者絕倒。喧傳籍紳間。余謂此言亦不足怪。若曹操之於楊德祖。隋煬之於薛道衡。蓋真殺之也。

姜堯章學詩于蕭千巖。琢句精工。有詩云。夜暗歸雲繞柁牙。江涵星影雁團沙。行人
悵望蘇臺柳。曾與吳王掃落花。楊誠齋喜誦之。嘗以詩送江東集歸誠齋云。翰墨場
中老斲輪。真能一筆掃千軍。年年花月無虛日。處處江山怕見君。箭在的中非爾力。
風行水上自成文。先生只可三千首。回視江東日暮雲。誠齋大稱賞。謂其家嗣伯子
曰。吾與汝弗如姜堯章也。報之以詩云。尤蕭范陸四詩翁。此後誰當第一功。新拜南
湖爲上將。更差白石作先鋒。可憐公等皆癡絕。不見詞人到老窮。謝遣管城儂已晚。
酒泉端欲乞疏封。南湖謂張功父也。堯章自號白石道人。潘德久贈詩云。世間官職
似樗蒲。采到枯松亦大夫。白石道人新拜號。斷無繳駁任稱呼。時黃巖老亦號白石。
亦學詩於千巖。詩亦工。時人號雙白石云。

淳熙中。王季海爲相。奏起汪玉山爲大宗伯。知貢舉。且以書速其來。玉山將就道。有
一布衣之友。平生極相得。屢黜於禮部。心甚念之。乃以書約其胥會于富陽一蕭寺。
與之對榻。夜分密語之曰。某此行或者典貢舉。當特相牢籠。省試程文。易義冒子中。

可用三古字。以此爲驗。其人感喜。玉山旣知舉。搜易卷中。果有冒子內用三古字者。遂徑批上。置之前列。及拆號。乃非其友人也。私竊怪之。數日。友人來見。玉山怒責之。曰。此必足下輕名重利。售之他人。何相負乃如此。友人指天誓曰。某以暴疾幾死。不能就試。何敢漏泄於他人。玉山終不釋然。未幾。以古字得者來謁。玉山因問之曰。老兄頭場冒子中用三古字。何也。其人泯默久之。對曰。茲事甚怪。先生旣問。不敢不以實對。某之來就試也。假宿于富陽某寺中。與寺僧閒步廡下。見室下一棺。塵埃漫漶。僧曰。此一官員女也。殯于此十年矣。杳無骨肉來問。又不敢自葬之。因相與默然。是夕。夢一女子行廡下。謂某曰。官人赴省試。妾有一語相告。此去頭場冒子中。可用三古字。必登高科。但幸勿相忘。使妾朽骨早得入土。旣覺。甚怪之。遂用其言。果叨前殉。近已往寺中葬其女矣。玉山驚歎。此事馮此山可久爲余言。雖近於語怪。然亦不可不傳。足以祛人二蔽。一則功名富貴。信有定分。有則鬼神相之。無則雖典貢舉者。欲相牢籠。至於場屋。亦不能入。此豈人之智巧所能爲乎。一則人發一念。出一言。雖

昏夜暗室。人所不知。而鬼神已知之矣。彼欲自欺於冥冥之中。而曰莫予云觀者。又惑之甚者也。

隆興初。張眞父自殿中侍御史除起居郎。孝宗玉音云。張震知無不言。言皆當理。令載之訓詞。大哉王言。眞臺諫之金科玉條也。

張循王之兄保。嘗怨循王不相援引。循王曰。今以錢十萬緡。卒五千付兄。要使錢與人流轉不息。兄能之乎。保默然久之曰。不能。循王曰。宜弟之不敢輕相援引也。王嘗春日遊後圃。見一老卒臥日中。王蹴之曰。何慵眠如是。卒起聲喏對曰。無事可做。只得慵眠。王曰。汝會做甚事。對曰。諸事薄曉。如同易之類。亦粗能之。王曰。汝能回易。只以萬緡付汝。何如。對曰。不足爲也。王曰。付汝五萬。對曰。亦不足爲也。王曰。汝需幾何。對曰。不能百萬。亦五十萬乃可耳。王壯之。予五十萬。恣其所爲。其人乃造巨艦。極其華麗。市美女能歌舞音樂者百餘人。廣收綾錦奇玩珍羞佳果。及黃白之器。募紫衣吏。軒昂閒雅。若書司客將者十數輩。卒徒百人。樂飲逾月。忽飄然浮海去。逾歲而歸。

珠犀香藥之外。且得駿馬。獲利幾十倍。時諸將皆缺馬。惟循王得此馬。軍容獨壯。大喜。問其何以致此。曰。到海外諸國。稱大宋回易使。謁戎王。餽以綾錦奇玩。爲具招其貴近。珍羞畢陳。女樂迭奏。其君臣大悅。以名馬易美女。且爲治舟載馬。以犀珠香藥。易綾錦等物。餽遺甚厚。是以獲利如此。王咨嗟褒賞。賜予優厚。問能再往乎。對曰。此戲幻也。再往則敗矣。願仍爲退卒。老園中。嗚呼。觀循王之兄。與浮海之卒。其智愚相去。奚翅三十里哉。彼卒者。頽然甘寢。苔階花影之下。而其胸中之智。圓轉恢奇。乃如此。則等而上之。若伊呂管葛者。世亦豈盡無也哉。特莫能識其人。無由試其蘊耳。以一弊衣老卒。循王慨然捐五十萬緡。畀之。不問其出入。此其意度之恢弘。固亦足以使之從容展布。以盡其能矣。勾踐以四封之內。外付種蠡。漢高皇捐黃金四十萬斤於陳平。由此其推也。蓋不知其人而輕任之。與知其人而不能專任。皆不足以有功。觀其一往之後。辭不復再。又幾於知進退存亡者。異哉。

百官殿門侍班幕次。臺諫皆設倚。餘官則各以交牀自隨。周益公自殿院除起居郎。

徐淳立戲曰。罰却倚子矣。

春秋之時。天王之使交馳於列國。而列國之君如京師者絕少。夫子謹而書之。固以正列國之罪。而端本澄源之意。其致責於天王者尤深矣。唐之藩鎮。猶春秋之諸侯也。杜陵詩云。諸侯春不貢。使者日相望。蓋與春秋同一筆。

太學古語云。有髮頭陀寺。無官御史臺。言其清苦而鯁亮也。嘉定間。余在太學。聞長上同舍言。乾淳間。齋舍質素。飲器止陶瓦。棟宇無設飾。近時諸齋。亭榭簾幕。競爲靡麗。每一會飲。黃白錯落。非頭陀寺比矣。國有大事。讜論間發。言侍從之所不敢言。攻臺諫之所不敢攻。由昔迄今。偉節相望。近世以來。非無直言。或陽爲矯激。或陰有附麗。亦未能純然如古之真御史矣。余謂必甘清苦如老頭陀。乃能據鯁亮如真御史。濂溪明道。伊川橫渠之講道盛矣。因數明理。復有一邵康節出焉。晦庵南軒。東萊象山。講道盛矣。因數明理。復有一蔡西山出焉。昔孔孟教人。言理不言數。然天地之間。有理必有數。二者未嘗相離。河圖洛書。與危微精一之語並傳。邵蔡二子。蓋將發諸

子之所未言。而使理與數燦然於天地之間也。其功亦不細。近年以來。八君子之學。固人傳其訓。家有其書。而邵蔡之學。則幾於無傳矣。

杜陵詩云。新松恨不長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言君子之孤難扶植。小人之多難驅除也。嗚呼。世道至於如此。亦可哀矣。

唐薛能詩云。山屐經過滿徑蹤。隔溪遙見夕陽春。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臥龍。王荆公晚年喜誦之。然能之論非也。孔明之出。雖不能掃清中原。吹火德之灰。然仲討賊之義。盡託孤之責。以教萬世之爲人臣者。安得謂之成何事哉。荆公誦此。蓋以自喻。然孔明開誠心。布公道。集謀慮。廣忠益。其存心無愧伊呂。出師未捷身先死。此天也。荆公剛愎自任。新法煩苛。毒流四海。不忍君子之見排。甘引小人以求助。卒爲其所擠陷。此豈天也哉。自古隱士出山。第一個是伊尹。第二個是傅說。第三個是太公。第四個是嚴陵。第五個是孔明。第六個是李泌。皆爲世間做得些事。雖以四皓之出。或者猶議其安劉。况如樊英輩者乎。

吾輩學道。須是打疊教心下快活。古曰無悶。曰不愠。曰樂則生矣。曰樂莫大焉。夫子有曲肱飲水之樂。顏子有陋巷簞瓢之樂。曾點有浴沂詠歸之樂。曾參有履穿肘見歌若金石之樂。周程有愛蓮觀草弄月吟風。傍花隨柳之樂。學道而至於樂。方能真有所得。大概於世間一切聲色嗜好洗得淨。一切榮辱得失看得破。然後快活意思。方自此生。或曰。君子有終身之憂。又曰。憂以天下。又曰。莫知我憂。又曰。先天下之憂而憂。此義又是如何。曰。聖賢憂樂二字。並行不悖。故魏鶴山詩云。須知陋巷憂中樂。又識耕莘樂處憂。古之詩人有識見者。如陶彭澤杜少陵。亦皆有憂樂。如採菊東籬。揮杯勸影。樂矣。而有平陸成江之憂。步履春風。泥飲田父。樂矣。而有眉攢萬國之憂。蓋惟賢者而後有真憂。亦惟賢者而後有真樂。樂不以憂而廢。憂亦不以樂而忘。寶慶初。當國者欲攻去真西山魏鶴山。朝士莫有任責。梁成大獨欣然願當之。遂除察院。擊搏無遺力。當時太學諸生曰。大字宜添一點。曰。梁成大。余謂犬之狺狺。不過吠非其主耳。是有功於主也。今不肖之臺諫。受權貴之指呼。納豪富之賄賂。內則翦

天子之羽翼。外則奪百姓之父母。是有害於主也。吾意犬亦羞與爲伍矣。

鶴林玉露卷二終

鶴林玉露卷三

廬陵羅大經 景綸

朱文公云。豪傑而不聖賢者有矣。未有聖賢而不豪傑者也。陸象山深以其言爲確論。如周公兼夷狄。驅猛獸。滅國者五十。孔子却萊人。墮三都。誅少正卯。是甚手段。非大豪傑乎。其次如諸葛孔明。議論見識。力量規模。亦真豪傑。惟房次律聲譽隆洽。一出便敗事。然至今儒者之論。皆稱其賢。如此則是天下有不豪傑之聖賢矣。端平間。真西山參大政。未及有所建置而薨。魏鶴山督師。亦未及有設施而罷。臨安優人裝一儒生。手持一鶴。別一儒生與之解后。問其姓名。曰姓鍾名庸。問所持何物。曰大鶴也。因傾蓋。懽然呼酒對飲。其人大嚼洪吸。酒肉靡有子遺。忽顛仆於地。羣數人曳之不動。一人乃批其頰大罵曰。說甚中庸大學。喫了許多酒食。一動也動不得。遂一笑而罷。或謂有使其爲此以媢侮君子者。京尹乃悉黥其人。余謂優人之媢侮君子。誠可罪也。西山鶴山之抱負。誠未可厚誣也。然吾儒於此。亦不可以不戒。劉平國嘗言。

若將真景元與余景瞻並用。必有可觀。余嘗疑其說。西山負一世之望。豈必待余景瞻而後可以有爲乎。世傳洪舜俞在蜀。嘗謂崔菊坡曰。先生豐於德而嗇於才。他日不宜獨當重任。菊坡深然之。故晚年力辭宰輔。此說余尤疑之。若分才德爲兩事。則是天下果有不豪傑之聖賢矣。

婺州州治。古木之上有應巢。一卒探取其子。郡守王夢龍。方據案視事。鷹忽飛下。攫一卒之巾以去。已而知其非探巢之卒也。啣巾來還。乃徑攫探巢者之巾而去。太守推問其故。杖此卒而逐之。禽獸之靈識如此。其攫探巢者之巾。固已異矣。於誤攫他卒之巾。復啣來還。尤爲奇異。世之人舉動差謬。文過遂非。不肯認錯者多矣。夫子所謂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余同年李南金云。茶經以魚目湧泉連珠爲煮水之節。然近世淪茶。鮮以鼎鑊。用瓶煮水。難以候視。則當以聲辨。一沸二沸三沸之節。又陸氏之法。以未就茶鑊。故以第二沸爲合量而下。未若以今湯就茶甌淪之。則當用背二涉三之際爲合量。乃爲聲

辨之詩云。砌蟲唧唧萬蟬催。忽有千車糶載來。聽得松風并澗水。急呼縹色綠瓷杯。其論固已精矣。然淪茶之法。湯欲嫩而不欲老。蓋湯嫩則茶味甘。老則過苦矣。若聲如松風澗水而遽淪之。豈不過於老而苦哉。惟移瓶去火。少待其沸止而淪之。然後湯適中而茶味甘。此南金之所未講者也。因補以一詩云。松風檜雨到來初。急引銅瓶離竹爐。待得聲聞俱寂後。一甌春雪勝醍醐。

黃龍寺晦堂老子嘗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義。山谷詮釋再三。晦堂終不然其說。時暑退涼生。秋香滿院。晦堂因問曰。聞木犀香乎。山谷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山谷乃服。晦堂此等處。誠實脫灑。亦只是曾點見解。却無顏子工夫。此儒佛所以不同。蝗纔飛下。卽交合。數日產子。如麥門冬之狀。日以長大。又數日。其中出如小黑蟻者。八十一枚。卽鑽入地中。詩註謂螽斯一產八十一子者。卽蝗之類也。其子入地。至來年禾秀時。乃出。旋生翅羽。若臘雪凝凍。則入地愈深。或不能出。俗傳雪深一尺。則蝗入地一丈。東坡雪詩云。遺蝗入地應千尺。是也。蝗災每見於大兵之後。或云乃戰死

之士冤魂所化。雖未必然。但余曩在湖北。見捕蝗者。雖羣呼聚喊。蝗不爲動。至鳴擊金鼓。則聳然而聽。若成行列。則謂爲殺傷。沴氣之所化。理或然也。

漳河上有七十二冢。相傳云。曹操疑冢也。北人歲增封之。范石湖奉使過之。有詩云。一棺何用冢如林。誰復如公負此心。歲歲蕃酋爲封土。世間隨事有知音。四句是兩個好議論。意足而理明。絕句之妙也。

今世有一樣古錢。其文曰半兩。無輪郭。醫方中用以爲藥。考之史記。乃漢文帝時錢也。當時吳濞鄧通。皆得自鑄錢。獨多。流傳至今不絕。其輕重適中。與今錢略相似。視五銖貨泉。又先一二百年矣。五銖貨錢。比今錢却稍輕。

趙季仁謂余曰。某平生有三願。一願識盡世間好人。二願讀盡世間好書。三願看盡世間好山水。余曰。盡則安能。但身到處莫放過耳。季仁因言朱文公每經行處。聞有佳山水。雖迂途數十里。必往遊焉。攜樽酒。一古銀杯。大幾容半升。時引一杯。登覽竟日。未嘗厭倦。又嘗欲以木作華夷圖。刻山水凹凸之勢。合木八片爲之。以雌雄筭相

入。可以折度。一人之力。足以負之。每出則以自隨。後竟未能成。余因言。夫子亦嗜山水。如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固自可見。如子在川上。與夫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尤可見。大抵登山臨水。足以觸發道機。開豁心志。爲益不少。季仁曰。觀山水亦如讀書。隨其見趣之高下。

范石湖詩云。朝霞不出門。暮霞行千里。今晨日未出。曉氛散如綺。心疑雨再作。眼轉雲四起。我豈知天道。吳儂諺云爾。古來占滂沱。說者類恢詭。飛雲走羣羊。停雲浴三豸。月當天畢宿。風自少女起。爛石燒成香。汗礎潤如洗。逐婦鳩能拙。穴居狸有智。蜉蝣強知時。蜥蜴與聞計。埵鳴東山鶴。堂審南柯蟻。或加陰石鞭。或議陽門閉。或云逢庚變。或自換甲始。刑鵝與象龍。聚訟非一理。不如老農諺。影響捷於鬼。哦詩敢誇博。聊用醒午睡。此詩援引占雨事甚詳。可喜。諺有云。日出早。雨淋腦。日出晏。曬殺雁。又云。月如懸弓。少雨多風。月如仰瓦。不求自下。二說尙遺。何也。余欲增補二句云。日占出海時。月驗仰瓦體。

靖康之亂。元祐皇后手詔曰。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獨在。事詞的切。讀之感動。蓋中興之一助也。建炎登極之詔曰。亶亶萬機。難以一日而曠位。皇皇四海。詎可三月而無君。又曰。聖人何以加孝。朕每懷問寢之思。天子必有所尊。朕欲救在原之急。嗟我文武之列。若時忠義之家。不食而哭秦庭。士當勇於報國。左袒而爲劉氏。人咸樂於愛君。期一德而一心。佇立功而立事。同僭兩宮之復。終圖萬世之安。其詞明白。亦占地步。昔唐明皇幸蜀。肅宗卽位靈武。元次山作頌。謂自古有盛德大業。必見於歌頌。若今歌頌大業。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爲。去盛德而止言大業。固以肅宗卽位爲非矣。伊川謂非祿山叛。乃肅宗叛也。山谷云。撫軍監國太子事。胡乃趣取大物爲。此皆至論。今二聖蒙塵。遠狩無還期。高宗不得已而卽位。今又出於元祐皇后之命。與唐肅宗天淵不同。似亦可以無說。然胡致堂萬言書。首論此事。謂建炎以來。有舉措大失人心之事。今欲收復人心而圖存。則既往之失。不可不追。不可不改。一昨陛下以親王介弟。受淵聖皇帝之命。出帥河北。二帝旣遷。則

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而遽膺翊戴。亟居尊位。遙上徽號。建立太子。不復歸覲宮闕。展省陵寢。斬戮直臣。以杜言路。南巡淮海。偷安歲月。此舉措失人心之最大者也。今須一反前失。亟下詔曰。繼紹大統。出於臣庶之詔。而不悟其非。巡狩東南。出於僥倖之心。而不虞其禍。今義不戴天。志思雪恥。父兄旅泊。陵廟荒殘。罪乃在予。無所逃責。以此號召四海。聳動人心。不敢愛身。決意講武。然後選將訓兵。戎衣臨軍。天下忠義之士。必雲合而影從。凡所欲爲。孰不如志。致堂此論。明白正大。惜其說之不行也。然唐肅宗卽位。何嘗有一人敢言其非。今致堂能言之。而高宗能受之。已爲盛德事矣。中興以來。致堂澹庵二書。關繫最大。

江西自歐陽子以古文起於廬陵。遂爲一代冠冕。後來者莫能與之抗。其次莫如曾子固。王介甫。皆出歐門。亦皆江西人。老蘇所謂執事之文。非孟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朱文公謂江西文章。如歐陽永叔。王介甫。曾子固。做得如此好。亦知其稿牘不可尙已。至於詩。則山谷倡之。自爲一家。並不蹈古人町畦。象山云。豫章之詩。包含欲

無外。搜抉欲無祕。體製通古今。思致極幽眇。貫穿馳騁。工夫精到。雖未極古之源委。而其植立不凡。斯亦宇宙之奇詭也。開闢以來。能自表見於世者。若此者。如優鉢曇華。時一現耳。楊東山嘗謂余云。丈夫自有衝天志。莫向如來行處行。豈惟制行作文亦然。如歐公之文山谷之詩。皆所謂不向如來行處行者也。

楊誠齋云。詩固有以俗爲雅。然亦須經前輩鎔化。乃可因承。如李之耐可。杜之遮莫。唐人裏許若箇之類是也。唐人寒食詩不敢用餽字。重九詩不敢用餠字。半山老人不敢作梅花詩。彼固未敢輕引里母田父而坐之平王之子。衛侯之妻之側也。余觀杜陵詩。亦有全篇用常俗語者。然不害其爲超妙。如云。一夜水高二尺強。數日不可更禁當。南市津頭有船賣。無錢卽買繫籬傍。又云。江上被花惱不徹。無處告訴只顛狂。走覓南鄰愛酒伴。經旬出飲獨空牀。又云。夜來醉歸衝虎過。昏黑家中已眠臥。傍見北斗向江低。仰看明星當空大。庭前把燭噴兩炬。峽口驚猿聞一個。白頭老罷舞復歌。杖藜不寐誰能那。是也。楊誠齋多效此體。亦自痛快可喜。

禪家有觀白骨法。謂靜坐澄慮。存想自身。血肉腐壞。唯存白骨。與吾相離。自一尺以至尋丈。要見形神。元不相屬。則自然超脫矣。余觀莊子。子輿有疾。子祀往問之。曲偃發背。頤隱於齋。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滲。其心間而無事。躄躄而鑑於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子祀曰。汝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子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子因以求鵝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子因而乘之。豈更駕哉。浸漸也。假借也。蓋積漸假借。化此身爲異物。則神與形離。超然無所往而不可矣。又何疾。又何病於拘拘哉。視白骨之法。蓋本於此。佛法出於老莊。於此尤信。

伊尹墓在空桑北一里。相傳墓傍生棘。皆直如矢。范石湖使北過之。有詩云。三尺黃墟直棘邊。此心終古享皇天。汲書猥述流傳妄。剖擊嗟無咎單篇。蓋汲冢書妄載伊尹謀篡爲太甲所殺也。事見杜元凱左氏傳後敘。

古詩多矣。夫子獨取三百篇。存勸戒也。吾輩所作詩。亦須有勸戒之意。庶幾不爲徒

作。彼有繪畫雕刻。無益勸戒者。固爲枉費精力矣。乃若吟賞物華。流連光景。過於求適。幾於誨淫教偷。則又不可之甚者矣。白樂天對酒詩曰。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隨富隨貧且懽喜。不開口笑是癡人。又曰。百歲無多時壯健。一春能幾日清明。相逢且莫推辭醉。聽唱陽關第四聲。又曰。昨日低眉問疾來。今朝收淚吊人回。眼前見例君看取。且遣琵琶送一杯。自詩家言之。可謂流麗曠達。詞旨俱美矣。然讀之者。將必起其頹惰廢放之意。而汲汲於取快樂惜流光。則人之職分。與夫古之所謂三不朽者。將何時而可爲哉。且如唐風蟋蟀之詩。蓋勸晉僖公以自虞樂也。然纔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除。卽曰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呂成公釋之曰。凡人之情。解其拘者。或失於縱廣其儉者。或流於奢。故疾未已。而新疾復生者多矣。信矣。唐風之憂深。思遠也。樂天之見。豈及是乎。本朝士大夫。多慕樂天。東坡尤甚。近時葉石林。謂樂天與楊虞卿爲姻家。而不累於虞卿。與元稹牛僧孺相厚善。而不黨於元稹僧孺。爲裴晉公之所愛重。而不因晉公以進。李文饒素不相樂。而不爲文饒所深害。推其所由。

惟不汲汲於進。而志在於退。是以能安於去就愛憎之際。每裕然而有餘也。此論固已得之。然樂天非是不愛富貴者。特畏禍之心。甚於愛富貴耳。其詩中於官職聲色事。極其形容。殊不能掩其眷戀之意。其平生所善者。元稹劉禹錫輩。亦皆逐逐聲利之徒。至一聞李文饒之敗。便作詩暢快之。豈非冤親未忘。心有偏黨乎。慕樂天者。愛而知其疵可也。

作詩必以巧進。以拙成。故作字惟拙筆最難。作詩惟拙句最難。至於拙。則渾然天全。工巧不足言矣。古人拙句。曾經拈出。如池塘生春草。楓落吳江冷。澄江靜如練。空梁落燕泥。清暉能娛人。遊子澹忘歸。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明月入高樓。流光正徘徊。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如此等類。固已多矣。以杜陵言之。如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野人時獨往。雲木曉相參。喜無多屋宇。幸不礙雲山。在家長早起。憂國願年豐。若無青嶂月。愁殺白頭人。百年渾得醉。一月不梳頭。一徑野花落。孤村春水生。此五言之拙者也。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遷轉五州防禦使。起居八座太

夫人竹葉於人既無分。菊花從此不須開。莫思身外無窮事。且盡生前有限杯。雷聲忽送千峯雨。花氣渾如百和香。秋水纔添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此七言之拙者也。他難殫舉。可以類推。杜陵云。用拙存吾道。夫拙之所在。道之所存也。詩文獨外是乎。

紹興辛巳。亮既授首。葛王篡位。使來修好。洪景盧往報之。入境與其接伴。約用敵國禮。伴許諾。故沿路表章。皆用在京舊式。未幾。乃盡却回。使依近例。易之。景盧不可。於是扁驛門。絕供饋。使人不得食者一日。又令館伴者來言。頃嘗從忠宣公學。陽吐情實。令勿固執。恐無好事。須通一線路。乃佳。景盧等懼留。不得已。易表章授之。供饋乃如禮。景盧素有風疾。頭常微掉。時人爲之語曰。一日之飢禁不得。蘇武當時十九秋。傳語天朝洪奉使。好掉頭時不掉頭。

數窮於九九者。究也。至十則又爲一矣。此蔡西山之說。

伊川每見學者能靜坐。便歎其善學。余謂靜坐亦未可盡信。固有外若靜而中未免

膠擾者。正所謂坐馳也。嘗聞南嶽昔有住山僧。每夜必秉燭造檀林。衆僧打坐者數百人。或拈竹篋痛篋之。或袖中出餅果置其前。蓋有以窺其中之靜不靜而爲是懲勸也。彼異端也。尙能洞察其徒心術之隱微而提撕警策之。吾儒職教者有愧矣。近時胡仲方落梅詩云。自孤花底三更月。却怨樓頭一笛風。亦有思致。自古才德之士。方其少也。不使得以展布。及其飄零衰老。乃拳拳歎息之。亦已晚矣。燭之武曰。臣之少也。尙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亦寓此意。唐人詩曰。朝廷欲論封禪事。須及相如未病時。杜陵病棹詩。意亦如此。陳后山挽司馬公曰。政雖隨日化。身已要人扶。益可悲矣。

孝宗受禪赦文云。凡今者發政施仁之日。皆得之問安視膳之餘。天下誦之。洪景嚴筆也。

洪容齋曰。文貴於達而已。繁與簡各有當也。禮記檀弓。石駘仲卒。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

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爲有知也。蓋連用四沐浴佩玉字。便今之爲文者。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如之。石祁子獨不可。曰。孰有執親之喪而若此者乎。似亦足以當其事。省其詞。然古意衰矣。又云。史記衛青傳。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以千三百戶封朔爲涉軹侯。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爲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爲從平侯。至班固作漢書。乃省其詞曰。校尉李朔。趙不虞。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封朔爲涉軹侯。不虞爲隨成侯。戎奴爲從平侯。比史記五十八字中。省二十三字。然終不若史記樸贍可喜。余謂詩亦有如此者。古採蓮曲云。魚戲荷葉東。魚戲荷葉西。杜子美杜鵑行。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南無杜鵑。雲安有杜鵑。若以省文之法論之。似可裁減。然只如此說。亦爲樸贍有古意。諡者。死後易名者也。而左傳衛侯賜北宮喜諡曰貞子。賜析朱鉏諡曰成子。蓋生前預賜之也。曾不以爲不祥。今人不達。畏死畏禍。百種忌諱。古人皆不然。只看檀弓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許之合葬。又許之哭。伯高死於衛。孔子以爲由賜。

也見我。遂哭。諸賜氏命子貢爲之主。來者拜之。子夏喪明。曾子曰。朋友喪明則哭。遂往哭。子夏亦哭。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曾子曰。反哭於爾次。因北面而吊焉。季武子寢疾。疇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士唯公門說齊衰。武子曰。善哉。蓋未始如今人之多忌諱也。

玉牒修書始於大中祥符。至於政宣而極備。考定世次。枝分派別。而歸於本統者。爲仙源積慶圖。推其所自出。至於子孫。而列其名位者。爲宗藩慶系錄。具其官爵功罪生死。及若男若女者。爲類紀。同姓之親。而序其五服之戚疏者。爲屬籍。編年以紀帝系。而載其曆數。及朝廷政令之因革者。爲玉牒。

蘇武在匈奴十九年。魏于什門在燕二十一年。近時洪忠宣在金亦幾二十年。冰蠶不知寒。火鼠不知熱。蓼蟲不知苦。螂蛆不知臭。

濼溪明道似顏子。伊川橫渠似孟子。南軒似顏子。晦庵似孟子。

書曰。思曰睿。睿作聖。楊子曰。神心惚恍。經緯萬方。孔叢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管子

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誠之極也。邵子曰。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或曰。易言何思何慮何也。曰。始於思。終於無思。非不思也。不待思也。此不識不知而順帝則。從心所欲而不踰矩。庖丁之解牛。輪扁之斲輪。疴僂之承蜩。豈更待於思乎。

周益公家藏歐陽公家書一幅。紙斜封。乃冷壽光牒。其詞云。具位某。豬肉一斤。右伏蒙頒賜領外。無任感激。謹具牒謝。謹牒。年月日。具位某牒。蓋改牒爲狀。自元豐始。日趨於諛矣。且前輩交際。其饋止於如此。未嘗過於豐侈也。

鶴林玉露卷三終

鶴林玉露卷四

廬陵羅大經 景綸

蔡攸嘗賜飲禁中。徽宗頻以巨觥宣勸之。攸懇辭不任。杯杓將至。顛踣。上曰：「就令灌死，亦不至失一司馬光也。」由是言之，則上之尊光而薄攸至矣。然光已死，不免削奪。而攸迄被眷寵，是可歎也。

唐子西在惠州。名酒之和者曰養生主。勁者曰齊物論。楊誠齋退休。名酒之和者曰金盤露。勁者曰椒花雨。嘗曰：余愛椒花雨。甚於金盤露。意蓋有爲也。余嘗謂與其一於和勁。孰若和勁兩忘。頃在太學時。同舍以思堂春合潤州北府兵廚。以慶遠堂合嚴州瀟灑泉。飲之甚佳。余曰：不剛不柔。可以觀德矣。非寬非猛。可以觀政矣。厥後官於容南。太守王元邃。以白酒之和者。紅酒之勁者。手自劑量。合而爲一。殺以白灰。一刀圭。風韻頓奇。索余作詩。余爲長句云：小槽眞珠太森嚴。兵廚王友專甘醇。兩家風味欠商略。偏剛偏柔俱可憐。使君袖有轉物手。鷓鴣杓中平等分。更憑石髓媒妁之。

混融併作一家春。季良不用笑伯高。張竦何必譏陳遵。時中便是尼父聖。孤竹柳下成一人。平雖有智難獨任。勃也未可嫌少文。黃龔丙魏要兼用。姚宋相濟成開元。試將此酒反觀我。胸中問學當日新。更將此酒達觀國。宇宙皆可歸經綸。書生觸處便饒舌。以一貫萬如斲輪。使君聞此却絕倒。罰以太白眼金尊。

書曰。若作和羹。爾惟鹽梅。詩曰。摯有梅。其實七兮。又曰。終南何有。有條有梅。毛氏曰。梅。榘也。陸璣曰。似杏而實酸。蓋但取其實與材而已。未嘗及其花也。至六朝時。乃略有詠之者。及唐而吟詠滋多。至宋朝。則詩與歌詞。連篇累牘。推爲羣芳之首。至恨離騷集衆香草。而不應遺梅。余觀三百五篇。如桃李芍藥棠棣蘭之類。無不歌詠。如梅之清香玉色。迥出桃李之上。豈獨取其材與實。而遺其花哉。或者古之梅花。其色香之奇。未必如後世。亦未可知也。蓋天地之氣。騰降變易。不常其所。而物亦隨之。故或昔有而今無。或昔無而今有。或昔庸凡而今瑰異。或昔瑰異而今庸凡。要皆難以一定言。且如古人之祭。燔蕭酌鬱鬯。取其香也。而今之蕭與鬱金。何嘗有香。蓋離騷已

指蕭艾爲惡草矣。又如牡丹。自唐以前未有聞。至武后時。樵夫探山乃得之。國色天香。高掩羣花。於是舒元輿爲之賦。李太白爲之詩。固已奇矣。至本朝。紫黃丹白。標目尤盛。至於近時。則翻騰百種。愈出愈奇。又如荔支。明皇時所謂一騎紅塵妃子笑者。謂瀘戎產也。故杜子美有憶向瀘戎摘荔枝之句。是時閩品絕未有聞。至今則閩品奇妙香味皆可。僕視瀘戎蔡君謨作譜。爲品已多。而自後奇名異品。又有出於君謨所譜之外者。他如木犀山礬。素馨茉莉。其香之清婉。皆不出蘭芷下。而自唐以前。墨客麀人。曾未有一語及之者。何也。游成之曰。一氣埏埴。孰測端倪。烏知古所無者。今不新出。而昔常見者。後不變滅哉。人生須臾。卽以耳目之常者。拘議造物。亦已陋矣。余聞秦中不產竹。昔年山崩。其下乃皆鉅竹頭。由是言之。古固產竹矣。晉葛洪欲問丹砂。求爲勾漏令。勾漏縣隸容州。余嘗爲法曹。親至其地。求所謂丹砂者。顆粒不可得。豈非昔有而今無哉。蓋非特物然也。巴邛閬嶠。夙號荒陋。而漢唐以來。漸產人才。至本朝益盛。古稱山西出將。山東出相。又曰。汝潁多奇士。燕趙多佳人。其說拘矣。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佛經載釋迦佛在山中修行。歌利王入山獵獸。問佛獸何在。佛不忍傷生。不應。歌利王怒。截落佛左手。又問。不應。又截落右手。佛是時卽發願曰。我若成佛。先度此人。無令枉害衆生。其後成佛。卽先度之。十大弟子中。陳憍如尊者也。余謂釋迦佛好一個闊大肚腸。好一個慈愍心性。人能將此段公案降伏其心。則省得冤冤相報。沙界衆生。悉成佛矣。何至于戈斧鉞如林而起哉。然以儒教論之。是乃以德報怨。非以直報怨也。夫以德報怨。可論慈悲廣大。孤高卓絕。過人萬萬矣。然夫子不取者。謂其不可通行於世也。吾儒之道。必欲其可通行。故曰中庸。又曰近人情。

紹興辛巳。金主亮南侵。高宗下詔親征。其詞云。惟天惟祖宗。旣共扶於基運。有民有社稷。敢自逸於燕安。又云。歲星臨於吳分。定成澗水之勳。鬪士倍於晉師。可決韓原之勝。洪容齋筆也。車駕次平江。亮授首。遂班師。次年壬午。內禪。孝宗卽位。銳意規恢。起張魏公督師。南軒以內機入奏。引見德壽宮。時盧仲賢使金回。高宗問曾見仲賢

否。對曰：臣已見之。又問卿父謂如何。莫便議和否。對曰：臣嘗謂金人必衰敗。國家必隆興。上曰：何如。對曰：太上皇帝仁孝之德。上格於天。又傳位聖子。雖古唐虞無以過。而金人不道。篡奪相仍。無復君臣父子。不知天心祐國家乎。祐金人乎。臣有以知其然也。上曰：極是。今日金人誠衰乎。對曰：自亮送死之後。士馬物故甚衆。諸國背叛。人心怨離。金誠衰矣。上曰：自亮死。非特金人衰弱。吾國亦未免力弱。但仲賢等既回。何以應之。對曰：臣父職在邊隅。戰守是謹。此事看廟堂如何議。但願審處而徐應之。無貽後悔。上曰：只是說與卿父。今日國家須更量度民力。國力早收拾取。聞契丹與金相攻。若契丹事成。他日自可收卞莊子刺虎之功。若金未有亂。且務恤民治軍。待時而動可也。高宗懲於變故。意不欲戰。且聞金人議欲尊我爲兄。故頗喜之。孝宗初年。規恢之志甚銳。而卒不得逞者。非特當時謀臣猛將凋喪略盡。財屈兵弱。未可展布。亦以德壽聖志主於安靜。不忍違也。厥後蓄積稍羨。又嘗有意用兵。祭酒芮國器奏曰：陛下只是被數文腥錢子作。何不試打算。了得幾番犒賞。上曰：朕未知計也。待打

算報卿。後打算只了得十三番犒賞。於是用兵之意又寢。乃知南北分合自有定數。雖英明之主不能強也。

元次山避水於高原。餼糧不繼。遂餓而死。陳后山爲館職。當侍祠郊丘。非重裘不能禦寒。后山止有其一。其內子與趙挺之之內親姊妹也。乃爲趙假一裘以衣之。后山問所從來。內以實告。后山曰。汝豈不知我不著他衣裳耶。却去之。止衣一裘。竟感寒疾而死。嗚呼。二子可謂志士不忘在溝壑者矣。充二子之才識德望。曳絲乘車。食養賢之鼎。其誰曰不宜。然志節清亮。寧甘於餓死凍死。而不肯少枉其道。少失其身。此所以矯矯乎不可尙也。陸龜蒙杞菊賦曰。我豈不知屠沽兒有酒食耶。亦略有二子風味。揚子雲曰。古者高餓。顯下祿隱。楊誠齋曰。李杜饑寒能幾日。却教富貴不論年。楞嚴經曰。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由是言之。今之釋子。大半是釋迦佛之罪人。文中子曰。通也。受夫子罔極之恩。孟子曰。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由是言之。今儒者大半是吾夫子之罪人。

歲將饑。小民餐必倍多。俗諺謂之作荒。此天地之氣先餒也。開禧兵興之先。江西草木。秋冬生花。有山礬而生梔子花。桃樹而生李實者。村落鐵谷生金花。或神佛像。此天地之氣先亂也。馮此山爲余言。謂其家尊厚齋之說。

唐子西詩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蒼蘚盈階。落花滿徑。門無剝啄。松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苦茗啜之。隨意讀周易。國風。左氏傳。離騷。太史公書。及陶杜詩。韓蘇文數篇。從容步山徑。撫松竹。與麋犢共偃息。於長林豐草間。坐弄流泉。漱齒濯足。旣歸。竹筍下。則山妻稚子。作筍蕨。供麥飯。欣然一飽。弄筆窗間。隨大小作數十字。展所藏法帖墨蹟畫卷縱觀之。興到則吟小詩。或草玉露一兩段。再烹苦茗一杯。出步溪邊。邂逅園翁溪友。問桑麻。說秔稻。量晴校雨。探節數時。相與劇談一餉。歸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綠萬狀。變幻頃刻。恍可人目。牛背笛聲。兩兩來歸。而月印前溪矣。味子西此句。可謂妙絕。然此句妙矣。識其妙者蓋少。彼牽黃臂蒼。馳獵於聲利之場者。但見袞袞馬頭塵。匆匆

駒隙影耳。烏知此句之妙哉。人能真知此妙。則東坡所謂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所得不已多乎。

予少年時。於鍾陵邂逅日本國一僧。名安覺。自言離其國已十年。欲盡記一部藏經。乃歸。念誦甚苦。不舍晝夜。每有遺忘。則叩頭佛前。祈佛陰相。是時已記藏經一半矣。夷狄之人。異教之徒。其立志堅苦不退。轉至於如此。朱文公云。今世學者。讀書尋行數墨。備禮應數。六經語孟。不曾全記得三五板。如此而望有成。亦已難矣。其視此僧。殆有愧色。僧言其國稱其國王曰天人。國王安撫曰牧隊。通判曰在國司。秀才曰殿羅罷。僧曰黃榜。硯曰松蘇利。必筆曰分直。墨曰蘇彌。頭曰加是羅。手曰提。眼曰媚。口曰窟底。耳曰弭弭。面曰皮部。心曰毋兒。脚曰又兒。雨曰下米。風曰客安之。鹽曰洗和。酒曰沙嬉。

史言蜀諸賢凋喪。孔明身當軍國之務。罰二十以上皆親之。以勞瘁致斃。此真兒童之論也。夫孔明不死。則漢業可復。禮樂可興。孔明死。則爲五胡亂華。爲六朝幅裂。其

所關係甚大。中營隕星之變。天意蓋可知矣。豈因罰二十以上皆親之而致斃乎。且孔明死時。年纔五十四。初非癯老不任勞苦之時。况以孔明之明達。豈不能量事之小。大身之勞逸。而顧弊精神於瑣瑣。以自殞其軀乎。此決無之理也。杜少陵知之。故曰。伯仲之間見伊呂。指麾若定失蕭曹。運移漢祚難恢復。志決身殲軍務勞。言孔明之死。乃漢運已移。漢祚已終。大數不可支持耳。志決身殲。豈因軍務之勞乎。蓋不然。史臣之說也。

龍淵劉改之詩云。退一步行安樂法。道三個好喜歡緣。真西山喜誦之。或曰。退一步行可也。至於道三個好。乃隨俗徇情耳。何足言乎。余曰。古人直道而行。理之所在。藹直行將去。仕止久速。莫不皆然。烏有所謂退一步者。自後世貪榮競進。爭一階半級。至於殺人。於是始以退一步行爲安樂法矣。古人是則曰是。非則曰非。明白正直。曾何回護。自後世惡直好佞。以直言賈禍者。比比皆是。於是始以道三個好爲喜歡緣矣。此處衰世之法也。蓋萬事稱好。不特司馬德操爲然。而吾夫子固有危行言孫之

說矣。好盡言以翹人之過。此國武子所以見殺也。可不戒哉。

斐休圓覺經序云。終日圓覺而未嘗圓覺者。凡夫也。欲證圓覺而未極圓覺者。菩薩也。具足圓覺而住持圓覺者。如來也。蓋言凡夫日用飲食而不知。菩薩精思勉行而未至。如來備道全美而無虧耳。近時禪家又作一轉語曰。終日圓覺而未嘗圓覺者。豈凡夫哉。正是如來境界也。此意又高。蓋此有二意。文王不識不知順帝則。夫子從心所欲不踰矩。此一意也。文王望道而未之見。夫子丘未能一。又一意也。蓋必如是。然後周萬有而不勞。歷萬變而不息。儒者之事也。佛者之教。其等級次第。皆與吾儒同。特其端異耳。故曰異端。

孝宗御宇。高宗在德壽。光宗在青宮。寧宗在平陽邸。四世本支之盛。亘古未有。楊誠齋時爲宮僚。賀光宗誕辰詩云。祖堯父舜真千載。禹子湯孫更一家。讀者服其精切。又云。天意分明昌火德。誕辰三世總丁年。蓋高宗生於丁亥。孝宗生於丁未。光宗生於丁卯也。丁年字出李陵書。借用亦佳。

張子房。蓋俠士之知義。策士之知幾者。要非儒也。故早年頗似荆軻。晚歲頗似魯仲連。得老氏不敢爲天下先之術。不代大匠斲。故不傷手。善於打乖。荆公詩云。漢業存亡俯仰中。留侯於此每從容。固陵始議韓彭地。複道方謀雍齒封。蓋因機乘時。與之幹旋。未嘗自我發端。故消弭事變。全不費力。朱文公云。子房只是占便宜。不肯自犯手做。如爲韓報秦。攬掇高祖入關。及項羽殺韓王成。又使高祖平項羽。兩次報仇。皆不自做。後來定太子事。他亦自處閒地。又只教四老人出來做。後來誅戮功臣時。更討他不着。邵康節之學。亦與子房相似。康節本是要出來有爲之人。又不肯深犯手做。凡事直待可做處。方試爲之。纔覺難便。拽身退。如擊壤集中。以道觀道等語。是物各付物之意。蓋自家都不犯手。又凡事只到半中央便止。如春花切勿看離披是也。世之言仙者曰蓬萊。言佛者曰天竺。蓬萊東也。天竺西也。抱朴子曰。自齊州至日出之所。號曰太平地。而佛經亦謂西方爲極樂世界。太平極樂。獨稱於東西。何也。自古戰爭。惟曰南北。而罕曰東西。惟漢高皇與項羽。宇文泰與高歡。是東西相距。然不過

一二十年耳。

楊誠齋夫人羅氏年七十餘。每寒月黎明。卽起詣厨。躬作粥一釜。遍享奴婢。然後使之服役。其子東山先生啓曰。天寒何自苦如此。夫人曰。奴婢亦人子也。清晨寒冷。須使其腹中略有火氣。乃堪服役耳。東山曰。夫人老且賤事。何倒行而逆施乎。夫人怒曰。我自樂此。不知寒也。汝爲此言。必不能如吾矣。東山守吳興。夫人嘗於郡圃種苧。躬紡績以爲衣。時年蓋八十餘矣。東山月俸。分以奉母。夫人忽小疾。旣愈。出所積券。曰。此長物也。自吾積此。意不樂。果致疾。今宜悉以謝醫。則吾無事矣。平居首飾止於銀衣。止於紬絹。生四子三女。悉自乳。曰。饑人之子。以哺吾子。是誠何心哉。誠齋父子。視金玉如糞土。誠齋將漕江東。有俸給僅萬緡。留庫中。棄之而歸。東山帥五羊。以俸錢七千緡。代下戶輸租。其家采椽土階。如田舍翁。三世無增飾。東山病且死。無衣衾。適廣西帥趙季仁餽緡數端。東山曰。此賢者之賜也。衾材無憂矣。史良叔守廬陵。官滿來訪。入其門。升其堂。日之所見。無非可敬可仰可師可法者。所得多矣。凶命畫。

工圖之而去。誠齋東山清介絕俗。固皆得之天資。而婦道母儀。所助亦已多矣。左傳文伯之母。老而猶績。文伯曰。以歎之家。而主猶績乎。其母嘆曰。魯其亡乎。使童子備官而未之聞也。居吾語汝。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才。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是故王后親織玄紵。公侯之夫人。加以絃纒。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吾冀而朝夕修。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予懼穆伯之絕嗣也。因是觀誠齋夫人。乃知古今未嘗無烈女。未嘗無賢母。

孟子釋公劉之詩曰。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囊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釋烝民之詩曰。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只添三兩字。意義粲然。六經古註。亦皆簡潔。不爲煩辭。朱文公每病近世解經者。推測太廣。議論太多。曰。說得雖好。聖人從初却元。不曾有此意。雖以呂成公之書解。亦但言其熱鬧而已。蓋不滿之辭也。後

來文公作易詩傳其辭極簡。

唐張參爲國子司業。手寫九經。每言讀書不如寫書。高宗以萬乘之尊。萬幾之繁。乃亦親灑宸翰。遍寫九經。雲章爛然。終始如一。自古帝王所未有也。又嘗御書漢光武紀。賜執政徐俯曰。卿勸朕讀光武紀。朕思讀十遍不如寫一遍。今以賜卿。聖學之勤如此。

史記張儀論韓地險惡曰。民之食大抵飯菽藿羹。此例句也。昌黎文。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淮之水舒舒。楚山直叢叢。亦此類。

春秋星隕如雨。釋者曰。如而也。歐陽公集古錄載後漢郭先生碑云。其長也。寬舒如好施。是以宗族歸懷。東坡得古鏡。背有銘云。漢有善銅。出白楊。取爲鏡。清如明。皆訓如爲而也。

昌黎汴州詩云。母從子走者爲誰。大夫夫人留後兒。昨日乘車騎大馬。坐者起趨乘者下。廟堂不肯用干戈。嗚呼奈汝母子何。爲汴州之亂留後陸長源遭殺作也。方董

晉帥汴昌黎在幕中。晉專行姑息。知軍驕難制。變在旦夕。且死。遺戒喪車速發。及長源代之。繩以嚴急。軍果亂。官屬多死之。昌黎隨晉喪已去。汴獲免。夫長源固失矣。晉不能酌寬猛之中。潛消事變。乃以姑息偷免其身。使相激相形。產後來之禍。又不能先以一語忠告長源。烏得無罪。昌黎在幕中。蓋亦與有責矣。此詩末句。似有愧於中而爲自解之辭。

左氏傳。鞍之戰。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齊師敗績。丑父與公易位。爲晉韓厥所及。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而逃。韓厥獻丑父。卻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乎。卻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此與紀信詐乘漢王之車。以免高祖者何異。晉宥丑父而楚焚紀信。項氏之不宜也。宜哉。

張魏公貶零陵。有書數笈自隨。讒者謂其中皆與蜀士往來謀據四蜀之書。高宗命遣之。盡錄以來。臨軒發視。乃皆書冊。雖有尺牘。率皆愛國愛君之語。此外唯葛裘布

衾類多垢敝。上惻然曰。張浚一貧如此哉。乃遣使馳賜金三百兩。秦檜令宣言於外。謂賜浚死。門生從者聞之。垂泣告公。公曰。浚罪固當死。若果如所傳。朝服拜命。就戮謝國家可也。何以泣爲。問使者爲誰。曰。殿帥楊存中之子也。公曰。吾生矣。存中吾故部曲。朝廷誠欲誅浚。必不遺其子來。已而使者拜於馬前。乃獲賜金之命。公之在秦也。開幕延賢。鑄銅爲印。形迹似稍專。故有以來讒者之口。然反因此得以自明。又賴賜金以自活。天果不佑忠賢乎。

古詩云。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而淵明以五字盡之曰。世短意常多。是也。東坡云。意長日月促。則倒轉陶句爾。

呂氏春秋云。今茲美禾。來茲美麥。註云。茲。年也。公羊傳云。諸侯有疾曰負茲。註云。茲。新生草也。一年草生一番。故以茲爲年。古詩云。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左氏傳五稔。杜詩十暑。岷山葛。皆此意。

桓温雄猛。蓋一時。賓僚相從。燕賞。豈應有失禮於前者。孟嘉落帽。恐如禰正平。褻服。

揜搆。媿悔曹瞞之意。陶淵明嘉之甥也。爲嘉作傳。稱其在朝仗正順門。無雜賓。則嘉亦一時之望。乃肯從溫。何也。溫嘗從容謂曰。人不可無勢。我乃能駕馭卿。亦頗有相靳之意。辛幼安九日詞云。誰與老兵供一笑。落帽參軍華髮。莫倚忘懷。西風也解點檢尊前客。淒涼今古。眼中三兩飛蝶。意謂嘉不當從溫。故西風落其帽以貶之。若免冠然。

周瑜赤壁。謝安淝水。寇萊公澶淵。陳魯公采石。四勝大略相似。杜牧云。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意亦著矣。謝安圍棋別墅。真是矯情鎮物。喜出望外。宜其折屐。澶淵之役。畢士安有相公交取鷓鴣官家之說。高瓊有好喚宰相來吟兩首詩之說。則當時策略亦自可見。天發一矢胡無酋。荆公句意與杜牧同。采石之師。若非逆亮暴急嗜殺。自激三軍之變。亦未易驅攘。是時亮雖遭戕。虜師北歸。紀律肅然。無一人叛亡。此豈易勝之師乎。朱文公曰。謝安之於桓溫。陳魯公之於完顏亮。幸而捱得他死爾。要之吳晉乃天幸。本朝真天助也。

張儀云。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二語用兵者所當知。

守城必劫寨。劉信叔守順昌。以數千人摧兀虜數十萬衆。是劫寨之力也。守城不劫寨。是守死爾。

楚公子微服過宋。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晉王廡之敗。沙門曇永匿其幼子華。使提衣囊自隨。津邏疑之。永訶曰。奴子何不速行。捶之數十。由是得免。宇文泰與侯景戰河上。馬逸墜地。李穆見之。以策拱泰背曰。籠東軍士。汝曹主何在。而尙留此。追者不疑其爲貴人。與之馬。與俱還。三事相類。若郭子儀殺羊而裴謂勅之。李愬進兵而溫造彈之。亦此意也。

淳熙中。范至能北使。孝宗令口奏金主。謂河南乃宋朝陵寢所在。願反侵地。至能奏曰。茲事重大。合與宰相商量。臣乞以聖意諭之。議定乃行。上首肯。旣而宰相力以爲未可。而聖意堅不同。至能遂自爲一書。述聖語。至虜庭。納之袖中。旣跪進國書。伏地不起。時金主乃葛王也。性寬慈。傳宣問使人何故不起。至能徐出袖中書。奏曰。臣來時。

大宋皇帝別有聖旨。難載國書。令臣口奏。臣今謹以書述。乞賜聖覽。書既上。殿上觀者皆失色。至能猶伏地。再傳宣曰。書詞已見。使人可就館。至能再拜而退。虜中羣臣咸不平。議羈留使人。而虜主不可。至能將回。又奏曰。口奏之事。乞於國書中明報。仍先宣示。庶使臣不墮欺罔之罪。虜主許之。報書云。口奏之說。殊駭觀聽。事須審處。邦乃孚休。既還。上甚嘉其不辱命。由是超擢。以至大用。至能在燕京會同館。官吏微言有羈留之議。乃賦詩曰。萬里孤臣致命秋。此身何止一漚浮。提攜漢節同生死。休問羝羊解乳不。

官。范文正公云。常調官好做。家常飯好喫。余謂人能甘於喫家常飯。然後甘於做常調官。

鄭注召對浴堂門。棼長三尺。韓琦賜第集英殿。雲見五色。君子小人之進。天象昭昭如此。

五代史。漢王章爲三司使。征利剝下。緡錢出入。元以八十爲陌。章每出錢陌。必減其

三。至今七十七爲官省錢者自章始。然今官府於七十七之中。又除頭子錢五文有奇。則愈削於章矣。

唐初蕭銑據荆襄。敗於李靖。諸郡皆降。而所召援兵。至者猶十萬人。李煜據江南。其亡也。亦有援兵十數萬。本朝靖康之禍。勤王之師。至者絕少。縱有之。率皆望風奔潰。不敢向賊發一矢。蓋五代以前。兵寓於農。素習戰鬪。一呼卽集。本朝兵費最多。兵力最弱。皆緣官自養兵。紹熙中。張魏公在川陝。奏以王庶帥興元。制置利夔兩路軍士。於興洋金蓬開達諸州。令縣選強壯。兩丁取一。五丁取二。戶與免物力錢二百五十千。五十人爲一隊。置隊長。以知縣爲軍正。尉爲軍副。月閱於縣。春秋閱於郡。不半月有兵二十萬。乾道初。宿亳之役。禁旅多出征。江上之備空虛。陳福公首獻民兵之策。及登庸。亟欲推行。會罷相。遂格。然兩淮已用其法。而荆襄尤有成規。開禧用兵。禁旅多敗。而兩淮山水寨萬弩手。率有功。特爲官軍所嫉。無以慰其心。盡其力耳。丙寅虜大舉南牧。圍安襄。以撼荆鄂。宣司檄召諸處兵。與湖北義勇俱往救。諸郡兵不待見。

敵而潰。所過鈔略。甚於戎寇。獨義勇隨其帥進退。不敢有秋毫犯。蓋顧其室家門戶故也。張宣公帥荊州。與朱文公書云。郭杲嘗獻緩急保江之策。某折之曰。劉信叔劉共父皆嘗有此論。真謬計也。縱賊入肝脾裏。何以爲國。上付公以北門。當盡力報國。要軍要糧。此間當應副。事苟不濟。守臣仗節而死爾。郭聞之悚然。某之所恃者。有義勇二萬六千人也。

孝宗命呂成公銓擇國朝文章。成公盡繙三館之儲。踰年成編。賜名文鑑。周益公承制讓序云。建隆雍熙之際。其文偉。咸平景德之際。其文博。天聖明道之詞古。熙寧元祐之詞達。雖體制互異。源流間出。而氣全理正。其歸則同。成公爲此書。朱文公張宣公殊不以爲然。謂伯恭無意思承當。此事便好截下。因以發明人主之學。普溫公作資治通鑑。可謂有補治道。識者尙惜其枉費一生精力。况文鑑乎。

辛幼安晚春詞云。更能消幾番風雨。匆匆春又歸去。惜花長恨花開早。何况亂紅無數。春且住。見說道。天涯芳草迷歸路。怨春不語。算只有殷勤。畫簷蛛網。盡日惹飛絮。

長門事。准擬佳期。又誤。娥眉。曾有人妬。千金縱買。相如賦。脈脈此情誰訴。君莫舞。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閒愁最苦。休去倚危闌。斜陽正在煙柳斷腸處。詞意殊怨。斜陽煙柳之句。其與未須愁日暮。天際乍輕陰者異矣。使在漢唐時。寧不賈種豆種桃之禍哉。愚聞壽皇見此詞。頗不悅。然終不加罪。可謂至德也已。其題江西造口詞云。鬱孤臺下清江水。中間多少行人淚。西北是長安。可憐無數山。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江晚正愁予。山深聞鷓鴣。蓋南渡之初。虜人追隆祐太后御舟至造口。不及而還。幼安自此起興。聞鷓鴣之句。謂恢復之事行不得也。又寄丘宗卿詞云。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舞榭歌臺。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當年鐵馬。氣吞萬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贏得倉皇北顧。四十三年。望中燈火。猶記揚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不。此詞集中不載。尤雋壯可喜。朱文公云。辛幼安。陳同甫。若朝廷賞罰明。此等人皆可用。

古今稱大人其義不一。左氏傳子服昭子曰：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孟子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此以位言也。所謂王公大人是也。孟子曰：養其大者爲大人。昌黎適墓誌曰：翁大人不疑。此以德望言也。所謂大人君子是也。若易之利見大人，則兼德位而言之。今人自稱其父曰大人，然疏受對疏廣曰：從大人議，則叔父亦可稱大人。范滂將就誅，與母訣曰：大人割不忍之愛，則母亦可稱大人。俗語稱利市，亦有所祖。左氏傳：鄭人盟，商人之辭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

鶴林玉露卷四終

鶴林玉露卷五

廬陵羅大經 景綸

自文籍既生。學者固不可不讀書。子路有何必讀書之說。夫子斥之。至於學詩學易。學禮。與夫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之說。拳拳爲其子及門人言之。晚而歸魯。刪定繫作。其功至賢於堯舜。則後之欲學聖人者。舍書則何以哉。然是時詞章之名未立。科舉之法未行。士之讀書者。上則取之以撫世。酬物。又次則取之以博識。多聞。下至蘇秦之刺股讀書。專爲揣摩遊說之計。固已陋矣。然亦視書爲有用之具。固未有入耳出口。如後世之甚者也。蓋至於今。士非堯舜文王周孔不談。非語孟中庸大學不觀。言必稱周程張朱。學必曰致知格物。此自三代而後所未有也。可謂盛矣。然豪傑之士。不出禮義之俗不成。士風日陋於一日。人才歲衰於一歲。而學校之所講。逢掖之所談。幾有若屠兒之禮佛。倡家之讀禮者。是可歎也。昔子貢問子石子不學詩乎。子石子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弟。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曰。請投吾詩。

以學於子。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子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對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親廷。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若子石子公明宣之說。今之學者。誠不可以不知也。

楚蔣呂臣。奉己而不在民。於是晉文無復憂色。嗚呼。自三代衰。民不見先王之治。日入於亂。皆上下之間。懷此一念。有以致之。豈獨一蔣呂臣哉。此無他。古學不講。不識一個仁字而已。本朝大臣。最是范文正。公司馬溫公。見得此個字分明。

蘇子瞻謫儋州。以儋與瞻字相近也。子由謫雷州。以雷字下有田字也。黃魯直謫宜州。以宜字類直字也。此章子厚駢謔之意。當時有術士曰。儋字從立人。子瞻其尙能北歸乎。雷字雨在田上。承天之澤也。子由其未艾乎。宜字乃直字。有蓋棺之義也。魯直其不返乎。後子瞻北歸。至毘陵而卒。子由退老於潁。十餘年乃終。魯直竟卒於宜。

山東義士張林告淮閩曰。土地歸本朝。銅錢將安往。此說儘是。余欲添二句云。人心歸本朝。土地將安往。

光禹之罪。浮於王氏。六臣之罪。浮於朱溫。人人皆王陵。則呂氏不敢動矣。人人皆王章。則王氏不敢動矣。

東坡云。養貓以捕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蓄犬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蓄不吠之犬。余謂不捕猶可也。不捕鼠而捕雞。則甚矣。不吠猶可也。不吠盜而吠主。則甚矣。疾視正人。必欲盡擊去之。非捕雞乎。委心權要。使天子孤立。非吠主乎。

桂林石山怪偉。東南所無。韓退之謂山如碧玉簪。柳子厚謂拔地峭起。林立四野。黃魯直謂平地蒼玉忽嶒峨。近時劉叔治云。環城五里皆奇石。疑是虛無海上山。皆極其形容。然此特言石山耳。至於暗洞之瑰怪。尤不可具道。相傳與九疑相通。范石湖嘗游焉。燭盡而反。余嘗隨桂林伯趙季仁遊其間。列炬數百。隨以鼓吹。市人從之者以千計。已而入。申而出。入自曾公巖。出於棲霞洞。入若深夜。出乃白晝。恍如隔宿異

世季仁索余賦詩紀之。其略曰：瑰奇恣搜討，貝闕青瑤房。方隘疑永巷，俄敞如華堂。玉橋巧橫溪，瓊戶正當牕。仙佛肖彷彿，鐘鼓鏗擊撞。最最左顧龜，矜矜欲吠厖。丹竈儼亡恙，芝田藹生香。搏噬千怪聚，絢爛五色光。更無一塵滓，但覺六月涼。玲瓏穿數路，屈曲通三湘。神鬼工剗刻，乾坤眞混茫。入如夜漆暗，出乃日珠光。隔世疑恍惚，異境難揣量。然終不能盡形容也。又嘗遊容州勾漏洞天，四面石山圍繞，中平野數里，洞在平地，不煩登陟。外略敞豁，中一暗溪穿入，因乘北流，令結小桴，秉燭坐其上。命篙師撐入，詰屈而行，水清無底，兩岸石如虎豹獠獍，森然欲搏，行一里許，仰見一大星爛然，細視乃石穿一孔，透天光若星也。溪不可窮，乃返洞對面高屋上，夏間望見荷葉田田，然峻絕不可到。土人云：或見荷花，則歲必大熟。

宜春傅公謀詞云：草草三間屋，愛竹旋添栽。碧紗牕戶，眼前都是翠雲堆。一月山翁高臥，連雪水村清冷，木落遠山開。唯有平安竹，留得伴寒梅。家童開門看，有誰來。客來一笑清話，煮茗更傳杯。有酒只愁無客，有客又愁無酒，酒熟且徘徊。明日人間事，

天自有安排。此詞清甚。末句尤達。可歌也。許及之爲分宜宰。公謀作賀雨詩云。獅子關前半篆煙。二龍飛下卓篙泉。銀河掣電連霄雨。綠野翻雲四月天。便覺春生花一縣。會看秋熟米三錢。何時卓魯登黃閣。都與寰區作有年。及之擊節。公謀尤工作酸文。嘗作無遮榜語云。紅旗渡口。淒涼芳草夕陽天。白紙山頭。慘淡落花寒食節。甚工。自古夷狄交侵。中國衰微。必人主真有哀痛之誠。將帥真有憤切之志。然後可以言恢復。杜陵冬狩行曰。草間狐兔盡何益。天子不在咸陽宮。規警將帥也。又曰。朝廷雖無幽王禍。得不哀痛塵再蒙。規警人主也。然人主者本也。人主果有興衰撥亂之志。其誰敢不從。故又曰。烏乎得不哀痛塵再蒙。所以深規警人主也。

大凡舉事輕捷則易成。繁重則難濟。春秋時。宋人殺楚使者。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屢及於寤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何其輕捷也。澶淵之役。寇準與真宗論親征。上欲入。準曰。陛下不可入。入則不出矣。於是高瓊在殿下大呼。逍遙子。卽擁以行。亦何其捷疾。舉事須如此。乃能壓難成功。此却非倉卒所致。須平時有備有謀。

規模定。號令明。然後臨事之時。上下始能相應。蓋亦不出易簡二字而已。東坡云。千鈞之牛。制於三尺之童子。弭耳而下之。曾不如狙猿之奮擲於山林。大抵易簡則輕捷。繁難則重滯。

朱文公於當世之文。獨取周益公。於當世之詩。獨取陸放翁。蓋二公詩文。氣質渾厚。故也。

人之狂惑。失其本心。有可笑者。南史。范雲初爲陳武帝屬官。武帝九錫之命在旦夕。雲忽感寒疾。恐不獲預慶事。召徐文伯診視。以實懇之曰。可便得愈乎。文伯曰。欲便瘥。甚易。政恐二年後不復起耳。雲曰。朝聞道。夕死猶可。况二年乎。文伯乃以火燒地。布桃葉。設席置雲其上。頃刻汗解。裹以溫松。翌日有瘳。雲喜甚。文伯曰。不足喜也。越二年果卒。夫老子曰。身與名孰親。況於榮貴外物。有道之士。蓋視爲塵垢糝糠。藉曰所見未超。未能忘情。則亦必有此身。乃可有此榮貴也。今雲欲預九錫之慶。乃甘心促壽。愈疾以從之。所謂皮之不存。毛將安傅。豈不愚惑之甚哉。且其言曰。朝聞道。

夕死可矣。夫輔人以篡奪而分其富貴。是果何道哉。末世之士。不知世間香臭。至於如此。亦可哀矣。東坡云。劉聰聞爲須遮國王。則不復畏死。人之愛富貴。有甚於生者。月犯少微。吳中高士。求死不得。人之好名。有甘於一死者。此固皆可笑矣。然未若范雲可笑之甚也。

杜成己爲相。以爲宰相日見賓客。疲神妨務。無益於事。乃不復見客。但設青櫃於府門。有欲言利害者投之。越旬日。并櫃撤去。有題一聯於府門者曰。杜光範之門。人將望而去矣。撤暗投之櫃。我且卷而懷之。夫題門者則已薄矣。而成己此舉。亦未之思也。

考工記。笄長尋有四尺。註云。八尺曰尋。笄長丈二。劉潛夫挽左次魏云。少日一編書。中年丈二笄。摘用亦佳。

楊慈湖詩云。山禽說我胸中事。煙柳藏他物外機。又云。萬里蒼茫融妙意。三杯虛白浴天真。又六言云。淨几橫琴曉寒。梅花落在絃間。我欲清吟無句。轉煩門外青山。句

意清圓。足覘其所養。

殿帥楊存中有所親愛吏。平居賜予無算。一旦無故怒而逐之。吏莫知得罪之由。泣拜辭去。存中曰。無事莫來見我。吏悟其意。歸以厚貲俾其子入臺中爲吏。居無何。御史欲論存中乾沒軍中糞錢十餘萬。其子聞知。告其父。其父奔告存中。存中卽具劄奏。言軍中有糞錢若干。椿管某處。唯朝廷所用。不數日。果以爲言。高宗出存中劄子示之。御史坐妄言被黜。而存中之眷日隆。存中之逐吏。亦兵法之餘智也。然御史可謂不密矣。

淵明雪詩云。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結。只十字而雪之輕虛潔白。盡在是矣。後來者莫能加也。

士豈能長守山林。長親蓑笠。但居市朝軒冕時。要使山林蓑笠之念不忘。乃爲勝耳。陶淵明赴鎮軍參軍詩曰。望雲慚高鳥。臨水愧游魚。眞想初在襟。誰謂形迹拘。似此胸襟。豈爲外榮所點染哉。荆公拜相之日。題詩壁間曰。霜松雪竹鍾山寺。投老歸歟。

寄此生。只爲他見趣高。故合則留。不合則拂袖便去。更無拘絆。山谷云。佩玉而心若槁木。立朝而意在東山。亦此意。

許由不受堯之天下。逃諸逆旅。逆旅人疑其竊皮冠。伯夷叔齊適周。周使叔且往見之。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盟之。二子相視而笑。此雖寓言。然人識見相遠。奚啻九牛一毛。其不知心者。亦往往類此。

元載敗時。告獄吏乞快死。獄吏曰。相公今月不奈何喫豨臭。乃解襪塞其口而卒。余嘗有詩曰。臭襪終須來塞口。枉收八百斛胡椒。

陸象山家于撫州金谿。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爲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逐年選差子弟分任家事。或主田疇。或主租稅。或主出納。或主廚爨。或主賓客。公堂之田。僅足給一歲之食。家人計口打飯。自辦蔬肉。不合食。私房婢僕。各自供給。許以米附炊。每清曉。附炊之米交至。掌廚爨者。置曆交收。飯熟。按曆給散。賓至。則掌賓者先見之。然後自家長出見。款以五酌。但隨堂飯食。夜則卮酒杯羹。雖久留不厭。每晨輿家長率

衆子弟致恭于祖禰祠堂。聚揖于廳。婦女道萬福于堂。暮安置亦如之。子弟有過。家長會衆子弟責而訓之。不改則撻之。終不改。度不可容。則告于官。屏之遠方。晨揖擊鼓三疊。子弟一人唱云。聽聽聽聽聽聽聽聽。勞我以生天理定。若還惰懶必饑寒。莫到饑寒方怨命。虛空自有神明聽。又唱云。聽聽聽聽聽聽聽聽。衣食生身天付定。酒肉貪多折人壽。經營太甚違天命。定定定定定定定。又唱云。聽聽聽聽聽聽聽聽。好將孝弟酬身命。更將勤儉答天心。莫把妄思損真性。定定定定定定定。早猛省。食後會茶擊磬三聲。子弟一人唱云。凡聞聲須有省。照自心。察前境。若方馳騫速回光。悟得昨非由一頃。昔人五觀一時領。乃梭山之詞也。近年朝廷始旌表其門閭。其詞曰。張公忍字。陸九世於唐朝。陳氏義居。專一門於江左。若稽前美。允謂鮮能。撫州青田陸氏。代有名儒。德在謚典。聚其族逾三千指。合而爨將二百年。異時流別籍之私。存學考齊家之道。詢於州里。旣云十世可知。登之簡書。奚止一鄉稱善。視昔爲盛。於今爲難。部使轉以上聞。儀曹請爲褒別。事關風教。須議指揮。

嬾婦。蟋蟀。見崔豹古今注。張功父詩云。自笑吟秋如嬾婦。

王梅溪文學行義。著於鄉里。執經從之者。常百餘人。其所居之巷有大井。一夕。井中如流星者千百。光彩上燭。又一夕。山下有白虹。長亙山。爛然如晝。未幾入太學。遂魁天下。蓋文字之祥也。唱名之日。衛士亦皆歡舞。謂爲得人。翌日有旨。宮中不得以銷金爲飾。行其對策之言也。

前賢詠題。如太白鳳凰臺。崔顥黃鶴樓。固已佳矣。未若近時劉改之題京口多景樓。尤爲奇偉。真古今絕唱也。其詞云。壯觀東南二百州。景於多處却多愁。江流千古英雄淚。山掩諸公富貴羞。北府只今唯有酒。中原在望莫登樓。西風戰艦成何事。只送年年使客舟。蓋言多景可喜。而乃多愁。何也。自古南未有能并北者。是以英雄淚洒長江。抱此遺恨。然其所由。實當國者儉富貴。宴安江沱之所致。是可羞也。晉人言北府酒可飲。兵可用。今上下習安。玩讎忘寇。北府僅有酒可飲耳。而干戈朽。鈇鉞鈍。士卒脆弱。未聞有可用之兵也。則中原腥羶。決無可洗滌之日。忍復登樓以望之乎。未

言西風戰艦。不爲進取之圖。而送使客之往來。反爲奉幣事讎之計。則益可悲矣。改之又嘗作塞下曲十餘篇。尤悲壯感慨。嘗攜以謁陸放翁。放翁擊節贈詩云。君居古荊州。醉膽天宇小。尙不拜龐公。况肯依劉表。胸中九淵蛟龍蟠。筆底六月冰雪寒。有時大叫脫烏幘。不怕酒杯如海寬。放翁八十病欲死。相逢尙能刮眼看。李廣不生楚漢間。封侯萬戶宜其難。

廣右深僻之郡。有所謂丁錢。蓋計丁輸錢於官。往往數歲之兒。卽有之。有至死而不與除豁者。甚爲民病。故南人之謠曰。三歲孩兒便識丁。更從陰府役幽魂。讀之可爲流涕。范西堂爲廣西憲。嘗力請於朝。乞罷去。雖獲從請。然諸郡多藉此爲歲計。往往名除而實未除也。大概近來州郡賦稅失陷。用度日增。其無名之征。未必皆官吏欲以自肥。往往多爲補苴支撐之計。朝廷若欲除無名之征。以寬民。須是究是一郡盈虛。有以補助之。使歲計不乏。然後實惠乃可及民。不然。亦徒爲空言而已。

胡忠間乞斬秦檜之書。既具藁矣。遲疑未上。以示所親厚。其人畏懦。力止之曰。公有

老母。詎可爲此。以其藁寸裂之。忠簡愈疑。有書吏楊其姓者。請問曰。編修此書。外間已籍籍傳誦。廟堂計亦知之矣。今書上亦得罪。不上亦得罪。書上而得罪。其去光華不上而得罪。其去曖昧。且其禍恐甚於不上也。忠簡大悟。亟繕寫投進。乘夜潛詣逆旅。託其所親厚以老親妻子。其後口詞猶以膽藁四傳爲其罪。且曰。倘有心於爲國。自合輸忠。惟詭道以取名。故茲惑衆。乃知天下事不可不密。不可不斷。此吏真忠簡之忠臣。其識見如此。士大夫不如者多矣。

楊誠齋爲零陵丞。以弟子禮謁張魏公。時公以遷謫故。杜門謝客。南軒爲之介紹。數月乃得見。因跪請教。公曰。元符貴人。腰金紆紫者何限。惟鄒至完陳瑩中。姓名與日月爭光。誠齋得此語。終身厲清直之操。晚年退休。悵然曰。吾平生志在批鱗請劍。以忠鯁南遷。幸遇時平主聖。老矣不獲遂所願矣。立朝時論議挺挺。如乞用張浚配享。言朱熹不當與唐仲友同罷。論儲君監國。皆天下大事。孝宗嘗曰。楊萬里直不中律。光宗亦曰。楊萬里也有性氣。故其自贊云。禹曰也有性氣。舜云直不中律。自有二聖。

玉音不用千秋史筆。

胡澹庵見楊龜山。龜山舉兩肘示之曰。吾此肘不離案三十年。然後於道有進。張無垢謫橫浦。寓城西寶界寺。其寢室有短窗。每日味爽。輒執書立窗下。就明而讀。如是者十四年。洎北歸。窗下石上。雙趺之跡隱然。至今猶存。前輩爲學勤苦如此。然龜山蓋少年事。無垢乃晚年。尤難也。

歐陽公居永豐縣之沙溪。其考崇公葬焉。所謂瀧岡阡是也。厥後奉母鄭夫人之喪。歸合葬。載青州石鐫阡表。石綠色。高丈餘。光可鑑。阡近沙山太守廟。襄事禱于廟。祝板猶存。曰。大事有日。陰雲屢興。假以三日之晴。則拜神之賜。其敢忘報。執政得立功德寺。公素排佛教。雅不欲立寺。崇公諱觀。又不可立觀。乃立青陽宮。然公自葬鄭夫人之後。不復歸故鄉。其作吉州學記云。幸餘他日。因得歸榮故鄉。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爲公卿。問於其俗。而婚喪飲食。皆中禮節。入於其里。而長幼相孝慈。觀於其家。行於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道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

時從先生耆老。席于衆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獻酬之酒。而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雖有此言而迄不踐。樂穎昌山水。作思穎詩。退休竟卜居焉。前輩議其無回首敝廬。息間喬木之意。近時周益公歸休。尹直卿以詩賀之云。六一先生薄吉州。歸田去作穎昌游。我公不向螺江住。羞殺青原白鷺洲。壽皇在宮中。常攜一漆拄杖。宦官宮妾。莫得睨視。嘗游後苑。偶忘攜焉。特命小黃門取之。二人竭力曳以來。蓋精鐵也。上方有意中原。故陰自習勞苦如此。

東坡贊文與可梅竹石云。梅寒而秀。竹瘦而壽。石醜而文。是爲三益之友。席子擇遭喪。山谷憐其貧。糾合同志者助之。其辭云。富者不仁。理難共語。仁者不富。勢難獨成。百足之蟲。至死不僵。以扶之者衆也。願與諸君同力振之。二帖余皆見其真蹟。坡谷集所不載。

太學蘊道齋有小池。忽一鷗飛來。容與甚久。一同舍生題詩云。朝來池上有斯事。火急報教同舍知。昨夜雨餘春水滿。白鷗飛下立多時。讀者賞其醞藉。

周益公參大政。朱文公與劉子澄書云。如今是大承氣證。渠却下四君子湯。雖不爲害。恐無益於病爾。嗚呼。以乾淳之盛。文公猶恨當國者不用大承氣湯。况下於乾淳者乎。然歷考往聖。如孔子相魯。而下大承氣湯。固是對證。大舜繼堯。亦不免下大承氣湯。信矣。文公之爲名言也。益公初在後省。龍大淵曾覲除閣門。格其制不下。奉祠而去。十年不用。天下高之。後入直翰林。覲以事還。除節鉞。人謂公必不草制。而公竟草之。其詞云。八統馭民。敬故在尊賢之上。宜其不敢用大承氣湯也。

歐陽子曰。隱公非攝也。使隱果攝。則春秋不稱公。春秋稱公。則隱公非攝無疑也。此論未然。春秋雖不書隱公居攝。而於兩書仲子之事。自隱然可見。夫母以子貴。世俗之情也。使桓不將立。則仲子特一生公子之妾耳。周王何爲而歸其貲。魯國何爲而考其官。今也歸貲而不嫌。瀆亂之譏。考官而加嚴事之禮。徒以桓之將爲君也。桓將爲君。則隱之攝著矣。或曰。隱攝則何以稱公。東坡曰。周公攝而克復子者也。故不稱王。隱公攝而不克復子者也。故稱公。史有諡。國有廟。春秋獨得不稱公乎。此論亦未

然。周公之攝也。誥命之際。曰周公。曰王若曰。曷嘗自稱王乎。竊意魯史舊文。必著隱公攝位之實。去攝而書公。乃仲尼之特筆。一以著隱之不當遜。一以著桓之不當立。二者皆非也。歐公論隱公趙盾許止事。皆未明春秋之旨。春秋之所以爲春秋者。正當微顯闡幽。若但直書其事。則夫人能之矣。何爲游夏不能措一辭哉。

本富爲上。末富次之。姦富爲下。今之富者。大抵皆姦富也。而務本之農。皆爲僕妾於姦富之家矣。嗚呼悲夫。

一顧傾城。再顧傾國。色也。大者傾城。下者傾鄉。富也。貨色之不祥如此哉。

吳子之正。孫子之奇。兵法盡在是矣。吳子似論語。孫子似孟子。

朱文公與慶國卓夫人書云。聞尊意欲爲五哥經營幹官差遣。某切以爲不可。人家子弟多因此壞却心性。蓋其生長富貴。本不知艱難。一旦仕宦。便爲此官。遂司只有使長一人可相拘轄。又多寬厚長者。不欲以法度見繩。上無職事了辦之責。下無吏民竊伺之憂。而州縣守令。勢反出已下。可以陵轢。故後生子弟爲此官者。無不傲慢。

縱恣觸事愴然。愚意以爲可且爲營一稍在人下職事。喫人打罵差遣。乃所以成就之。若必欲與求幹官。乃是置之有過之地。誤其終身。前輩愛人以德。至於如此。卓夫人乃少傅劉公子羽之妃。樞密其父之母。五哥卽平甫。朱與劉蓋姻婭。初文公之父韋齋。疾革。手自爲書。以家事屬少傅。韋齋歿。文公年十四。少傅爲築室於其里。俾奉母居焉。少傅手書與白水劉致中云。於緋溪得屋五間。器用完備。又於七倉前得地。可以樹。有圃可蔬。有池可魚。朱家人口不多。可以居。文公視卓夫人猶母云。

五代史。漢王章不喜文士。常語人曰。此輩與一把箠子。未知顛倒。何益於國。箠子本俗語。歐公據其言書之。殊有古意。溫公通鑑。故作授之握箠。不知縱橫。不如歐史矣。農圃家風。漁樵樂事。唐人絕句。模寫精矣。余摘十首題壁間。每菜羹豆飯飽後。啜茗一杯。偃臥松窗竹榻間。令兒童吟誦數過。自謂勝如吹竹彈絲。今記於此。韓偓云。聞說經旬不啓關。藥窗誰伴醉開顏。夜來雪壓前村竹。剩看溪南幾尺山。又云。萬里清江萬里天。一村桑柘一村煙。漁翁醉着無人喚。過午醒來雪滿船。長孫佐輔云。獨

訪山家歇還涉。茅屋斜連隔松葉。主人聞語未開門。繞籬野菜飛黃蝶。薛能云。邵平瓜地接吾廬。穀雨乾時偶自鋤。昨日春風欺不在。就牀吹落讀殘書。韋莊云。南鄰酒熟愛相招。離甲傾來綠滿瓢。一醉不知三日事。任他童稚作漁樵。杜荀鶴云。山雨溪風捲釣絲。瓦甌蓬底獨掛時。醉來睡著無人喚。流下前灘也不知。陸龜蒙云。雨後沙虛古岸崩。漁梁攜入亂雲層。歸時月落汀洲暗。認得山妻結網燈。鄭谷云。白頭波上白頭翁。家逐船移浦浦風。一尺鱸魚新釣得。兒孫吹火荻花中。李商隱云。城郭休過識者稀。哀猿啼處有柴扉。滄江白石漁樵路。薄暮歸來雨溼衣。張演云。鵝湖山下稻梁肥。豚糲雞栖對掩扉。桑柘影斜秋社散。家家扶得醉人歸。

唐人柳詩云。水邊楊柳綠煙絲。立馬煩君折一枝。惟有春風最相惜。殷勤更向手中吹。朱文公每喜誦之。取其興也。

宋文帝時。司徒義康顯總朝權。四方饋遺。皆以上品薦義康。而以次品供御。上嘗冬月啖柑。嘆其形味並劣。義康曰。今年柑殊有佳者。遣人還東府取柑。大供御者三寸。

上寢不能平。義康旋以罪廢。唐代宗謂李泌曰。路嗣恭獻琉璃盤九寸。乃以徑尺者遺元載。須其至議之。賴泌一言。嗣恭免罪。而元載竟誅。呂許公不肯多進淮白魚。蓋懲此也。秦檜之夫人常入禁中。顯仁太后言。近日子魚大者絕少。夫人對曰。妾家有之。當以百尾進。歸告檜。檜咎其失言。與其館客談。進青魚百尾。顯仁拊掌笑曰。我道這婆子村。果然。蓋青魚似子魚而非。特差大耳。觀此。賊檜之姦可見。

鶴林玉露卷五終

鶴林玉露卷六

廬陵羅大經 景綸

紹興中。孝宗初入宮。宰執贊光堯盛德。真堯舜用心。上曰。堯舜之事。甚不難。蓋脫躐之意。先定於此時矣。厥後受禪之議定。宰執稱賀。且致戀軒之意。上曰。朕在位久。失德甚多。更賴卿等掩覆。大哉言乎。何其謙尊而光也。不知堯禪舜時。有此言否。邵康節詩曰。五事歷將前代數。帝堯而下固無之。豈知中興內禪之盛美。雖堯亦不能及也。謂之光堯。信矣。其有光於堯矣。舜禹受禪之後。其所以事堯舜者。當必盡道。然要之君臣而非父子也。文王受武王之養。蓋方伯耳。漢高五日一朝太公。太公亦非身有天下者也。惟唐肅宗之於明皇。乃父子帝王。然靈武卽位。已幾於篡。內外牽制。孝道大虧。山谷之詩曰。事有至難天幸耳。上皇跼蹐還京師。內間張后色可否。外間李父頤指揮。南內淒涼幾苟活。高將軍去事尤危。潘邠老之詩曰。天下寧知再有唐。皇帝紫袍迎上皇。神器倉忙吾取惜。兒不終孝聽五郎。父子幾何不豺虎。君臣寧能責

胡虜南內淒涼誰得知。人家稱節作端午。至今讀者爲之淒楚。惟我光堯爲天下得人。而孝宗以舜禹之資。躬曾閔之行。綵衣焜煌。參侍遊遨於湖山之間。賦詩飲酒。承顏適志。以天下養者二十四年。此開闢以來所未有也。楊誠齋慶壽口號曰。長樂宮前望翠華。玉皇來賀太皇家。青天白日仍飛雪。錯認東風轉柳花。春色何須羯鼓催。君王元日領春回。牡丹芍藥薔薇朶。都向千官帽上開。雙金獅子四金龍。噴出香雲繞殿中。太上垂衣今上拜。百王曾有個家風。帝捧瑤觴玉座前。綵衣三世祝堯年。天皇八十一萬歲。休說莊椿兩八千。大父晨興未出房。君王忍冷立風廊。忽然鳴蹕珠簾捲。萬歲傳聲震八荒。花外班行霧外天。何緣子細望龍顏。小窺玉色眞難老。底用龐仙九轉丹。甘露祥風天上來。今回恩數賽前回。都將四海歡聲沸。釀作慈皇萬壽盃。堯舜同時已甚都。祖孫四世古今無。誰將寫日摹天手。畫作皇王盛事圖。光堯晚歲尤康強。孝宗嘗謂周益公曰。太上極善將攝。終日端坐不倦。全不飲酒。晡時即入寢閣。五更便起。多服疏利藥。服牽牛圓至四五十粒。其異稟如此。他人如何及。聖壽

登八十一云。

凡作文章。須要胸中有萬卷書爲之根柢。自然雄渾有筋骨。精明有氣魄。深醇有意味。可以追古作者。若作詩。只就詩中探攝。作四六。只就四六中鬪湊。作古文。只就史漢韓柳中取其奇字硬語。模擬而爲之。如此豈能如霓裳一曲。高掩前古哉。王荊公謂今之作文者。如拾奇花之英。掬而玩之。雖芳馨可愛。而根柢蔑如矣。雖然。豈獨文哉。近時講性理者。亦幾於舍六經而觀語錄。甚者將程朱語錄而編之。若策括策套。此其於吾身心不知果何益乎。魏鶴山答友人書云。須從諸經字字看過。思所以自得。不可只從前賢言語上做工夫。又云。要作窮理格物工夫。須將三代以前模規在胸次。若只在漢晉諸儒脚迹下。躡旋。終不濟事。又云。向來多看先儒解說。近思之不如一一自聖經看來。蓋不到地。頭親自涉歷一番。終是見得不真。又非一一精體實踐。則徒爲談辨文采之資耳。來書謂乃只須祖述朱文公諸書。文公諸書讀之久矣。政緣不欲於賣花擔上看桃李。須樹頭枝底方見活精神也。鶴山此論。學者不可不

佩服。余嘗輯心學經傳十卷。序發之辭有曰。學者不求之周程。張朱固不可。徒求之周程。張朱而不本之六經。是舍本而宗末也。不求之六經。固不可。徒求之六經。而不反之吾心。是買櫝而棄珠也。

杜陵花卿歌末云。人道花卿絕世無。旣稱絕世無。天子何不喚取守京師。此詩全篇形容其勇銳有餘而忠義不足。故雖可以守京都。而天子終不敢信用之。語意涵蓄。不迫切。使人咀嚼而自得之。可以亞國風矣。或曰。末句乃恨天子不用之之詞。非也。范二員外。吳十侍御。訪杜少陵於草堂。少陵隅出。不及見。謝以詩云。暫往北鄰去。空聞二妙歸。幽棲誠簡略。衰白已光輝。野外貧家遠。村中好客稀。論文或不愧。重肯款柴扉。陳后山在京師。張文潛晁無咎爲館職。聯騎過之。后山偶出蕭寺。二君題壁而去。后山亦謝以詩云。白社雙林去。高軒二妙來。排門衝鳥雀。揮壁帶塵埃。不憚升堂費。深愁載酒回。功名付公等。歸路在蓬萊。杜陳一時之事相類。二詩醞藉風流。亦未易可優劣。

姚鏞爲吉州判官。以平寇論功。不數年擢守章貢。爲人豪雋。喜作詩。自號雪蓬。嘗令畫工肖其像。騎牛於礪谷之間。索郡人趙東野題詩。東野題云。騎牛無笠又無簑。斷隴橫岡到處過。暖日暄風不常有。前村雨暗却如何。蓋規切之也。居無何。忤帥臣。以貪劾之。時端平更化之初。施行特重。貶衡陽人。皆服東野之先見。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死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揚子雲作法言。蜀之富人。載錢五十萬。求書名其間。子雲不可。李仲元鄭子真不持錢。子雲書之。至今與日月爭光。余觀韓退之送窮文。歷述窮鬼之害。至末乃云。吾立子名。百世不磨。是到底却得窮鬼力。夷齊李鄭亦所謂得窮鬼力者也。

俗語云。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指心而言也。三字雖不見於經傳。却亦甚雅。余嘗作方寸地說。其辭云。或問方寸地何地也。亦有治地之法否乎。余曰。偉哉問。世之人。固有無立錐地者。亦有跨都兼邑者。有無貧富相絕也。惟此方寸地。人人有之。斂之其細無倫。充之包八荒。備萬物。無界限。無方體。甚矣其地之靈也。然此地人人有而

治地之力不人人能施。治地之法不人人能知。故蕪穢不治者。有此地而不能治。治而不知其法者。雖治此地。亦猶不治此地。是故孔子孟軻。治地之農師圃師也。六經語孟。治地之齊民要術也。良知良能。惻隱羞惡。是非辭遜之端。嘉種之誕降者也。博文約禮。仰觀俯察。求輔仁切憇之功。資直諒多聞之益。培糞灌溉法也。時時習。日日新。暗室屋漏守之密。視聽言動察之精。封植長養法也。忿必懲。欲必窒。惰必警。輕必矯。無稽之言必不聽。便佞之友必不親。芟蕪耘耨法也。優游而厭飫之。固守而靜俟之。不躡等。不陵節。不求聞。不計獲。乃宋人之不握苗。郭橐駝之善種樹也。誠如是。則信善而大化。篤實而輝光。通神明贊化育。乃實類實粟之時。參天溜雨之日也。治地至此。始可言善治地矣。道家有寸田尺宅之說。養生引年者取之。里諺有留方寸地。與子孫耕之說。種德食報者取之。其言未爲無理。要皆墮於一偏。若從孔孟治地之法。則仁者必壽。善者必福。清明之志氣如神。厚德之流光寔遠。道家里諺之說。在其中矣。雖然是地也。嘉種固所素有。惡種亦易以生。嘉種每難於封殖。惡種常至於蔓

延。其或認槭棘爲美。檳。認稊稗爲良苗。則天之沃沃。惡種日見其猥大而嘉種微矣。嗚呼噫嘻。可懼也哉。然則如之何。曰。在早辨。

繪雪者不能繪其清。繪月者不能繪其明。繪花者不能繪其馨。繪泉者不能繪其聲。繪人者不能繪其情。然則語言文字固不足以盡道也。

古詩云。一日看除目。三年損道心。余謂人患道心不存耳。道心果存。豈看除目所得損哉。彼慕羶。騖餌之念。洗滌未淨。往往身寄山林。而心存朝市。跡履泉石。而意繫軒冕。視山林泉石。反若籠檻桎梏。宜其看除目而心爲之損也。特所損者人心耳。豈道心哉。伊川曰。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曲肱飲水。樂在其中矣。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朱文公云。良其背是止其止。行其庭是止於動。不獲其身。是無與於己。不見其人。是亦不見人。無人無己。但見是此道理。各止其所也。止而至於如此。其誰能動之。昔有僧居深山中。山鬼百計害之。或誘以淫聲美色。或眩以珍羞玩好。或懼以奇形異物。或脅以刀鋸炮烙。僧皆不爲之動。久之乃寂然無有。或問其故。僧曰。山鬼之伎

爾有盡。老僧之不聞不見無盡。此卽所謂不獲其身。不見其人者也。心安如是。又豈除目所能損也。

有士夫於京師買一妾。自言是蔡太師府包子廚中人。一日令其作包子辭以不能。詰之曰。既是包子廚中人。何爲不能作包子。對曰。妾包子廚中縷葱絲者也。曾無疑。乃周益公門下士。有妾之作誌銘者。無疑援此事以辭曰。某於益公之門。乃包子廚中縷葱絲者也。焉能作包子哉。

全州士人滕處厚。貽書魏鶴山云。漢人謂士脩於家。而壞於天子之庭。夫能壞於天子之庭者。必其未嘗脩之於家者也。可謂至論。然余觀柳子厚河間傳。非不脩於家也。及竊視持己者甚美。左右爲不善者。已更得適意。鼻息咈然。則雖欲不壞於天子之庭。得乎。要之不壞於天子之庭。乃特立獨行者也。若夫中人。雖脩於家。其不壞於天子之庭者鮮矣。

馬燧討李懷光。夜宿一村。問田父此何村也。曰名埋懷村。燧大喜曰。吾誅懷光必矣。

邇淵之役。亦以宋捷爲吉兆。岳飛討楊么。時么據洞庭。出沒不可測。偶獲一謬者。問其巢穴。對曰。險阻安可入。惟飛乃能入耳。飛大笑曰。天遣汝爲此言。吾必破其巢穴。三軍大喜。迄平之。蓋用兵行師。但得吉兆。亦足以壯三軍之氣。重耳出奔。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此本相戲。而子犯乃曰。天賜也。卻說從吉兆上去。蓋以堅從亡者之心。如狐鳴魚書之類。至詐爲吉兆以動衆。若老嫗亦帝之稱。芒碭雲氣之瑞。昭灼如此。安得使豪傑之不景從乎。

尤梁溪延之。博洽工文。與楊誠齋爲金石交。淳熙中。誠齋爲祕書監。延之爲太常卿。又同爲青宮寮。無日不相從。二公皆善謔。延之嘗曰。有一經句請祕監對。曰。楊氏爲我。誠齋應曰。尤物移人。衆皆歎其敏確。誠齋戲呼延之爲齏齏。延之戲呼誠齋爲羊。一日食羊白腸。延之曰。秘監錦心繡腸。亦爲人所食乎。誠齋笑吟曰。有腸可食。何須恨。猶勝無腸可食人。蓋齏齏無腸也。一坐大笑。厥後閒居。書問往來。延之則曰。羔兒無恙。誠齋則曰。彭越安在。誠齋寄詩曰。文戈却日玉無價。寶氣蟠胸金欲流。亦以

齟齬戲之也。延之先卒。誠齋祭文云。齊歌楚些。萬象爲挫。環偉詭譎。我倡公和。放浪諧謔。尙友方朔。巧發捷出。公嘲我醉。

寧宗旣受禪。韓平原所望不過節鉞。知閣劉弼嘗從容告趙忠定曰。此事侂冑不能無功。亦須分些官職與他。忠定不答。由是漸有邪謀。迄逐衆君子。余友趙從道有詩云。慶元宰相事紛紛。說着令人暗斷魂。好聽當時劉弼語。分些官職乞平原。余亦作一篇云。齋壇一鉞底須慳。坐見諸賢散似煙。不使慶元爲慶曆。也由人事也由天。

楊誠齋云。今之禮部韻。乃是限制士子程文。不許出韻。因難以見其工耳。至於吟詠情性。當以國風離騷爲法。又奚禮部韻之拘哉。魏鶴山亦云。除科舉之外。閒賦之詩。不必一一以韻爲較。况今所較者。特禮部韻耳。此只是魏晉以來之韻。隋唐以來之法。若據古音。則今麻馬等韻元無之。歌字韻與之字韻通。豪字韻與蕭字韻通。言之及此。方是經雅。

司馬溫公。王荊公。曾南豐。最推尊揚雄。以爲不在孟軻下。至朱文公作通鑑綱目。乃

始正其附王莽之罪。書莽大夫揚雄死。莽之行如狗彘。三尺童子知惡之。雄肯附之乎。劇秦美新。不過言孫以免禍耳。然既受其爵祿。則是甘爲之臣僕矣。獨得辭莽大夫之名乎。文公此筆。與春秋爭光。麟當再出也。劉潛夫詩云。執戟浮沉計未疎。無端著論美新都。區區所得能多少。枉被人書莽大夫。余謂名義所在。豈當計所得之多少。若以所得之少。枉被惡名爲恨。則三公之位。萬鍾之祿。所得尙多。可以甘受惡名而爲之乎。此詩頗礙理。余不可以不辨。

李太白當王室多難。海宇橫潰之日。作爲歌詩。不過豪俠使氣。狂醉於花月之間耳。社稷蒼生。曾不繫其心膂。其視杜少陵之憂國憂民。豈可同年語哉。唐人每以李杜並稱。韓退之識見高邁。亦惟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無所優劣也。至本朝諸公。始知推尊少陵。東坡云。古今詩人多矣。而惟以杜子美爲首。豈非以其飢寒流落。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又曰。北征詩識君臣大體。忠義之氣。與秋色爭高。可貴也。朱文公云。李白見永王璘反。便從臾之。詩人沒頭腦。至於如此。杜子美以稷契自許。未知

做得與否。然子美卻高。其救房琯亦正。

漢翟公爲廷尉。旣罷。門可設雀羅。乃書門曰。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唐李適之罷相。作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爲問門前客。今朝幾個來。蓋炎而附。寒而棄。從古然矣。灌夫不負資。嬰於摺棄之時。任安不負衛青於衰落之日。徐晦越鄉而別。臨賀。后山出境而見東坡。宜其足以響千載之齒頰也。劉元城之事司馬公。當其在朝。書問削迹。及其閒居。亟問無虛月。此又高矣。至於巢谷。年逾七十。徒步萬里。訪二蘇於瘴海之上。死而不悔。節士也。

孫仲益山房土梁文云。老蟾駕月上千崖。紫翠之間。一鳥呼風。嘯萬木丹青之表。又云。衣百結之衲。捫虱自如。拄九節之筇。送鴻而去。奇語也。

世傳聽讒詩云。讒言謹莫聽。聽之禍殃結。君聽臣當誅。父聽子當決。夫妻聽之離。兄弟聽之別。朋友聽之疎。骨肉聽之絕。堂堂八尺軀。莫聽三寸舌。舌上有龍泉。殺人不見血。不知何人作。詞意明切。類白樂天。

唐明皇令韓幹觀御府所藏畫馬。幹曰：不必觀也。陛下厩馬萬疋，皆臣之師。李伯時工畫馬，曹輔爲太僕卿，太僕廨舍，國馬皆在焉。伯時每過之，必終日縱觀，至不暇與客語。大概畫馬者，必先有全馬在胸中，若能積精儲神，賞其神俊，久久則胸中有全馬矣。信意落筆，自然超妙。所謂用意不分，乃凝於神者也。山谷詩云：李侯畫骨亦畫肉，筆下馬生如破竹。生字下得最妙，蓋胸中有全馬，故由筆端而生，初非想像模畫也。東坡文與可竹記云：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蝸腹蛇跂，以至於劍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節節而爲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坡公善於畫竹者也，故其論精確如此。曾雲巢無疑，工畫草蟲，年邁愈精，余嘗問其有所傳乎，無疑笑曰：是豈有法可傳哉！某自少時，取草蟲籠而觀之，窮晝夜不厭，又恐其神之不完也，復就草地之間觀之，於是始得其天。方其落筆之際，不知我之爲草蟲耶，草蟲之爲我也，此與造化生物之機緘，蓋無以異，豈有

可傳之法哉。

古人建都邑立室家。未有不擇地者。如書所謂達觀於新邑。營卜瀍澗之東西。詩所謂升虛望楚。降觀於桑。度其隰原。觀其流泉。蓋自三代時已然矣。余行天下。凡通都會府。山水固皆翕聚。至於百家之邑。十室之市。亦必倚山帶溪。氣象回合。若風氣虧疏。山水飛走。則必無人煙之聚。此誠不可不信。不可不擇也。乃若葬者藏也。藏者欲人之不得見也。古人之所謂卜其宅兆者。乃孝子慈孫之心。謹重親之遺體。使其他日不爲城邑道路溝渠耳。借曰精擇。亦不過欲其山水回合。草木茂盛。使親之遺體得安耳。豈藉此以求子孫富貴乎。郭璞謂本骸乘氣。遺體受蔭。此說殊未通。夫銅山西崩。靈鍾東應。木花於山。栗牙於室。此乃活氣相感也。今枯骨朽腐。不知痛痒。積日累月。化爲朽壤。蕩蕩游塵矣。豈能與生者相感以致禍福乎。此決無之理也。世之人惑璞之說。有貪求吉地未能愜意。至十數年不葬其親者。有旣葬以爲不吉。一掘未已。至掘三掘四者。有因買地致訟。棺未入土而家已蕭條者。有兄弟數人惑於各房

風水之說。至於骨肉化爲仇讎者。凡此數禍。皆璞之書爲之也。且人之生也。貧富貴賤。天壽賢愚。稟性賦分。各自有定。謂之天命。不可改也。豈冢中枯骨所能轉移乎。若如璞之說。上帝之命。反制於一坏之土矣。楊誠齋素不信風水之說。嘗言郭璞精於風水。宜妙選吉地。以福其身。以利其子孫。然璞身不免於刑戮。而子孫卒以衰微。則是其說已不驗於其身矣。而後世方且誦其遺書而尊信之。不亦惑乎。今之術者。言墳墓若有席帽山。則子孫必爲侍從官。蓋以侍從重戴故也。然唐時席帽乃舉子所戴。故有席帽何時得離身之句。至本朝都大梁。地勢平曠。每風起則塵沙撲面。故侍從跨馬。許重戴以障塵。夫自有宇宙。則有此山。何賤於唐而貴於今耶。近時京丞相仲遠。豫章人也。嘔起寒微。祖父皆火化。無墳墓。每寒食。則野祭而已。是豈因風水而貴哉。

南軒以內機入奏。引至東華門。孝宗因論人才。問王十朋如何。對曰。天下莫不以爲正人。上曰。當時出去。有少說話待與卿說。十朋向來與史浩書。稱古則伊周。今則關

下。是何說話。對曰。十朋豈非謂浩當伊周之任而責之乎。上曰。更有一二事。見其有未純處。對曰。十朋天下公論歸之。更望陛下照察主張。臣父以爲陛下左右。豈可無剛明腹心之臣。庶幾不至孤立。上曰。剛患不中。奈何。對曰。人貴夫剛。剛貴夫中。剛或不中。猶勝於柔懦。上默然。蓋史直翁與張魏公議論不同。梅溪則是張而非史者也。故上因直翁之說而有是言。上又嘗曰。難得仗節死義之臣。南軒對曰。陛下欲得仗節死義之臣。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亦指梅溪而言也。

子曰。道不遠人。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有尼悟道詩云。盡日尋春不見春。芒屨踏遍隴頭雲。歸來笑撚梅花嗅。春在枝頭已十分。亦脫灑可喜。

魏鶴山天寶遺事詩云。紅錦綳盛河北賊。紫金盞酌壽王妃。弄成晚歲郎當曲。正是三郎快活時。俗所謂快活三郎者。卽明皇也。小說載明皇自蜀還京。以駝馬載珍玩自隨。明皇聞駝馬所帶鈴聲。謂黃幡綽曰。鈴聲頗似人言語。幡綽對曰。似言三郎郎當。三郎郎當也。明皇愧且笑。

逆亮窺江。劉鑄已病。亦同扞禦。未幾亮殲。鑄亦殞。特贈太尉。周益公行詞云。岑彭殞而公孫亡。諸葛死而仲達走。雖成功有命。皆莫究於生前。而遺烈在人。可徐觀於身後。譚者服其的切。益公常舉似謂楊伯子曰。起頭兩句。須要下四字議論承貼。四六特拘對耳。其立意措詞。貴於渾融有味。與散文同。

紹興中。劉光世在淮西。軍無紀律。張魏公爲都督。奏罷之。命參謀呂祉往廬州節制。光世頗得軍心。祉儒者。不知變。繩束頓嚴。諸軍忿怨。統制酈瓊率衆縛祉渡歸。劉豫。魏公方宴僚佐。報忽至。滿座失色。公色不變。徐曰。此有說。第恐虜覺耳。因樂飲至夜分。乃爲蠟書。遣死士持遺瓊。言事可成。成之。不可速全軍以歸。虜得書疑瓊。分隸其衆困苦之。邊賴以安。南軒言符離之役。諸軍皆潰。唯存帳下千人。某終夕徬徨。而先公方熟寢。鼻息如雷。先公心法。如何可學。

游誠之。南軒高弟。常言易有太極。而周子加以無極。何也。試卽吾心驗之。方其寂然無思。萬善未發。是無極也。雖云未發。而此心昭然。靈源不昧。是太極也。聞者服其簡

明其詩亦可愛。如春風未肯催桃李，留得疎籬淺淡香。平生意思春風裏，信手題詩不用工。閒處漫游當世事，靜中方識古人心。皆有味。

齊封田嬰於薛，號靖郭君，專齊之權。常欲城薛，客謂曰：君不聞海大魚乎？網不能上，鈎不能牽，蕩而失水，則螻蟻制焉。今齊亦君之水也，君長有齊，奚以薛爲？苟有失齊，雖隆薛之城，至於天，庸足恃乎？乃不果城。董卓積金帛於鄴，塢曰：事成，雄據天下，事不成，守此塢足矣。人之智愚相遠，乃如此。

上蔡先生云：透得名利關，方是小歇處。今之士大夫，何足道。真能言之鸚鵡也。朱文公曰：今時秀才，教他說廉，直是會說廉；教他說義，直是會說義。及到做來，只是不廉不義。此卽能言鸚鵡也。夫下以言語爲學，上以言語爲治，世道之所以日降也。而或者見能言之鸚鵡，乃指爲鳳凰鸞鷟，惟恐其不在靈囿間，不亦異乎？

黃伯庸代宰相賀雪表云：招來衆彥，無晝臥洛陽之人；激勵三軍，有夜入蔡州之志。詞意壯切，真宰相事也。李公甫表云：漢使嚙氈，未必得匈奴之要領；楚軍挾纜，惟當

堅祈父之爪牙。語雖巧。頗牽彊。

唐李商隱漢宮詩云。青雀西飛竟未回。君王猶在集靈臺。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賜金莖露一杯。譏武帝求仙也。言青雀杳然不回。神仙無可致之理必矣。而君王未悟。猶徘徊臺上。庶幾見之。且胡不以一物驗其真妄乎。金盤盛露。和以玉屑。服之可以長生。此方士之說也。今侍臣相如正苦消渴。何不以一杯賜之。若服之而愈。則方士之說猶可信也。不然。則其妄明矣。二十八字之間。委蛇曲折。含不盡之意。

漢食貨志云。冬民既入。婦人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注謂每日又得半夜。爲四十五日也。然則農之宵爾。索綯。儒之短檠。夜誦。豈可少哉。胡澹庵書遺從子維寧曰。古之君子。學欲其日益。善欲其日加。德欲其日起。身欲其日省。體欲其日強。行欲其日見。心欲其日休。道欲其日章。以爲未也。又曰。日知其所亡。見其所不見。一曰。不使其窮俛焉。其愛日如是足矣。猶以爲未也。必時習焉。無一時不習也。必時敏焉。無一時不敏也。必時術焉。無一時不術也。必時中焉。無一時不中也。其競時如是。可

以已矣。猶以爲未也。則曰。夜者日之餘也。吾必繼晷焉。燈必親。薪必燃。膏必焚。燭必秉。蠟必濡。螢必照。月必帶。雪必映。光必隙。明必借。暗則記。嗚呼。如此極矣。然而君子又曰。終夜不寢。必如孔子。雞鳴而起。必如大舜。坐以待旦。必如周公。然則何時而已耶。范寧曰。君子之爲學也。沒身而已矣。

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長孫道生一熊皮障泥數十年。蓋貴而能儉。若淵明十年著一冠。則言其貧也。

敖器之善察脈。常言心脈要細緊洪。備此三者。大貴大賢也。趙季仁舉以謂余曰。此非論脈。乃是論學。余曰。小心翼翼。細也。務時敏。緊也。有容乃大。洪也。季仁曰。正是如此。

漢高祖謂項羽曰。吾翁卽若翁。此語理意甚長。左氏傳。齊敗於鞍。晉人欲以蕭同叔子爲質。齊人曰。蕭同叔子者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孟子曰。殺人之父者。人亦殺其父。然則非自殺之一聞耳。高祖之語。與此暗合。史謂不修文。

學而性明達。此類是也。項羽迄不殺太公。有感於斯言矣。乃知鷲猛之人。胸中未嘗無天理。特在於有以發之耳。

九金聚粹。共圖魑魅之形。孤劍埋光。尙負斗牛之氣。此呂惠卿表也。邪人指正人爲邪如此。人主於何而辨之。

衛青少服役平陽公主家。後爲大將軍。貴顯震天下。公主佞離擇配。左右以爲無如大將軍。公主曰。此我家馬前奴也。不可已。而遍擇羣臣。貴顯無逾大將軍者。迄歸大將軍。丁晉公起甲第。鉅麗無比。軍卒楊杲宗。躬負土之役。勞苦萬狀。後杲宗以外戚起家。晉公得罪貶海上。朝廷以其第賜杲宗。居之三十年。世事翻覆。何所不有。楊誠齋詩云。君不見河陽花。今如泥土昔如霞。又不見武昌柳。春作金絲秋作帚。人生馬耳射東風。柳色桃花卻長久。秦時東陵千戶侯。華蟲被體腰蒼瑋。漢初沛邑刀筆吏。折腰如磬頭搶地。蕭相厥初謁邵平。中廷百拜百不膺。邵平後來謁蕭相。故侯一拜一惆悵。萬事反覆何所無。二子豈是大丈夫。窮通流坎皆偶爾。搏扶未必賢搶榆。華

嘗別是一天地。醉鄉何曾有生死。儂欲與君歸去來。千愁萬恨付一杯。

朱文公云。二蘇以精深敏妙之文。煽傾危變幻之習。又云。早拾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余謂此文公二十八字彈文也。自程蘇相攻。其徒各右其師。孝宗最重大蘇之文。御製序贊。特贈太師。學者翕然誦讀。所謂人傳元祐之學。家有眉山之書。蓋紀實也。文公每與其徒言。蘇氏之學。壞人心術。學校尤宜禁絕。編楚詞後語。坡公諸賦皆不取。惟收胡麻賦。以其文類橘頌篇。名臣言行錄。於坡公議論。所取甚少。陳了翁日與家人會食。男女各爲一席。食已必舉一話頭。令家人答。一日問曰。並坐不橫肱。何也。其孫女方七歲。答曰。恐妨同坐者。

魏鶴山云。某嘗以呂文穆夾袋冊。韓忠獻甲乙丙丁集。呂正獻掌記。曾宣靖雌黃公議。司馬公薦士編。陳密學章藁。范文獻手記。近世虞忠肅翹材館錄之類。萃爲一編。名達賢錄。亦使士大夫識得行己用世規模。須是推誠心。布公道。集謀慮。廣忠益。不惟資人輔己。濟一旦之用。往往居德養才。流風所被。薰習演迤。逮乎數世。乃是先知。

先覺職分當然。鶴山此論可謂任重道遠。然薦士非難。識士爲難。卞和之識玉。九方臯之識馬。此豈有法之可傳哉。若識鑒未至。徒以偏駁錮滯之意見。稱量摸索。其不爲王荊公者幾希。荊公嘗曰。當今可望者。惟呂惠卿一人。又曰。章子厚才極高。但爲流俗所毀耳。嗚呼。翹材之所延。夾袋之所載。使盡如荊公之選掄。則是蛇虺之淵。虎狼之藪也。其流毒可勝道哉。故量足以容君子。識足以辨小人。可以爲大臣矣。

有日者謁黃直卿。善算星數。知人禍福。直卿曰。吾亦有個大算數。書曰。惠迪吉。從逆凶。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大學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此個數。亙古今不差。豈不優於子之算數乎。

真西山論菜云。百姓不可一日有此色。士大夫不可一日不知此味。余謂百姓之有此色。正緣士大夫不知此味。若自一命以上。至於公卿。皆得咬菜根之人。則當必知其職分之所在矣。百姓何愁無飯喫。

高適五十始作詩。爲少陵所推。老蘇三十始讀書。爲歐公所許。功深力到。無早晚也。

聖賢之學亦然。東坡詩云：貧家淨掃地，貧女巧梳頭。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修。朱文公每借此句作話頭，接引窮鄉晚學之士。

徐淵子九日詩云：衰容不似秋容好，坐上誰憐老孟嘉。牢裹烏紗莫吹卻，免教白髮見黃花。時一朝士和云：呼兒爲我整烏紗，不是無心學孟嘉。要摘金英滿頭插，明朝還是過時花。二詩興致皆佳，未易優劣。

豫章旅邸有題十二字云：願天常生善人，願人常做善事。鄒景孟表而出之，以爲奇語。吾鄉前輩彭執中云：住世一日，則做一日好人；居官一日，則做一日好事，亦名言也。

自古盜賊如黃巢，儂智高，敗績之後，皆能脫身自免。巢髡髮爲僧，題詩自贊：有鐵衣着盡着僧衣之句。智高敗後，惟金龍衣在，或謂入海，或謂奔大理國。淳熙間，江湖茶商相挺爲盜，推荆南茶駟賴文政爲首。文政多智，年已六十，不從。曰：天子無失德，天下無他變，將以何爲羣兇？不聽。以刀脅之，罷勉而從。文政知事必不集，陰求貌類已

者一人曰劉四。以煎油糴爲業。使執役左右。辛幼安爲江西憲。親提死士與之角。困屈請降。文政先與渠魁數人來見。約日束兵。旣退。謂其徒曰。辛提刑瞻視不常。必將殺我。欲遁去。其徒不可。則曰。寧斷吾首以降。死先後不過數日耳。其徒又不忍。乃斬劉四之首。使僞爲己首以出。而文政竟遁去。官軍迄不知其首級之僞也。

嘉定間。加史丞相實封制云。天欲治舍我誰也。負孟軻濟世之才。民不被若己推之。挺伊尹佐王之略。用經句而帖妥。然過諛失體。勳德如韓魏公。荆公草加官制。不過曰保茲天子。進無浮實之名。正是國人退有顧言之行。或謂荆公素不滿於魏公。故無甚褒之詞。非也。王言之體當然耳。

鶴林玉露卷六終

鶴林玉露卷七

廬陵羅大經 景綸

高廟配享。洪容齋在翰苑。以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俊四人爲請。蓋文武各用兩人。出於孝宗聖意也。遂令侍從議。時宇文子英等十一人以爲宜如明詔。而識者多謂呂元直不厭人望。張魏公不應獨遺。楊誠齋時爲祕書少監。上書爭之。以欺專私三罪斥容齋。且言魏公有社稷大功。五建復辟之勳。一也。發儲嗣之議。二也。誅范瓊以正朝綱。三也。用吳玠以保全蜀。四也。卻劉麟以定江左。五也。於是有旨再令詳議。越數日。上忽諭大臣曰。呂頤浩等配享。正合公論。更不須議。洪邁固是輕率。楊萬里亦未免浮薄。於是二人皆求去。容齋守南徐。誠齋守高安。而魏公迄不得配食。誠齋詩云。出卻金宮入梵宮。翠微綠霧染衣濃。三年不識西湖月。一夜初聞南澗鐘。藏室蓬山真昨戲。園翁溪友得今從。若非朝士追相送。何處冥鴻更有蹤。又云。新晴在在野花香。過雨迢迢沙路長。兩度立朝今結局。一生行客老還鄉。猶嫌數騎傳書札。賸喜

千峯入肺腸。到得前頭上船處。莫將白髮照滄浪。此去國時詩也。可謂無幾微見於顏面矣。其冢嗣東山先生伯子跋其論配享書稿云。覆羹真得皂囊書。錦水元來勝石渠。但寶銀鉤并鐵畫。何須玉帶與金魚。蓋苗劉作亂時。矯隆祐詔貶竄魏公。高宗在昇陽宮方啜羹。左右來告。驚懼。羹覆於手。手爲之傷。暨復辟。見魏公泣數行下。舉手示公。痕跡猶存。左次魏和伯子詩云。鑾坡蓬監兩封書。道院東西各付渠。乾道聖人無固必。是非付與直哉魚。詞意亦佳。但當塗乃江東道院。容齋守南徐。非當塗也。渡江以來。士大夫始衣紫窄衫。上下如一。紹興九年。詔公卿將吏毋得以戎服臨民。復用冠帶。論者以爲擾。於是士大夫皆服涼衫。乾道中。李獻之上言。會聚之際。顏色可憎。今陛下上承兩宮。宜復紫衫爲便。上從之。蓋人情樂簡便久矣。昔孝節先生徐仲積事母至孝。一日竦然自省曰。吾以襦幘謁貴人。而不以見母。是敬母不如敬貴人也。不可。乃日具襦幘揖母。人皆笑之。孝節行之終身。近時靜春先生劉子澄。朱文公高弟也。守衡陽日。以冠裳蒞事。憲使趙民則嘗紫衫來見。子澄不脫冠裳。肅之。民

則請免冠裳。子澄端笏肅容曰：戒石在前，小臣豈敢！民則皇恐退，具冠裳以見。然由是不相樂。夫襪履揖母，冠裳臨民，常事也。而世俗且笑之。至於紫窄袖衫，乃戎服也。出於兵興一時權宜，而相承至今不能改。然則古道何時而可復乎？

李泰伯著常語非孟子後舉茂才論題出經正則庶民興，不知出處曰：吾無書不讀，此必孟子中語也。擲筆而出，晁說之亦著論非孟子。建炎中宰相進擬除官，高宗曰：孟子發揮王道，說之何人，乃敢非之？勒令致仕。鄭叔友著崇正論，亦非孟子曰：軻忍人也，辨士也，儀秦之流也。戰國縱橫捭闔之士，皆發冢之人，而軻能以詩禮者也。余謂孟子以儀秦之齒舌，明周孔之肺腸，的切痛快，蘇醒萬世，此何可非？泰伯所以非之者，謂其不當勸齊梁之君以王耳。昔武王伐紂，舉世不以爲非，而伯夷、叔齊獨非之。東萊呂先生曰：武王憂當世之無君者也，伯夷憂萬世之無君者也。余亦謂孟子憂當世之無君者也，泰伯憂萬世之無君者也。此其特見卓論，真可與夷、齊同科。至於說之叔友，捨其遺說而附和之，則過矣。

平原孟嘗君。養天下客而未嘗得一客。張湯公孫弘。接天下士而未嘗得一士。魯仲連固不肯與雞鳴狗盜者伍也。汲長孺固不肯與奴顏婢息者齒也。若得一魯仲連。則一客可以敵千客。若得一汲長孺。則一士可以埒千士。故山谷詩曰。匹士能光國。三屏不滿隅。

不主癰疽瘡環。所以爲孔子。不禮臧倉王驪。所以爲孟子。宋璟不與內侍交語。明皇深加獎歎。杜悛不從監軍請選娼女入宮。武宗知其有宰相才。范純夫爲諫官。東隣宦官陳衍園亭在焉。衍每至園中。不敢高聲。謂其徒曰。范諫議一言到上前。吾輩不知死所矣。此其所以爲范純夫也。此其所以爲元祐也。王黼爲宰相。與宦者梁師成隣居。密開後戶往來。徽宗幸黼第。徘徊觀覽。偶見之。大不樂。此其所以爲王黼也。此其所以爲崇觀政宣也。

東坡於世家中得王定國。於宗室中得趙德麟。獎許不容口。定國坐坡累。謫賓州瘴煙窟裏五年。面如紅玉。尤爲坡所敬服。然其後乃借梁師成以進。而德麟亦諂事譚

纓紹興初。德麟主管大宗正司。有旨令易環衛官。宰相呂頤浩奏曰。令時讀書能文。蘇軾嘗薦之。似不須易。高宗曰。令時昔事譚稹。爲清議所薄。竟易之。士大夫晚節持身之難如此。余觀屈平之騷經曰。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朱文公釋之曰。世亂俗薄。士無常守。乃小人害之。而以爲莫如好修之害者何哉。蓋由君子好修。而小人嫉之。使不容於當世。故中材以下。莫不變化而從俗。則是其所以致此者。反無有如好修之爲害也。嗚呼。其崇觀政宣之時乎。宜二子之改節易行也。

張無垢在越上作幕官。不請供給錢。在館中進書。不肯轉官。人皆以爲好名之過。無垢曰。旣請月俸。又受供給。偶然進書。又便受賞。於我心實有不安。此亦本分事。何名之好。貪者往往不會尋思。此心病也。心有病人。安得知我知之。當自醫。別人旣不自知病。反惡人醫病。猶婦人妬者。非特妬其夫。又且妬人之夫。其惑甚矣。無垢此喻甚切。世降俗薄。貪濁成風。反相與嗤笑廉者。諛佞成風。反相與嗤笑直者。軟熟成風。反

相與嗤笑剛者。競進成風。反相與嗤笑恬退者。侈靡成風。反相與嗤笑儉約者。傲誕成風。反相與嗤笑謙默者。賈子云。莫邪爲鈍兮。鉛刀爲銛。東坡云。變丹青於玉壘兮。乃反謂子爲非智。風俗至於如此。豈不可哀。

安子文與楊巨源李好義合謀誅逆曦。矯詔之詞曰。惟干戈省厥躬。朕旣昧聖賢之戒。雖犬馬識其主。爾乃甘夷虜之臣。邦有常刑。罪在不赦。詞旨明白。乃好義姊夫楊君玉之詞也。曦年十許歲時。其父挺嘗問其志。曦有不臣之語。其父怒。蹴之爐火中。灼其面。號吳巴子云。

魏鶴山云。古人稱字者最不輕。儀禮子孫於祖禰皆稱字。孔門諸子多稱夫子爲仲尼。子思孫也。孟子又子思弟子也。亦皆稱仲尼。雖今人亦稱之。而人不爲怪。游夏之門人。習字其師。漢初唯子房一人得稱字。中世有字其諸父。字其諸祖者。近世猶有後學呼退之。兒童誦君實之類。觀鶴山此說。古人蓋以稱字爲至重。今世唯平交乃稱字。稍尊稍貴者。便不敢以字稱之。與古異矣。魯哀公諫孔子亦曰。尼父。則君亦可。

以字臣。周益公謂先君曰。壽皇每稱東坡。唯曰子瞻而不名。其欽重如此。

大凡應大變處大事。須是靜定。凝重。如周公之赤鳥几。是也。漢武帝因不移步。識霍光。因不轉盼。識金日磾。亦是窺見他靜定。凝重處。故逆知其可以託孤寄命。韓魏公之凝立。亦此類也。歐陽公所謂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也。形容得最好。然魏公亦只是天資。至如司馬公。則加以學力。尤不可及。如更新法。傅欽之。蘇子瞻。勸其防後患。公起立拱手。仰視厲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此必有大力。量方能爲此言。張宣公云。使某當時應答。不過曰。苟利社稷。遑恤其他。只如此說。已自好。安能如公之言。更不論一己利害。想其平日所養。故臨事發言。能如是中理。雖聖人不過如此說。近於終條理者矣。

紹熙甲寅。光宗以疾不能過宮。吾郡尹德隣。初參太學。簾引詩題。出問寢龍樓曉。德隣詩云。父母人皆有。儀刑自冕旒。問安趨燕寢。拂曉過龍樓。鶴駕嚴晨衛。雞人徹夜籌。慈闈天語接。飛棟月華收。萬姓舞齊呼。三宮款獻酬。小儒憂國切。幾白九分頭。學

官擊節一時傳誦

象山與羅春伯書云。宇宙無際。天地開闢。本只一家。來書乃謂自家屋裏人。不亦陋乎。謂之自家。不知孰爲他家。古人但問是非邪正。不問自家他家。君子之心。未嘗不欲其去非而就是。捨邪而適正。其怙終不悛。則當爲夫之上六矣。舜於四凶。孔子於少正卯。亦治其家人耳。象山此論。可謂渾厚高明。且以我朝言之。自慶曆以前。無君子小人之名。所謂本只一家者也。故君子不受禍。自慶曆以後。君子小人之名始立。則有自家他家之分矣。故君子之受禍。一節深於一節。

丁常任。毘陵人。淳熙間爲郎。冬至日上殿奏對。玉音曰。曉來雲物甚奇。卿曾見否。常任實不曾見。卽對曰。豈惟臣見之。四海萬姓皆見之。孝宗大喜曰。卿對甚偉。命除淮漕。

詩家有以山喻愁者。杜少陵云。憂端如山來。瀕洞不可掇。趙嘏云。夕陽樓上山重疊。未抵春愁一倍多。是也有以水喻愁者。李頎云。請量東海水。看取淺深愁。李後主云。

問君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秦少游云。落紅萬點愁如海。是也。賀方回云。試問閒愁知幾許。一川煙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蓋以三者比之。愁多也。尤爲新奇。兼與中有比。意味更長。

宣和中。大盜方臘擾浙中。王師討之。命陳亨伯以發運使經制東南七路財賦。因建議如賣酒鬻糟商稅牙稅。與夫頭子錢樓店錢。皆少增其數。別歷收繫。謂之經制錢。其後。廬宗原頗附益之。至翁彥國爲總制使。做其法。又收贏焉。謂之總制錢。靖康之初。嘗詔罷之。軍興。議者再請施行。色目寔廣。視宣和有加焉。以迄於今。爲州縣大患。初。亨伯之作俑也。其兄聞之。哭於家廟。謂剝民產。怨禍必及子孫。厥後葉正則作外稿。謂必盡去經總制錢。而後天下乃可爲治。平乃可望。然中興百年。非無聖君賢相。未聞有議及此者。是獨何也。

杜少陵詩云。小兒學問止論語。大兒結束隨商賈。蓋以論語爲兒童之書也。趙普再相。人言普山東人。所讀者止論語。蓋亦少陵之說也。太宗嘗以此論問普。普略不隱。

對曰。臣平生所知。誠不出此。昔以其半輔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輔陛下致太平。普之相業。固未能無愧於論語。而其言則天下之至言也。朱文公曰。某少時讀論語。便知愛。自後求一書似此者。卒無有。

林勳。賀州人。紹興中登進士第。嘗進本政書。欲漸復三代井田之法。大略謂五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頃。頃九爲井。井方一里。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一同之地。提封萬井。實爲九萬頃。三分去二。爲城郭市井官府道路山林川澤。與夫礪礪不毛之地。定其可耕與爲民居者三千四百井。實爲三萬六千頃。一頃之田。二夫耕之。夫田五十畝。餘夫亦如之。總二夫之田。則爲百畝。百畝之收。平歲爲米五十石。上熟之歲。爲米百石。二夫以之養數口之家。蓋裕如矣。總八頃之稅。爲米十有六石。錢三貫二百文。此之謂什一。井復一夫之稅。以其人爲農正。掌勸督耕耨賦稅之事。但收十有五夫之稅。總計三千四百井之稅。爲米五萬一千石。爲錢一萬二千貫。以此爲一同之率。一頃之居。其地百畝。十有六夫分之。夫宅

五畝。總十有六夫之宅。爲地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爲社學場圃。一井之人共之。使之朝夕羣居。以教其子弟。然貧富不等。未易均齊。奪有餘以補不足。則民駭矣。今宜立之法。使一夫占田五十畝。以上者爲良農。不足五十畝着爲次農。其無田而爲閒民。與非工商在官而爲游惰未作者。皆爲驅之。使爲隸農。良農一夫以五十畝爲正田。以其餘爲羨田。正田毋敢廢業。必躬耕之。其有羨田之家。則無得買田。唯得賣田。至於次農。則毋得賣田。而與隸農皆得買羨田。以足一夫之數。而升爲良農。凡次農隸農之未能買田者。皆使之分耕良農之羨田。各如其夫之數。而歲入其租於良農。如其俗之故。非自能買田及業主自收其田。皆毋得遷業。若良農之不願賣羨田者。宜悉俟其子孫之長而分之。官毋苛奪以賈其怨。少須暇之自合中制矣。其書大略如此。朱文公張宣公皆喜其說。謂其有志復古。然今時欲行經界。尙以爲難。况均田乎。橫渠西銘曰。大君者。父母之宗子。其說本於召公。召誥曰。有王雖小。元子哉。又曰。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元子。卽宗子也。武王誓師之辭曰。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余謂父母之說。不如元子宗子之說。意味深長。蓋謂之元子宗子。則天父地母。臨之於上。諸弟之顛連無告者。責望於下。非特惻然於同胞之愛。且有所嚴憚而不敢墮其職分矣。

李彊父爲昭文相。嘗出六和塔。題詩云。往來塔下幾經秋。每恨無從到上頭。今日登臨方覺險。不如歸去臥林丘。彊父爲相清正。謹守規矩。自奉如寒士。書卷不釋手。薨於位。諡文清。

嘉定間。楊伯子爲湖州守。彈壓豪貴。牧養小民。治聲赫然爲三輔冠。郡之士相與肖像。祠於學宮。與工部尙書戴少望並祠。伯子意不悅。會除浙東庾節。將行。辭先聖先師。禮畢。與教官諸生坐於講堂。命取所祠畫象來。題詩其上。云。面有憂民色。天知報國心。三年風月少。兩鬢雪霜深。更莫留形迹。何曾廢古今。不如隨我去。相伴老山林。遂卷藏而行。當時士子有戲和其詩者。末句云。可憐戴工部。獨樹不成林。

陸士規布衣。工詩。秦檜喜之。嘗挾奏書于臨川守。餽遺不滿意。升堂嫚罵。守懼。以書

白秦自解。秦怒陸甚。陸請見不出。然猶令其子小相者見之。問其近作。陸誦其黃陵廟一絕云。東風吹草綠。離離路入黃陵古。廟西帝子不知春。又去亂山無主鷓鴣啼。小相入誦之。秦吟賞再四。卽命請見待之如初。

宗杲論禪云。譬如人載一車兵器。弄了一件。又取出一件來弄。便不是殺人手段。我則只有寸鐵。便可殺人。朱文公亦喜其說。蓋自吾儒言之。若子貢之多聞。弄一車兵器者也。曾子之守約。寸鐵殺人者也。

杜少陵詩云。風含翠篠娟娟淨。雨裊紅蕖冉冉香。上句風中有雨。下句雨中有風。謂之互體。楊誠齋詩云。綠光風動麥。白碎日翻池。亦然。上句風中有日。下句日中有風。韓文公作歐陽詹哀詞云。詹閩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於是。而歸爲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亦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愛。其志樂也。山谷送秦少章從蘇公學云。斑衣兒啼真自樂。從師學道也不惡。但使新年勝故年。卽如常在郎罷前。后山云。士有從師樂。諸兒却未知。欲行

天下獨信有俗間疑。秋入川原秀。風連鼓角悲。目前豚犬類。未必慰親思。二詩皆用韓意。而后山之味永。陸象山云。男子生而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示有四方之志。此其父母教之望之第一義也。顏子之家。一簞食。一瓢飲。在人不堪憂之地。而顏子乃從其師周遊天下。履宋衛陳蔡之厄。而不以爲悔。此豈佞俗之人拘曲之士所能知其義哉。蓋誠使此心無所放失。無所陷溺。全天之所予。而無傷焉。則千萬里之遠。無異於親膝。不然。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象山此說。尤更精透。

有僧住山。或謀攘之。僧乃掛草屨一雙於方丈前。題詩云。方丈前頭掛草屨。流行坎止任安排。老僧脚底從來闊。未必枯體就此埋。余謂士大夫去就。亦當如此。楊誠齋立朝時。計料自京還家之裹費。貯以一篋。鑰而置之臥所。戒家人不許市一物。恐累歸擔。日日如促裝者。余又聞昔有京尹。忘其名。不攜家。唯弊篋一擔。每晨起則撒帳。卷席。食畢則洗鉢收箸。以拄杖撐弊篋於廳事之前。常若逆旅人將行者。故擊搏豪強。拒絕宦寺。悉無所畏。余曩在太學。嘗館於一貴人之門。一日。命市薪六百券。有卒

微哂。謂其徒曰。朝士今日不知明日事。乃買柴六百貫耶。余因竊歎士大夫之見有
不如此卒者多矣。

劉平國云。奏疏不必繁多。爲文但取其明白。足以盡事理。感悟人主而已。此論極好。
如伊訓說命無逸立政所未論。只如諸葛孔明前後出師表。何嘗費詞。近時如張宣
公自都機入奏三劄。陸象山爲刪定官輪對五劄。皆可法。

自古士之閒居野處者。必有同道同志之士相與往還。故有以自樂。陶淵明移居詩
云。昔欲居南村。非爲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又云。隣曲時來往。抗言談在
昔。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則南村之隣。豈庸庸之士哉。杜少陵在錦里。亦與南隣
朱山人往還。其詩云。錦里先生烏角巾。園收芋栗未全貧。慣看賓客兒童喜。得食階
除鳥雀馴。秋水纔深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門月色新。
又云。相近竹參差。相過人不知。幽花歛滿逕。野水細通池。歸客村非遠。殘尊席更移。
看君多道氣。從此數追隨。所謂朱山人者。固亦非常流矣。李太白尋魯城北范居士。

誤落蒼耳中詩云。忽憶范野人。閒園養幽姿。又云。還傾四五酌。自詠猛虎詞。近作十日歡。遠爲千載期。風流自簸蕩。詭浪偏相宜。想范野人者。固亦可人之流也。列子曰。仲尼廢心而用形。淵明詩云。形迹憑化往。靈府長獨閒。說得更好。蓋其自彭澤賦歸之後。洒然悟心爲形役之非。故其言如此。果能行此。則靜亦靜。動亦靜。雖過化存神之妙。不外是矣。謂淵明不知道。可乎。

鶴林玉露卷七終

鶴林玉露卷八

廬陵羅大經 景綸

常州宜興縣黃土村東坡南遷北歸。嘗與單秀才步田至其地。地主攜酒來餉曰。此紅友也。坡曰。此人知有紅友而不知有黃封。可謂快活。余嘗因是言而推之。金貂紫綬。誠不如黃帽青囊。朱轂繡鞍。誠不如芒屨藤杖。醇醪豢牛。誠不如白酒黃雞。玉戶金鋪。誠不如松窗竹屋。無他。其天者全也。

韓平原嘗爲南海尉。延一士人作館客。甚賢而文。旣別。音問杳不通。平原當國。常思其人。一日忽來上謁。蓋已改名登第數年矣。一見歡甚。館遇極厚。嘗夜闌酒罷。平原屏左右促膝問曰。某謬當國。乘外間議論如何。其人太息曰。平章家族危如累卵矣。尙復何言。平原愕然問故。對曰。是不難知也。椒殿之立非出於平章。則椒殿怨矣。皇子之立非出於平章。則皇子怨矣。賢人君子。自朱熹彭龜年趙汝愚而下。斥逐貶死。不可勝數。則士大夫怨矣。邊釁旣開。三軍暴骨。孤兒寡婦之哭聲相聞。則三軍怨矣。

並邊之民。死於殺掠。內地之民。死於科需。則四海萬姓皆怨矣。蓋是衆怨。平章何以當之。平原默然久之。曰。何以教我。其人辭謝再三。固問。乃曰。僅有一策。主上非心黃屋。若急建青宮。開陳三聖家法。爲揖遜之舉。則皇子之怨可變而爲恩。而椒殿退居德壽。雖怨無能爲矣。於是輔佐新君。渙然與海內更始。曩時諸賢死者贈卹。生者召擢。遣使聘虜。釋怨請和。以安邊境。優犒諸軍。厚恤死士。除苛解懸。盡去軍興無名之賦。使百姓有更生之意。然後選擇名儒。遜以相位。乞身告老。爲綠野之游。則易危爲安。轉禍爲福。或者其庶幾乎。平原猶豫不能決。欲留其人。處以掌故。其人力辭。竟去。未幾禍作。

杜少陵詩云。鷗行炯自如。形容甚妙。如召南大夫。節儉正直。而退食委蛇。彼都人士。行歸於周。而從容有常。皆炯自如者也。

杜少陵詩云。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傾銀注玉驚人眼。共醉終同臥竹根。蓋言以瓦盆盛酒。與傾銀壺而注玉盃者。同一醉也。尙何分別之有。由是推之。蹇

鹽布韉與金鞍駿馬。同一遊也。松床筵席與繡帷玉枕。同一寢也。知此。則貧富貴賤。可以一視矣。昔有僕嫌其妻之陋者。主翁聞之。召僕至。以銀杯瓦椀各一。酌酒飲之。問曰。酒佳乎。對曰。佳。銀杯者佳乎。瓦椀者佳乎。對曰。皆佳。主翁曰。杯有精粗。酒無分別。汝旣知此。則無嫌於汝妻之陋矣。僕悟。遂安其室。少陵詩意正如此。而一本乃改玉字作瓦字。失之矣。

李太白去婦詞云。憶昔初嫁君。小姑纔倚牀。今日妾辭君。小姑如妾長。回頭語小姑。莫嫁如兄夫。古今以爲絕唱。然以余觀之。特忿恨決絕之詞耳。豈若谷風去婦之詞。曰。毋逝我梁。毋發我笱。雖遭放棄。而猶反顧其家。戀戀不忍乎。乃知國風優柔忠厚。信非後世詩人所能彷彿也。古今賦昭君詞多矣。唯白樂天云。漢使却迴憑寄語。黃金何日贖蛾眉。君王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裏時。前輩以爲高出衆作之上。亦謂其有戀戀不忘君之意也。歐陽公明妃詞。自以爲勝太白。而實不及樂天。至於荆公云。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則悖理傷道甚矣。杜子美儒冠忍餓。垂翅青

冥。殘。盃。冷。炙。酸。辛。萬。狀。不。得。已。而。去。秦。然。其。詩。曰。尙。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戀。君。之。意。藹。然。溢。於。言。外。其。爲。千。載。詩。人。之。冠。冕。良。有。以。也。魏。鶴。山。云。處。人。倫。之。變。當。以。三。百。五。篇。爲。正。考。槃。小。宛。之。爲。臣。小。弁。凱。風。之。爲。子。燕。燕。谷。風。之。爲。婦。終。風。之。爲。母。柏。舟。之。爲。宗。臣。何。人。斯。之。爲。友。皆。不。遇。者。也。而。責。已。重。以。周。待。人。輕。以。約。優。柔。諄。切。怨。而。不。怒。憂。而。不。敢。疏。也。東。坡。在。黃。在。惠。在。儻。不。患。不。偉。患。其。傷。於。太。豪。便。欠。畏。威。敬。怒。之。意。如。茲。遊。最。奇。絕。所。欠。唯。一。死。之。類。詞。氣。不。甚。平。又。如。韓。文。公。廟。碑。詩。云。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方。作。諫。書。時。亦。冀。諫。行。而。跡。隱。豈。是。故。爲。詆。訐。要。爲。南。海。之。行。蓋。後。世。詞。人。多。有。此。意。如。去。國。一。身。高。名。千。古。之。類。十。有。八。九。若。此。不。知。君。臣。義。重。家。國。憂。深。聖。賢。去。魯。去。齊。不。若。是。忍。者。非。以。一。去。爲。難。也。此。論。精。矣。

武。惠。妃。薨。明。皇。悼。念。不。已。後。宮。數。千。無。當。意。者。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絕。世。無。雙。帝。見。而。悅。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爲。女。冠。號。太。真。更。爲。壽。王。娶。韋。昭。訓。女。潛。納。太。真。宮。中。寵。遇。如。惠。妃。冊。爲。貴。妃。與。衛。宣。公。納。伋。之。妻。無。以。異。白。樂。天。長。恨。歌。云。楊。家。有。女。

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爲尊者諱也。近時楊誠齋題武惠妃傳云。桂折秋風露折蘭。千花無朵可天顏。壽王不忍金宮冷。獨獻君王一玉環。詞雖工。意亦未婉。唯李商隱云。龍池賜酒敞雲屏。羯鼓聲高衆樂停。夜半宴歸宮漏永。薛王沉醉壽王醒。其詞微而顯。得風人之體。

士大夫危言峻節。遷謫淒涼。晚歲收用。衰落懲創。刑方爲圓者多矣。呂子約謫廬陵。量移高安。楊誠齋送行詩云。不愁不上青霄去。上了青霄莫愛身。蓋祖杜少陵送嚴鄭公云。公若居台輔。臨危莫愛身。然以之送遷謫向用之士。則意味尤深長也。

晁以道與陳叔易俱隱嵩山。叔易被召出山。以道作詩云。處士何人爲作牙。盡攜猿鶴到京華。故山巖壑應惆悵。六六峯前只一家。籍溪胡原仲除正字。朱文公寄詩云。先生去上芸香閣。閣老新峨豸角冠。留取幽人臥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看。閣老劉共父父也。二詩相似。然以道後亦出山。時人反以此詩嘲之。文公卷舒以道。難進易退。高節全名。師表百世。乃知終南少室之流。與有道之士。正不可同年語也。

東坡批答呂大防辭免恩命云。卿有盜賊夷狄之虞。倉廩禮樂之歎。陰陽風雨之憂。此三者。誠當今之大計。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夫既以責其君。而不以身任之。非仁人也。蓋援其所自言者以勉之。近時真西山批答參政樓鑰乞致仕不允云。夫七十致仕。雖著於經。二三大臣。難拘此制。卿昔代言。嘗以是却臣鄰之請矣。豈今日遂忘斯誼乎。此又切矣。

穎濱釋莊子曰。魚不畏網罟。而畏鷓鴣。畏其天也。物之畏其天。誠有可怪者。余里中一村童。嘗見大蛙十數。聚於汙池叢棘之下。欲前捕之。熟視乃一巨蛇蟠棘下。以恣啖羣蛙。羣蛙凝立待啖。不敢動。又村叟見蜈蚣逐一蛇。行甚急。蜈蚣漸近。蛇不復動。張口以待。蜈蚣竟入其腹。逾時而出。蛇已斃矣。村叟棄蛇於深山中。踰旬往視之。小蜈蚣無數。食其腐肉。蓋蜈蚣產卵於蛇腹中也。余又嘗見一蜘蛛逐蜈蚣甚急。蜈蚣逃入籬搶竹中。蜘蛛不復入。但以足跨竹上。搖腹數四而去。伺蜈蚣久不出。剖竹視之。蜈蚣已節節爛斷。如鬢髻矣。蓋蜘蛛搖腹之時。乃灑溺以殺之也。物之畏其天有

如此者。夫蛇之恣啖羣蛙。自以爲莫己敵矣。而不知蜈蚣之能涉其腹也。蜈蚣之弊蛇育子。自以爲莫吾禦矣。而不知蜘蛛之能醢其軀也。世之人昂昂然以凶毒自多者。可以觀矣。且蛙之不能敵蛇。固也。蜈蚣小於蛇矣。而能制蛇。蜘蛛小於蜈蚣矣。而能制蜈蚣。物豈專以小大爲強弱哉。

詩用助語字。貴妥帖。如杜少陵云。古人稱逝矣。吾道卜終焉。又云。去矣英雄事。荒哉割據心。山谷云。且然聊爾耳。得也。自知之。韓子蒼云。曲檻以南青。曠合高堂其上。白雲深。皆渾然帖妥。吾郡前輩王才臣云。並舍者誰清可喜。各家之竹翠相交。曾幼度云。不可以風霜後葉。何傷於月雨餘雲。亦佳。

李泰發忤秦檜。貶海上。雷州守王彥恭存問。周餽甚至。檜聞之。貶彥恭。辰陽陸升之。泰發姪壻也。告訐泰發家事。得刪定官。檜死。彥恭復官。升之貶雷州。胡澹菴譎嶺南士大夫多凌蔑之。否則畏避之。方滋字務德。本亦檜黨。待之獨有加禮。澹菴深德之。檜死。其黨皆逐。務德入京。謀一差遣不可得。栖栖旅館。澹菴偶與王梅溪語及其事。

梅溪曰。此君子也。率館中諸公訪之。且揄揚其美。務德由此遂晉用。由此觀之。君子羸得做君子。小人枉了做小人。

朱文公晚年以野服見客。榜客位云。滎陽呂公嘗言京洛致仕官。與人相接。皆以閒居野服爲禮。而歎外郡之不能然。其旨深矣。某已叨誤恩。許致其事。本未敢遽以老夫自居。而比緣久病。艱於動作。遂不免遵用舊京故俗。輒以野服從事。然上衣下裳。大帶方履。比之涼衫。自不爲簡。其所便者。但取束帶足以爲禮。解帶足以燕居。且使窮鄉下邑。得以復見祖宗盛時京都舊俗如此之美也。余嘗於趙季仁處見其服上衣下裳。衣用黃白青皆可。直領兩帶結之。緣以皂。如道服。長與膝齊。裳必用黃。中及兩旁皆四幅。不相屬。頭帶皆用一色。取黃裳之義也。別以白絹爲大帶。兩旁以青或皂緣之。見儕輩則繫帶。見卑者則否。謂之野服。又謂之便服。

寶慶初元。洪舜俞爲考功郎。應詔言事。詞旨剴切。真西山謂陳正甫曰。讀洪考功封事。某殊有愧色。其封事中論臺諫失職云。月課將臨。筆不敢下。稱量議論之異同。揣

靡情分之厚薄。可否未決。吞吐不能。其相率勇往而不顧者。恭請聖駕。款謁景靈宮而已。臺臣摘以爲言。謂祇見宗廟。此重事也。而洪某乃言款謁景靈宮而已。詞語嫚易。有輕宗廟之意。遂遭罷黜。仍鑄三官。舜兪有詩云。不得之乎成一事。却因而已失三官。

庶人之讎。釋記禮者。謂可盡五世。矧有天下者乎。齊襄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我國家之於金虜。蓋百世不共戴天之讎也。開禧之舉。韓侂胄無謀浪戰。固可罪矣。然乃至函其首以乞和。何也。當時太學諸生之詩曰。晁錯旣誅終叛漢。於期已入竟亡燕。此但以利害言耳。蓋未嘗以名義言也。譬如人家子孫。其祖父爲人所殺。其田宅爲人所吞。有一狂僕。佐之復讎。謀疎計淺。迄不能遂。乃歸罪此僕。送之讎人。使之甘心焉。可乎哉。

韓昌黎上大尹李實書云。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皆能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見有赤心。事上憂國如閣下者。今年以來。不兩者百有餘日。

種不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百坊百二十司六軍二十四縣之人。皆若閣下親臨其家。老姦宿贓。銷縮摧沮。魂亡魄散。影滅迹絕。非閣下條理鎮服。布宣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其後作順宗實錄。乃云實詔事李齊運。驟遷至京兆尹。特寵強復。不顧邦法。是時大旱。畿甸乏食。實一不以介意。方務聚斂徵求。以給進奉。每奏對輒曰。今年雖旱。而穀甚好。由是租稅皆不免。陵轢公卿。勇於殺害。人不聊生。及謫通州長史。市里譁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與前書一何反也。豈書乃過情之譽。而史乃紀實之辭耶。然退之古君子。單辭片語。必欲傳信。寧肯妄發。而譽之過情。乃至於此。是不可曉也。近時汪彥章投李伯紀啓云。孤忠貫日。正二儀傾側之中。凜氣橫秋。揮萬騎笑談之頃。又云。士訟公冤。咸舉嶠而集闕下。帝從民望。令免胄以見國人。其贊美至矣。及居翰苑。草伯紀謫詞。乃云。朋姦罔上。有虞必去於隴兜。欺世盜名。孔子先誅於正卯。又云。專殺尙威。傷列聖好生之德。信讒喜佞。爲一時羣小之宗。與前啓又何反也。伯紀眞君子。而醜詆至此。嘻其甚矣。當時亦有以此問彥章者。彥章

云我前啓自直一翰林學士。而彼不我用。安得不醜詆之。是可笑也。退之之於李實。豈亦若是耶。然李實真小人。與伯紀不同。退之失於前之過譽。彥章失於後之過毀。譽猶可過也。毀不可過也。

杜少陵絕句云。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泥融飛燕子。沙暖睡鴛鴦。或謂此與兒童之屬對。何以異。余曰。不然。上二句見兩間。莫非生意。下二句見萬物。莫不適性。於此而涵泳之。體認之。豈不足以感發吾心之真樂乎。大抵古人好詩。在人如何看。在人把做甚麼用。如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野色更無山隔斷。天光直與水相通。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等句。只把做景物看。亦可把做道理看。其中亦儘有可玩索處。大抵看詩。要胸次玲瓏活絡。

韓世忠嘗議買新淦縣官田。高宗聞之。御札特以賜世忠。其詞云。卿遇敵必克。克且無擾。聞卿買新淦田。爲子孫計。今舉以賜卿。聊旌卿之忠。故其莊號旌忠。蓋當時諸將各以姓爲軍號。如張家軍。岳家軍之類。朝廷頗疑其跋扈。聞其買田。蓋以爲喜。故

特賜之。世忠之買田，亦未必非蕭何之意也。克且無擾四字，可謂要言。如王全斌輩，非不克，奈擾何？信能行此四字，雖古名將，何以加諸。

漢惟一趙充國，唐惟一王忠嗣。本朝惟一曹彬，有三代將帥氣象。唐人詩云：澤國山河入戰圖。生民何計樂樵蘇。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讀之可爲酸鼻。

杜少陵詩云：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聖人筐篚恩，實欲邦國活。臣如忽至理，君豈棄此物。卽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之意也。士大夫誦此，亦可以悚然懼，惻然思矣。余嘗見州郡迎新者，設飾甚費。因成詩云：赤子須摩撫，紅塵幾送迎。幕張雲匝匝，車列鑑鮮明。豈是腴民血，空教適宦情。忍聞分竹者，竭澤自求盈。堯王假山成，請宮僚觀之。姚坦熟視曰：此血山耳。開寶塔成，田錫上疏曰：衆以爲金碧燦煌，臣以爲塗膏斲血。

諸葛孔明曰：吾心如秤，不能爲人作輕重。至哉言乎！信能此，則吾心卽造化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己不勞而萬物服矣。乃知孔明長嘯草廬時，其所講不在伊呂。

下杜少陵云。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可謂識孔明心事矣。或謂既比之以伊呂矣。又比之以蕭曹。何也。余曰。不然。下句蓋措其指揮未定而死耳。使其指揮若定。則雖蕭曹且不能當。况司馬仲達乎。指揮蓋措置經畫也。如兵民雜耕。留屯久駐之類。失猶無也。故末句有志決身殲之歎。

郭仲晦云。用兵以持重爲貴。蓋知彼知己。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此百戰百勝之術也。昔韓范二公在五路。韓公力於戰。范公則不然。曰。吾唯知練兵選將。積穀豐財而已。余觀東軒筆錄。載韓公欲五路進兵。以襲平夏。范公不可。韓公遣尹師魯至慶州約進兵。范公曰。我師新敗。士卒氣沮。但當謹守以觀其變。豈可輕兵深入。師魯歎曰。公於此。乃不及韓公。韓公嘗云。大凡用兵。當先置勝負於度外。公何區區過慎如此。范公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乃可置於度外乎。師魯不能強而還。韓公遂舉兵次好水川。元昊設伏。我師陷沒。大將任福死之。韓公遽還。至半途。亡者之父兄妻子數千人。號於馬首。持故衣紙錢招魂而哭曰。汝昔從招討出征。今招討歸而汝死矣。

汝之魂識亦能從招討以歸乎。哀慟之聲震天地。韓公掩泣。駐馬不能進。范公聞之。歎曰。當是時。難置勝負於度外也。國朝人物。當以范文正公爲第一。富韓皆不及。富公欲誅晁仲約。其見亦不逮范公。余嘗有詩云。奮髯要斬高郵守。攘臂甘驅好水軍。到得繞牀停轡日。始知心服范希文。

劉元城貶梅州。章惇輩必欲殺之。郡有土豪凶人也。以資得官。往來京師。見章惇。自言能殺元城。惇大喜。卽除本路轉運判官。其人驅車速還。及境。郡守遣人告元城。元城略處置後事。與客談笑飲酒以待之。至半夜。忽聞鐘聲。問之。則其人已嘔血死矣。秦檜晚年。嘗一夕秉燭獨入小閣。治文書。至夜分。蓋欲盡殺張德遠。胡邦衡諸君子。凡十一人。區處旣定。只俟明早奏行之。四更忽得疾。數日而卒。檜父嘗爲靜江府古縣令。守帥胡舜陟欲爲檜父立祠於縣。以爲逢迎計。縣令高登。剛正士也。堅不奉命。舜陟大怒。文致其罪。送獄鍛鍊。備極慘毒。登幾不能堪。未數日。舜陟忽死。登乃獲免。近時大理評事胡夢昱。以直言貶象郡。過桂林。帥錢宏祖欲害之。未及有所施行。亦

暴亡嗚呼。謂天不佑忠賢可乎。

朱文公云。齊人歸女樂。說者謂受女樂必怠於政事。故孔子遂行。然以史記觀之。又似夫子懼其讒毀而去。如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是已。魯仲連論帝秦之害。亦曰。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處梁之宮。梁君安得晏然而已乎。想當時列國多此等事。故夫子不得不星夜急走。余謂齊人但欲蠱魯君之心。君心既蠱。則所謂怠於政事。聽讒嫉賢之事。自然色色有之。楊誠齋云。人主之治天下。必先正其治之之主。人臣之相其君。必先正其人主之主。而小人敵國之欲傾人之國也。必先敗其人主之主而已。齊人懲於夾谷而謀魯也。不以齊謀魯也。以魯謀魯也。魯以女樂罷朝。而孔子行。則先敗其用孔子之主也。孰爲用孔子之主。非魯君之心乎。

苗傅劉正彥之亂。張魏公在秀州。謀舉勤王之師。苗劉僞詔至。大赦厚犒諸軍。公潛於府庫中尋舊詔書。令人馳往十數里外。易其詔。既至。令僚屬宣詔。但爲撫諭之詞。略張於譙樓。旋即斂之。大犒諸軍。羣情賴以不搖。時張俊亦在秀州。公深結之。會韓

世忠舟師亦至。公與世忠對哭。因饜俊世忠將士。呼諸將校至前。抗聲問曰。今日之事。孰逆孰順。皆對曰。賊逆我順。又曰。若浚此舉。違天悖人。可取浚頭歸苗傅。不然。一有退縮。悉以軍法從事。衆皆感憤。遂勒兵行。次臨平。逆黨屯拒不得前。世忠等搏戰大破之。傅正彥遁入閩。追獲斬首。拜公知樞密院事。時年纔三十二。

楊誠齋贈抄經頭陀詩云。剃血抄經奈若何。十年依舊一頭陀。袈裟未着言多事。着了袈裟事更多。今世儒生。竭半生之精力。以應舉覓官。幸而得之。便指爲富貴安逸之媒。非特於學問切己事不知盡心。而書冊亦幾絕交。如韓昌黎所謂牆角君看短檠。陳后山所謂一登吏部選。筆硯隨掃除者多矣。是未知着了袈裟之事更多也。余同年李南金登第後。畫師以冠裳寫其真。南金題詩云。落魄江湖十二年。布衫關袖裏風煙。如今箇樣新裝束。典卻清狂賣卻顛。雖一時戲語。然知紳裳之束縛非章布比。而加意檢束。亦自有味。

鶴林玉露卷八終

鶴林玉露卷九

廬陵羅大經 景綸

先友李衍進之。有雋才於書無所不讀。不幸年逾二十而死。吾黨惜之。以比王逢原。邢居實。進之嘗以三百五篇詩名作陳子衿傳。其辭曰。陳子衿。宛丘北門人也。其先居甫田。世有清人。當漢時。緇衣爲縣令者甚衆。及進士設科。綠衣登第。纍纍而有於都人士中爲最盛。雖雖如也。子衿母名靜女。封碩人。嘗采蘋汝墳。風雨暴至。殷殷其雷。有小星墜於懷。載馳而歸。出車思齊。禱於清廟。遂生子衿。正十月之交也。生時東方未明。設庭燎以舉之。鼓鐘於宮。以饗賀客。賓之初筵。晨風和暢。餅列白華。粢有木瓜。瓜。紐芃蘭。焚藹蕭。綢繆霑洽。有客旣醉。擊鼓歌曰。椒聊之蕃衍兮。葛藟之綿綿。猗嗟盛哉。其大君門。驚人瑞世。騶虞靡趾。歌闋。主人謝曰。今日之集。薄具無羊。幸南有嘉魚。薦俎式微。諸君亮之。客皆假樂。至雞鳴。酒罷。碩人教養子衿。欲令三才並通。故試之泮水。使學烈文。置之靈臺。使觀雲漢。出之旌丘。使知民勞。行則君子陽陽。狡童不

得伍。居則衡門闕宮。巧言無從入。日月既入。問學大明。碩人卒。子衿哀毀甚。素冠廬墓門。朝夕瞻卬。讀劬勞之詩。三復哀慟。門人爲之廢蓼莪。於是念列祖之緒。覃思文典。而家窶無衣。豐年乏食。葛屨覆霜。門人或爲之伐木。或爲之采葛。或爲之采菽。采芥。以供衣食薪蒸。嘗喟然歎曰。噫嘻。非天保我。其誰閔予小子乎。我將時邁四方。冀昌厥志。必不獲遂。則采薇首陽。追蹤夷齊耳。迺正月吉日。出其東門。載驅而行。遵大路。過株林。度陂澤。褰裳以濟。溱洧。則思子產之乘輿。狼跋而登終南。則念杜陵之秀句。信南山之霧豹。想崧高之降神。瞻彼洛矣。則慨然有擊楫之志。杭彼河廣。則躍然有焚身之思。過東山而想謝傅之風流。涉渭陽而歎西平之勳烈。訪落帽於龍山。弔文王於畢郢。登高懷遠。淒然無歸。因著青蠅賦。以譏切當世。迺濟沔水。逾韓奔。復南入南山。節南山而西。寄食於公劉之家。南山有臺。下墩大田。彼黍離離。延及南陔。楚茨。棫樸。膠木。兼葭。蒼密。羅結。黃鳥。玄鳥。綿蠻。差池。桑扈。鴛鴦。飛鳴自適。葛生其中。載芣載劉。規爲小宛。以供遊觀。破斧伐檀。大東方之地。以築新臺。植以桃夭。樊以苑柳。

羅以甘棠。環以泉水。東則東門之楊。東門之粉。駢翠交青。北則山有扶蘇。野有蔓草。葱蔚可愛。俯視則隰有萋楚。匏有苦葉。青青者莪。皇皇者華。紛紅駭綠。錯布如錦。其桑中則桑葉可拈。采綠之女。行露霑衣。其下泉則魚藻交加。鳧鷖上下。振鷺鴻雁。或集或翔。又有瀾瀾之石。可以考槃。揚之水則清流激湍。多采蘋之氓。竹竿垂綸。魚麗於釣。東門之池。葛覃其上。芣苢卷耳。瓠葉扶杜之屬尤多。其中谷有蕓。其丘中有麻。其房有鵲巢。其牆有茨。其園有桃。其標有梅。其汾沮洳。則有裳裳者華。與苕之華。隱映於行葦之間。其中野則鹿鳴呦呦。鶴鳴葦葦。終日不絕。其隰桑之下。則棠棣黍苗。敷榮秀實。有林之杜。幢幢如蓋。匪風而涼。公劉日與其友。召旻旻弟。小旻小辨。及子衿。號五公子。酣飲其中。子衿雖羈窮。公劉心知其非烝民比。敬愛無斁。采芑殺羔。羊射鳩雉。洞酌流泉。所以奉子衿者甚至。頃之。子衿欲有所適。公劉贈以白駒。送以候人。子衿乃歷東門之墀。入旱麓。過北山。山之神移文招之。子衿亦樂其幽邃。往從其招。作歌曰。北山有樞。爲吾之居。北山有竹。籟兮峯峯。山之卷阿。凱風何多。山之崇丘。

谷風脩條。何草不黃。陰翕而藏。何彼穠矣。青陽韶美。朝夕歌之。聲滿天地。山多鳥獸。草蟲有關。雉鳩羽。鴈鷓鴣。斯蟀蟬。頌鼠之類。雜出其間。其野有死麕。其狡兔爰爰。其鶉之奔奔。俄而有鵲巢其屋。有狐出其竇。子衿撫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於是還魏陟岵山。適楚。至江有汜。得柏舟。濟漢廣。與楚人巷伯。祈父。二子乘舟。二子知子衿。抱負不羣。謂之曰。君子行役。既乏臣工。又無車牽。羔裘將敝。頰弁蕭條。般桓江漢。隻影無儔。泛觀生民。莫不有十畝之間。以耕一版之屋。以處方春之時。蠶蠓載見。膏雨將降。東方之日小明。則女曰雞鳴。士曰昧旦。或將仲子。與叔於田。或伯兮居守。或大叔於田。簞笠在身。良耜在手。長幼暨暨。或盭或耘。四月六月。雨無止時。引渠灌輸。俾苗怒長。七月既秋。華黍將收。大車以載。月出方歸。及夫定之方中。農隙多暇。則呼盧令。擲兔置。挾角弓。張九罭。施敝笱。以獵其魚。其富者或駕駟鐵。乘四牡。有車麟麟。有駟駟駟。車攻原野。網交淇澳。灑風湛露。角勝校獲。何其樂也。至有待時。遇主。取相封侯。入賚彤弓。出建干旄。被絲衣。曳紈袴。武夫前呵。莫敢執競。有女同車。有手其姿。

窈窕由儀。思與君子偕老。如燕燕之飛。彼何人斯。踵其常武。豈子之所難哉。夫蓋世勳名。權輿一念。傳說胥靡。相殷武丁。天作尙父。文王有聲。雖維天之命。亦有志竟成。今子幸遭時清平。下武右文。不能小愆於心。奮取富貴。而維清泉白石以自潔。終風苦露以自隱。不與賢登於朝。而願與我行於野。徒歎昊天有成命之不可易。而不知所欲之必從也。以期於世。不亦左乎。藉曰無意斯世。則相鼠有穴。况於人乎。一區未辯。脫有小戎寇。子將奚歸。唯君簡兮。毋謂我生流坎。由庚甲之利不利也。子衿曰。諾哉。二子行矣。我將思之。贊曰。異哉子衿之爲人也。其孔北海李太白之流乎。觀其抗志青雲之上。睥睨宇宙。猶以爲小。而不免爲旅人。諺曰。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若子衿者。豈以用不用異其心哉。

趙昌父云。古人以學爲詩。今人以詩爲學。夫以詩爲學。自唐以來則然。如嘔出心肝。搯擢胃腎。此生精力盡於詩者。是誠弊精神於無用矣。乃若古人。亦何嘗以學爲詩哉。今觀國風。間出於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之口。未必皆學也。而其言優柔諄切。忠厚

雅正。後之經生學士。雖窮年畢世。未必能措一辭。正使以後世之學爲詩。其胸中之不淳不正。必有不能掩者矣。雖貪者賦廉詩。仕者賦隱逸詩。亦豈能逃識者之眼哉。如白樂天之詩。曠達閒適。意輕軒冕。孰不信之。然朱文公猶謂樂天人多說其清高。其實愛官職。詩中及富貴處。皆說得口津津地。涎出。可謂能窺見其微矣。嗟夫。樂天之言。且不可盡信。况餘人乎。楊誠齋云。古人之詩。天也。後世之詩。人焉而已矣。此論得之。

古人觀理。每於活處看。故詩曰。鸞飛戾天。魚躍於淵。夫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又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孟子曰。觀水有術。必觀其濶。又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明道不除。窗前草。欲觀其意思。與自家一般。又養小魚。欲觀其自得。意皆是於活處看。故曰。觀我生。觀其生。又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學者能如是觀理。胸襟不患不開闊。氣象不患不和平。

陸象山在荆門。上元不設醮。但合士民於公廳前。聽講洪範。皇極。欽時五福一段。謂

此卽爲民祈福也。今世聖節，令僧陞座說法祝聖壽，而郡守以下環坐而聽之，殊無義理。程大昌鄒丙在建寧，並不許僧陞堂說法。朱文公在臨漳，且令隨例祝香，不許人問話。余謂若祖象山之法，但請教官陞郡庠講席，講詩天保一篇，以見歸美報上之意，亦自雅馴。

莊子謂至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如周公遭變而赤鳥几几，孔子厄陳而弦歌自如，皆至人也。不濡不熱，言其心耳，非言其血肉之身也。

杜陵詩云：不分桃花紅勝錦，生憎柳絮白於綿。初讀只似童子屬對之語，及細思之，乃送杜侍御入朝，蓋錦綿皆有用之物，而桃花柳絮，乃以區區之顏色而勝之，亦猶小人以巧言令色而勝君子也。侍御分別邪正之官，故以此告之，觀不分生憎之語，其剛正嫉邪可見矣。

韓平原作南園於吳山之上，其中有所謂村莊者，竹籬茅舍，宛然田家氣象。平原嘗游其間，甚喜，曰：撰得絕似，但欠雞鳴犬吠耳。無出莊游他所，忽聞莊中雞犬聲，令人

視之。乃府尹所爲也。平原大笑。益親愛之。太學諸生有詩曰。堪笑明庭鴛鴦。甘作村莊犬雞。一日冰山失勢。湯燖鑊袁刀割。

岳武穆家謝昭雪表云。青緇塵乙夜之觀。白簡悟壬人之譖。甚工。

王荆公論末世風俗云。賢者不得行道。不肖者得行無道。賤者不得行禮。貴者得行無禮。其論精矣。嗟夫。荆公生於本朝極盛之時。猶有此歎。况愈降愈下乎。

荆公詩云。臥占寬闊五百弓。蓋佛家以四肘爲弓。肘一尺八寸。四肘蓋七尺二寸。其說出譯梵。

紹熙甲寅。孝宗升遐。光宗疾不能喪。中外人情洵洵。襄陽兵官陳應祥。歸正人也。欲乘此爲變。結約已定。其間一卒賈卜於市。所謂白羊先生者。卜者詰之曰。此卜將何用。觀所占。是要殺爺殺娘底事。大不好。莫做卻吉。其人色動。時都統馮湛帳前。適有一人在傍。知見。遂潛跡之。至一茶肆。與之語。給以己得罪於湛。倘有所謀。願預一人之數。卒始不肯言。再三問之。乃以實告。但深以卜不吉爲疑。其人曰。若疑其不吉。當

與汝同首。可轉禍爲福。卒然之。然恐無驗。乃引其人詣陳曰。此人都統帳前人也。近偶得罪。可爲內應。陳始不信。再三言之。乃與以白巾一。告以期約。其人與卒急詣湛告變。時張定叟作帥。湛攜首狀告定叟。時定叟方臥。起與湛密議定。復就寢。徐令具酒肴與客飲。遣數人請陳及其他一二兵官同來。面以首狀及白巾詰之。陳辭屈。乃集衆於教場殺之。二人及白羊先生皆補官。

莊子之文。以無爲有。戰國策之文。以曲作直。東坡平生熟此二書。故其爲文。橫說豎說。惟意所到。俊辨痛快。無復滯礙。其論刑賞也。曰。當堯之時。臯陶爲士。將殺人。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臯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其論武王也。曰。使當時有良史如董狐者。則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弑書。而湯武仁人也。必將爲法受惡。周公作無逸曰。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上不及湯。下不及武王。其以是哉。其論范增也。曰。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

所立羽之疑增自此始矣。其論戰國任使也。曰。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蕭曹爲政。莫之禁也。豈懲秦之禍。以爲爵祿不能盡廢。天下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耶。凡此類皆以無爲有者也。其論厲法禁也。曰。商鞅韓非之刑。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則舜之術也。其論唐太宗征遼也。曰。唐太宗既平天下。而又歲歲出師。以從事於夷狄。蓋晚而不倦。暴露於千里之外。親擊高麗者。再焉。凡此者。皆所以爭先而處強也。其論從衆也。曰。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強。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不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乂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成危辱。凡此類皆以曲作直者也。葉水心云。蘇文架虛行危。縱橫倏忽。數百千言。讀者皆如其所欲出。推者莫知其所自來。古今議論之傑也。

葉水心云。唐時道州西原蠻掠居民。而諸使調登符牒。乃至二百函。故元結詩以爲賊之不如。杜少陵遂有粲粲元道州。前賢畏後生之語。蓋一經兵亂。不肖之人。妄相

促迫草芥其民。賊猶未足以爲病。而官吏相與亡其國矣。至哉言乎。古今國家之亡。兆之者夷狄盜賊。而成之者不肖之官吏也。且非特兵亂之後。暴驅虐取吾民而已。方其變之始也。不務爲弭變之道。乃以幸變之心。施激變之術。張皇其事。誇大其功。借生靈之性命。爲富貴之梯媒。甚者假夷狄盜賊以邀脅其君。展轉滋蔓。日甚一日。而國隨之矣。

唐太宗相房玄齡二十三年。用魏徵及相十八年。此外惟李林甫元載最久。國朝魏野贈王文正詩云。太平宰相年年出。君在中書十二秋。蓋以爲最久矣。至蔡京秦檜皆十八九年。近時史衛王獨專國秉至二十六年。此古今所無。至晚年得末疾。猶專國秉數年。尤古今所無。故洪聖俞詩云。陰陽眠燮理。周益公退休。欲以安樂直錢多五字題燕居之室。思之累日。未得其對。一士友請以富貴非吾願爲對。公欣然用之。

花門尙留杜拾遺以爲憂。吐蕃旣回陸宣公以爲官。

東坡謫僇耳。道經南安。於一寺壁間作叢竹醜石。甚奇。韓平原當國。劄下本軍取之。守臣親監臨。以紙糊壁。全堵脫而龕之。以獻。平原大喜。置之閱古堂中。平原敗。籍其家。壁入祕書省。著作庭辛卯之火。焚右文殿道山堂。而著作庭幸無恙。壁至今猶存。坡之北歸。經過韶州月華寺。值其改建法堂。僧丐坡題梁。坡欣然援筆。右梁題歲月。左梁題云。天子萬年。永作神主。欽時五福。敷錫庶民。地獄天宮。同爲淨土。有性無性。齊成佛道。右梁題字。一夕爲盜所竊。左梁字尙存。余嘗見之。墨色如新。坡歸至常州。報恩寺僧堂新成。以板爲壁。坡暇日題寫幾遍。後黨禍作。凡坡之遺墨。所在搜毀。寺僧以厚紙糊壁。塗之以漆。字賴以全。至紹興中。詔求蘇黃墨跡。時僧死久矣。一老頭陀知之。以告郡守。除去漆紙。字畫宛然。臨本以進。高宗大喜。老頭陀得祠曹牒爲僧。劉禹錫作九日詩。欲用饊字。以其不經見。迄不敢用。故宋子京詩云。劉郎不敢題饊字。虛負詩中一世豪。然白樂天詩云。移坐就菊叢。饊酒前羅列。則固已用之矣。劉白倡和之時。不知曾談及此否。

張子房欲爲韓報讎。乃捐金募死士。於博浪沙中。以鐵椎狙擊始皇。誤中其副車。始皇怒。大索三日不獲。未逾年。始皇竟死。自此陳勝吳廣田儋項梁之徒。始相尋而起。是號祖龍之魄。倡羣雄之心。皆子房一擊之力也。其關繫豈小哉。余嘗有詩云。不惜黃金募鐵椎。祖龍身在魄先飛。齊田楚項紛紛起。輸與先生第一機。

李太白云。剗卻君山好。平鋪湘水流。杜子美云。斫卻月中桂。清光應更多。二公所以爲詩人冠冕者。胸襟闊大故也。此皆自然流出。不假安排。

左氏傳。王子朝之亂。晉命諸侯輸周粟。宋樂大心不可。晉士伯折之。乃受牒而歸。今世臺府移文屬郡曰牒。蓋春秋時。霸主於列國已用之矣。

今江湖間俗語。謂錢之薄惡者曰慳錢。按賈誼疏云。今法錢不立。農民釋其耒耜。治鎔炊炭。姦錢日多。俗音訛以姦爲慳爾。

左氏傳。吳師在魯。微虎欲宵攻王舍。擇卒三百。有若與焉。葉水心曰。有若尙刼寨。何況他人。余謂吳師歷魯。魯亡無日。有若視父母之邦。阽危如此。義氣所激。願與宵攻。

之列。使誠因是而北。得死所矣。豈不賢於子路之死乎。水心以爲劫寨過矣。

周易無皆作无。王述曰。天屈西北爲无。蓋東南爲春夏。陽之伸也。故萬物敷榮。西北爲秋冬。陽之屈也。故萬物老死。老死則無矣。此字說之有味者也。

廬陵士友。藏朱文公一小簡真迹云。使中承書。知比日侍奉安佳。吾子讀書。比復如何。只是專一勤苦。無不成就。第一更切檢束操守。不可放逸。親近師友。莫與不勝己者往來。薰染習熟。壞了人也。景陽想已赴省。季章當只在家。凡百必能盡心苦口。切須承稟。不可有違。諺云。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此言雖淺。然實切至之論。千萬勉之。大學說漫納試讀之。不曉處。可問季章也。未卽相見。千萬爲門戶自愛。此簡蓋與其親戚卑行也。大全集所不載。後生晚輩。能寫一通。置之坐側。朝夕觀省。何患不做好人。景陽姓許名子春。季章姓劉名黼。皆廬陵醇儒。從文公學。季章後爲特奏第一人。

開禧用兵。諸將皆敗。唯畢再遇數有功。虜常以水櫃敗我。再遇夜縛篙人數千。衣以

甲冑持旗幟。戈矛儼立成行。昧爽鳴鼓。敵人驚視。亟放水櫃。旋知其非真也。甚沮。乃出兵攻虜。虜大敗。又嘗引虜與戰。且前且卻。至於數四。視日已晚。乃以香料煮黑豆布地上。復前搏戰。佯爲敗走。虜乘勝追逐。其馬已飢。聞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我師反攻之。虜人馬死者不勝計。又嘗與虜對壘。度虜兵至者日衆。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慮虜來相追。乃留旗幟於營。並縛生羊。置其前。二足於鼓上。擊鼓有聲。虜不覺其爲空營。復相持竟日。及覺欲追。則已遠矣。近時沅州蠻叛。荆湖制司遣兵討之。蠻以竹爲箭。傅以毒藥。略着人肉。血滯縷無不立死。官軍畏之莫敢前。乃祖再遇之。智裝束藁人。羅列焜燿。蠻見之。以爲官軍也。萬矢俱發。伺其矢盡。乃出兵攻之。直擣其穴。一戰而平。

近時趙紫芝詩云。一瓶茶外無祇待。同上西樓看晚山。世以爲佳。然杜少陵云。莫嫌野外無供給。乘興還來看藥欄。卽此意也。杜子野詩云。尋常一樣窗前月。纔有梅花便不同。世亦以爲佳。然唐人詩云。世間何處無風月。纔到僧房分外清。亦此意也。欲

道古人所不道。信矣其難矣。紫芝又有詩云。野水多於地。春山半是雲。世尤以爲佳。然余讀文苑英華所載唐詩。兩句皆有之。但不作一處耳。唐僧詩云。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青。有僧嘲其蹈襲云。河分岡勢司空曙。春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兄偷古句。古人詩句犯師兄。此雖戲言。理實如此。作詩者豈故欲竊古人之語以爲己語哉。景意所觸。自有偶然而同者。蓋自開闢以至於今。只是如此風花雪月。只是如此人情物態。

伯夷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可謂離世絕俗矣。然不念舊惡。未嘗流於刻薄也。柳下惠視袒裼裸裎。能澆我。可謂和光同塵矣。然不以三公易其介。未嘗流於苟賤也。此其所以爲百世師歟。東漢徐孺子。矯矯特立。諸公薦辟皆不就。然及薦辟者死。炙雞瀆酒。萬里赴弔。於清高不混俗之中。有忠厚不忘恩之意。其爲東漢人物之冠冕。不亦宜乎。

山谷題玄真子圖詞。所謂人間底是無波處。一日風波十二時者。固已妙矣。張仲宗

詞云。釣笠披雲青嶂曉。橛頭細雨春江渺。白鳥飛來風滿棹。收綸了。漁童拍手樵童笑。明月太虛同一照。浮家泛宅忘昏曉。醉眼久看朝市鬧。煙波老。誰能惹得閒煩惱。語意尤飄逸。仲宗年逾四十卽掛冠。後因作詞送胡澹庵貶新州。忤秦檜。亦得罪。其標致如此。宜其能道玄真子心事。

自古夷狄盜賊之禍。所以蔓延滋長。日深一日。其終或至於亡國者。皆將帥之臣玩寇以自安。養寇以自固。譽寇以自重也。故杜少陵詩。其於王室播遷之禍。每每深責將帥。如云。將帥蒙恩澤。兵戈有歲年。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天。又云。登壇名絕假。報主爾何遲。又云。天地日流血。朝廷誰請纓。又云。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公何以答昇平。皆是意也。然將帥之不用命。實由於朝廷駕御操縱之無法。古人云。譬如養鷹。飽則颺去。我太祖之御諸將。有守邊一二十年而不遷官者。蓋謂扞禦免侵軼。特僅不失職耳。非有戰勝攻取。官固不可妄遷也。至於曹彬之平江南。功亦不細矣。然使相之除。終至吝惜。止於賜錢百萬而已。夫太祖豈食言之君。而曹彬亦豈飽則颺去之人。

哉。英君誼辟。遠慮微權。衆人固不識也。近世以來。將帥守邊。僅免侵軼。及至歲終。則論功行賞。屢遷不一遷。不知使其能掃清關河。哭單于於陰山。又將何以賞之。少陵詩云。今日翔麟馬。先宜駕鼓車。無勞問河北。諸將覺榮華。言雖翔麟之馬。亦必先使之駕鼓車。由賤而後可以致貴。今諸將驟登貴顯。如馬之未駕鼓車而遽駕玉輅。安於榮華。志得意滿。無復驅攘之志。河北叛亂。決難討除。無勞問也。又云。雜虜橫戈數。功臣甲第高。亦此意。

鶴林玉露卷九終

鶴林玉露卷十

廬陵羅大經 景綸

韓魏公曰。養兵雖非古。然亦自有利處。議者但謂不如漢唐調兵於民。獨不見杜甫石壕吏一篇。調兵於民。其弊乃如此。後世既收拾強悍無賴者。養之以爲兵。良民雖稅歛良厚。而終身保骨肉相聚之樂。父子兄弟夫婦。免生離死別之苦。此豈小事。魏公此論。可謂至當。余觀梅聖俞寶元間爲葉縣宰。詔書令民三丁籍一。立校與長。號弓箭手。以備不虞。田里騷然。聖俞作田家詩云。誰道田家樂。春稅秋未足。里胥叩我門。日夕苦煎促。盛夏流潦多。白水高於屋。水旣害我菽。蝗又食我粟。前月詔書來。生齒復版錄。三丁籍一壯。惡使操弓韜。州符令又嚴。老吏持鞭扑。搜索稚與艾。唯存跛無目。田閭敢怨嗟。父子各悲哭。南畝焉可事。買箭賣牛犢。愁氣變久雨。鑑缶空無粥。盲跛不能耕。死亡在遲速。我聞誠所慚。徒爾叨君祿。郤詠歸去來。刈薪向深谷。又汝墳貧女云。汝墳貧家女。行哭音悽愴。自言有老父。孤獨無丁壯。郡吏來何暴。縣官不

敢抗督遣勿稽留。龍鍾去持杖。勤勤囑四鄰。幸願相倚傍。適聞閭里歸。問訊疑猶強。果聞寒雨中。僵死壤河上。弱質無以託。橫屍無以葬。生女不如男。雖存何以當。拊膺呼蒼天。生死將奈向。觀此二詩。與石壕吏等篇。何以異。當是時。乃太平極盛之時。而一有籍民爲兵之令。便覺氣象與天寶相似。乃知養兵之制。實萬世之仁。而魏公之說。不可易也。然魏公既知籍民爲兵之害矣。而陝西義勇之制。實出於公。雖司馬溫公極言其不便。竟不爲止。又何與前言相戾也。

杜詩云。江蓮搖白羽。天棘夢青絲。下句殊不可曉。說者曰。天棘。柳也。或曰。天門冬也。夢當作弄。既無考據。意亦短淺。譚浚明嘗爲余言。此出佛書。終南長老入定。夢天帝賜以青棘之香。蓋言江蓮之香。如所夢天棘之香爾。此詩爲僧齊已賦。故引此事。余甚喜其說。然終未知果出何經。近閱葉石林過庭錄。亦言此句出佛書。則浚明之言。宜可信。

山谷晚年作日錄題。曰家乘取。孟子晉之乘之義。謫死宜州。永州有唐生者。從之游。

爲之經紀後事。收拾遺文。獨所謂家乘者。倉忙間爲人竊去。尋訪了不可得。後百餘年。史衛王當國。乃有得之以獻者。衛王甚珍之。後黃伯庸帥蜀。以其爲雙井之族。乃以贖其行。

建炎中。大駕駐維揚。康伯可上中興十策。一請皇帝設壇。與羣臣六軍。縞素戎服。以必兩宮之歸。二請移蹕關中。治兵積粟。號召兩河。爲雪恥計。東南不足立事。三請略去常制。爲馬上治。用漢故事。選天下英俊。日侍左右。講求天下利病。通達外情。四請河北未陷州郡。朝廷不復置吏。詔土人自相推擇。各保鄉社。以兩軍屯要害。爲聲援。滑州置留府。通接號令。五請刪內侍百司州縣冗員。文書務簡實。以省財。便事。六請大赦。與民更始。前事一切不問。不限文武。不次登用。以收人心。七請北人避胡掣郡邑南來。以從吾君者。其首領皆豪傑。當待之以將帥。不可指爲盜賊。八請增損保甲之法。團結山東京東西兩淮之民。以備不虞。九請講求漢唐漕運。江淮道塗。置使以餽關中。十請許天下直言便宜。州郡卽日繳奏。置籍親覽。以廣豪傑進用之路。時宰

相汪黃輩不能聽用。而伯可名聲由是甚著。余觀其策正大的確。雖李伯紀趙元鎮亦何以遠過。然厥後秦檜當國。伯可乃附會求進。擢爲臺郎。值慈寧歸養。兩宮燕樂。伯可專應制爲歌詞。諛艷粉飾。於是聲名掃地。而世但比柳耆卿輩矣。檜死。伯可亦貶五羊。

楞嚴經佛告波斯匿王。汝年十三時。見恆河水與今無異。是汝皮肉雖皺。見精不皺。以明身有老少。而見精常存。身有死生。而本性常在也。晁文元嘗問隱者劉海蟾。以不死之道。海蟾笑曰。人何曾死。而君乃畏之求生乎。所可死者形爾。不與形俱滅者。固常在也。此理本常理。但異端說得黏皮着骨。如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孟子曰。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伊川曰。堯舜幾千年。其心至今在。橫渠曰。物物故能過化。性性故能存神。又曰。存吾順事。沒吾寧也。說得多少混融。

楊誠齋月下傳杯詩云。老夫渴急月更急。酒落杯中月先入。領取青天併入來。和月和天都蘸溼。天旣愛酒自古傳。月不解飲真浪言。舉杯將月一口吞。舉頭見月猶在

天老夫大笑問客道。月是一團還兩團。酒入詩腸風火發。月入詩腸冰雪潑。一杯未盡詩已成。誦詩向天天亦驚。焉知萬古一骸骨。酌酒更吞一團月。余年十許歲時。侍家君竹谷老人謁誠齋。親聞誠齋誦此詩。且曰。老夫此作。自謂彷彿李太白。

徐思叔題貧樂圖詩首句云。迺翁畫灰教兒書。嬌兒赤肝玉雪膚。厥妻曝日補破襦。弊筐何有金十奴。楊伯子和云。三間破屋一床書。錦心繡口冰肌膚。自紉枯葉作袴襦。此君便是長鬚奴。王才臣和云。大兒阻飢頗廢書。小兒忍寒粟生膚。婦縱有禪無一襦。不敢緣此相庸奴。三詩皆佳。而後出者尤奇。

松柏之貫四時。傲雪霜。皆自拱把以至合抱。惟竹生長於旬日之間。而干霄入雲。其挺特堅貞。乃與松柏等。此草木靈異之尤者也。白樂天東坡潁濱。與近時劉子翬。論竹甚詳。皆未及此。杜陵詩云。平生憩息地。必種數竿竹。梅聖俞云。買山須買泉。種樹須種竹。信哉。

虞雍公初除樞密。偶至陳丞相應求閣子內。見楊誠齋千慮策。讀一篇。嘆曰。東南乃

有此人物。某初除合薦兩人。當以此人爲首。應求導誠齋謁雍公。一見握手如舊。誠齋曰。相公且子細。秀才子口頭言語。豈可便信。雍公大笑。卒援之登朝。誠齋嘗言士大夫窮達。初不必容心。某平生不能開口求薦。然薦之改秩者。張魏公也。薦之立朝者。虞雍公也。二公皆蜀人。皆非有平生雅故。雍公有翹館錄。載當世人物甚詳。詩莫尙乎興。聖人言語。亦有專是興者。如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山梁雌雉。時哉時哉。無非興也。特不會隱括協韻爾。蓋興者因物感觸。言在於此而意寄於彼。玩味乃可識。非若賦比之直言其事也。故興多兼比賦。比賦不兼興。古詩皆然。今姑以杜陵詩言之。發潭州云。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蓋因飛花語燕。傷人情之薄。言送客留人。止有燕與花耳。此賦也。亦興也。若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則賦而非興矣。堂成云。暫止飛鳥將數子。頻來語燕定新巢。蓋因鳥飛燕語。而喜己之攜雛卜居。其樂與之相似。此比也。亦興也。若鴻鴈影來聯塞上。脊令飛急到沙頭。則比而非興矣。荆公詩云。謀臣本自繫安危。賤妾何能作禍基。但願君王誅幸諂。不愁宮裏有西施。

夫姐己者。飛廉惡來之所寄也。褒姒者。聚子膳夫之所寄也。太真者。林甫國忠之所寄也。女寵蠱君心。而後儉壬階之以進。依之以安。大臣格君之事。必以遠聲色爲第一義。而謂不愁宮裏有西施何哉。范蠡霸越之後。脫屣富貴。扁舟五湖。可謂一塵不染矣。然猶挾西施以行。蠡非悅其色也。蓋懼其復以蠱吳者而蠱越。則越不可保矣。於是挾之以行。以絕越之禍基。是蠡雖去越。未嘗忘越也。曾謂荆公之見。而不及蠡乎。惟管仲之告齊桓公。以豎刁易牙開方爲不可用。而謂聲色爲不害霸。與荆公之論略同。其論商鞅曰。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夫二帝三王之政。何嘗不行。奚獨有取於鞅哉。東坡曰。商鞅韓非之刑。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則舜之術也。此說猶回護。不如荆公之直截無忌。憚其詠昭君曰。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推此言也。苟心不相知。臣可以叛其君。妻可以棄其夫乎。其視白樂天黃金何日贖娥眉之句。真天淵懸絕也。其論馮道曰。屈己利人。有諸佛菩薩之行。唐質肅折之曰。道事十主。更四姓。安得謂之純臣。荆公乃曰。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亦可謂之非

純臣乎。其強辨如此。又曰。有伊尹之志。則放其君可也。有周公之志。則誅其兄可也。有周后妃之志。則求賢審官可也。似此議論。豈特執拘而已。眞悖理傷道也。荀卿立性惡之論。法後王之論。李斯得其說。遂以亡秦。今荆公議論過於荀卿。身試其說。天下旣受其毒矣。章蔡祖其說。而推演之。加以凶險。安得不產靖康之禍乎。荆公論韓信曰。貧賤侵陵富貴驕。功名無復在芻蕘。將軍北面師降虜。此事人間久寂寥。論曹參曰。束髮山河百戰功。白頭富貴亦成空。華堂不着新歌舞。卻要區區一老翁。二詩意却甚正。然其當國也。偏執已見。凡諸君子之論。一切指爲流俗。曾不如韓信之師李左車。曹參之師蓋公。又何也。

楊子幼以南山種豆之句殺其身。此詩禍之始也。至於空梁落燕泥之句。庭草無人隨意綠之句。非有所譏刺。徒以彫斲工巧。爲暴君所忌嫉。至賈奇禍。則詩眞可畏哉。賈至謫岳州。嚴武謫巴州。杜少陵寄詩云。賈筆論孤憤。嚴君賦幾篇。定知深意苦。莫使衆人傳。貝錦無停織。朱絲有斷絃。浦鷗防碎首。霜鷓不空拳。蓋深戒之也。劉禹錫

種桃之句。不過感歎之詞耳。非甚有所譏刺也。然亦不免於遷謫。近世蔡持正。數其罪惡。雖兩觀之誅。亦不爲過。乃以車蓋亭絕句。謂爲譏刺。貶新州。夫小人搥挾君子之詩文。以爲罪。無怪也。君子豈可亦搥挾小人之詩文。以爲罪乎。東坡文章。妙絕古今。而其病在於好譏刺。文與可戒以詩云。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蓋深恐其賣禍也。烏臺之勘。赤壁之貶。卒於不免。觀其獄中詩云。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亦可哀矣。然纔出獄。便賦詩云。却對酒杯疑是夢。試拈詩筆已如神。略無懲艾之意。何也。晚年自朱崖量移合浦。郭功父寄詩云。君恩浩蕩似陽春。海外移來住海濱。莫向沙邊弄明月。夜深無數採珠人。其意亦深矣。渡江以來。詩禍殆絕。唯寶紹間中興江湖集出。劉潛夫詩云。不是朱三能跋扈。只緣鄭五欠經綸。又云。東風謬掌花權柄。卻忌孤高不主張。敖器之詩云。梧桐秋雨何王府。楊柳春風彼相橋。曾景建詩云。九十日春晴景少。一千年事亂時多。當國者見而惡之。並行貶斥。景建布衣也。臨川人。竟謫舂陵死馬。其往舂陵也。作詩曰。挾策行行訪楚囚。也勝流落嶠南

州。鬢絲半是吳蠶吐。襟血全因蜀鳥流。徑窄不妨隨繭粟。路長那更聽鈎騎。家山千里雲千疊。十口生離兩地愁。

自古豪傑之士。立業建功。定變弭難。大抵以無所爲而爲之者爲高。三代人物。固不待言。下此如范蠡霸越而扁舟五湖。魯仲連下聊城而辭千金之謝。却帝秦而逃上爵之封。張子房顛瀛蹶項而飄然從赤松子遊。皆足以高出秦漢人物之上。左太沖詩云。功成不受賞。長揖歸田廬。李太白詩云。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而世降俗末。乃有激變稔禍。欺君誤國。殺人害物。以希功賞者。是誠何心哉。是誠何心哉。

漢高帝晚歲欲易太子。蓋以呂后鷙悍。惠帝仁柔。爲宗社遠慮。初非溺於戚姬之愛。而爲是邪謀也。蘇老泉謂帝之以太尉屬周勃。及病中欲斬樊噲。皆是知有呂氏之禍。可謂識帝之心者矣。子房智人也。乃引四皓爲羽翼。使帝涕泣悲歌而止。帝之泣。豈爲兒女子而泣耶。厥後趙王以魘亡。惠帝以憂死。向非呂后先殂。平勃交驩。則劉氏無噍類而火德灰矣。杜牧之所謂四老安劉是滅劉者。誠哉是言也。夫立子以長。

固萬世之定法。然亦有不容拘者。秦伯遜而周以興。建成立而唐幾危。一得一失。蓋可監也。夫子善齊桓。首止之盟。而美秦伯爲至德。蓋善齊桓者。明萬世之常經也。美秦伯者。示萬世之通誼也。

安子文與楊巨源。李好義。合謀誅逆曦。旋殺巨源。而專其功。久之。朝廷疑其跋扈。俾帥長沙。子文盡室出蜀。嘗自贊云。面目皴瘦。行步蹇直。人言託住半周天。我道一場真戲耍。今日到湖南。又成閑話靶。在長沙。計利析秋毫。設廳前。象豕成羣。糞穢狼籍。肥腩則烹而賣之。罷鎮。捆載歸蜀。厥後。楊九鼎在蜀。以刻剝致諸軍之怨。軍士莫簡倡亂。殺九鼎。剖其腹。實以金銀。曰。使其貪腹飽。飫時子文家居。散財給士。生擒莫簡。剖心以祭九鼎。再平蜀難。

余三十年前。於釣臺壁間。塵埃漫漶。中得一詩云。生涯千頃水。雲寬舒卷乾坤一釣竿。夢裏偶然伸隻脚。渠知天子是何官。不知何人作也。句意頗佳。近時戴式之詩云。萬事無心一釣竿。三公不換此江山。當初誤識劉文叔。惹起虛名滿世間。句雖甚爽。

意實未然。今考史籍，光武儒者也。素號謹厚，觀諸母之言可見矣。子陵意氣豪邁，實人中龍，故有狂奴之稱。方其相友於隱約之中，傷王室之陵夷，歎海宇之橫潰，知光武爲帝胄之英，名義甚正，所以激發其志氣，而道之以除兇剪逆，吹火德於既灰者，當必有成謀矣。異時披圖輿歎，岸幘迎笑，雄姿英發，視向時謹敕之文叔，如二人焉。子陵實陰有功於其間。天下既定，從容訪帝，共榻之臥，足加帝腹，情義如此。子陵豈以匹夫自嫌，而帝亦豈以萬乘自居哉。當是之時，而欲使之俛首爲三公，宜其不屑也。史臣不察，乃以之與周黨同稱。夫周黨特一隱士耳，豈若子陵友真主於潛龍之日，而琢磨講貫，隱然有功於中興之業者哉。余嘗題釣臺云：平生謹勅劉文叔，却與狂奴意氣投。激發潛龍雲雨志，了知功跨鄧元侯。講磨潛佐漢中興，豈是空標處士名。堪笑史臣無卓識，却將周黨與同稱。

張乖崖爲崇陽令，一吏自庫中出，視其鬚，巾下有一錢，詰之，乃庫中錢也。乖崖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足道，乃杖我耶。爾能杖我，不能斬我也。乖崖援筆判云：一日

一錢。千日一千。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仗劍下塔。斬其首。申臺府自劾。崇陽人至今傳之。蓋自五代以來。軍卒凌將帥。胥吏凌長官。餘風至此時猶未盡除。乖崖此舉。非爲一錢而設。其意深矣。其事偉矣。

馮京字當世。鄂州咸寧人。其父商也。壯年無子。將如京師。其妻授以白金數笏曰。君未有子。可以此爲買妾之資。及至京師。買一妾。立券償錢矣。問妾所自來。涕泣不肯言。固問之。乃言其父有官。因綱運欠折。鬻妾以爲賠償之計。遂惻然不忍犯。遣還其父。不索其錢。及歸。妻問買妾安在。具告以故。妻曰。君用心如此。何患無子。居數月。妻有娠。將誕。里中人皆夢鼓吹喧闐迎狀元。京乃生。家貧甚。讀書於灤山僧舍。僧有犬。京與共學者。烹食之。僧訴之縣。縣令命作偷狗賦。援筆立成。警聯云。團飯引來。喜掉續貂之尾。索繩牽去。驚回顧兔之頭。令擊狗節釋之。延之上座。明年遂作三元。有詩號灤山集。皆其未遇時所作。如琴彈夜月。龍魂冷。劍擊秋風。鬼膽粗。吟氣老懷長。劍古醉胸橫。得太行寬。塵埃掉臂離長陌。琴酒和雲入舊山。豐年足酒容身易。世路無媒

着脚難。皆不凡。

眞西山帥長沙。郡人爲立生祠。一夕有大書一詩于壁間者。其辭云。舉世知公不愛名。湘人苦欲置丹青。西天又出一活佛。南極添成兩壽星。幾百年方鍾間氣。八千春願祝修齡。不須更作生祠記。四海蒼生口是銘。

廬陵苗斛。元額三十六萬。承平時。民戶納苗一斛。官支與鹽二斗五升。蓋優之也。龍泉太和兩縣。去郡差遠。添支一升。渡江以來。非惟官不支鹽。反勒民戶納鹽。由是輸苗一斛者。并鹽爲一斛二斗五升。而兩縣亦皆增納一升。今世和買。官不支錢而白取。已爲可怪。若鹽者。乃以其予民之數。而爲取民之數。抑又甚矣。然前後牧守。不知幾人。曾無一人惻然動心。爲之敷奏。蠲闕者是可歎也。

東山先生楊伯子。嘗爲余言。某昔爲宗正丞。眞西山以直院兼玉牒宮。嘗至某位中。見案上有近時人詩文一編。西山一見。擲之曰。宗丞何用看此。某悚然問故。西山曰。此人大非端士。筆頭雖寫得數句行。所謂木心不正。脈理皆邪。讀之將恐染神亂志。

非徒無益。某佩服其言。再三謝之。因言近世如夏英公。丁晉公。王岐公。呂惠卿。林子里。蔡持正輩。亦非無文章。然而君子不道者。皆以是也。

葉石林云。杜工部詩。對偶至嚴。人送楊六判官云。子雲清自守。今日起爲官。獨不相對。切意今日字。當是令尹字。傳寫之訛耳。余謂不然。此聯之工。正爲假雲對日。兩句一意。乃詩家活法。若作令尹字。則素然無神。夫人能道之矣。且送楊姓人。故用子雲爲切題。豈應又泛然用一令尹耶。如次第尋書札。呼兒檢贈篇之句。亦是假以第對兒。詩家此類甚多。

道家之教。宗老莊。其後乃有神仙形解飛昇之說。方士鍊丹葆形之術。然老子云。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吾既無身。而有何患。莊子云。予惡乎知悅生之非惑耶。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霑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匡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又髑髏謂莊子曰。子欲聞死之說乎。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

從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矐，矐額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是老莊之意，以身爲贅，以生爲苦，以死爲樂也。今神仙方士，乃欲長生不死，真與老莊之說背而馳矣。佛家所謂生滅滅已，寂滅爲樂，乃老莊之本意也。故老莊與佛元不爲二。歐陽公云：道家乃貪生之論，佛家乃畏死之說。此蓋未嘗深考二家之要旨者也。老莊何嘗貪生，瞿曇何嘗畏死。貪生畏死之說，僅足以排方士而已。韓文公歐陽公皆不曾深看佛書，故但能攻其皮毛。唯朱文公早年洞究釋氏之旨，故其言曰：佛說盡出老莊。今道家有老莊書不看，盡爲釋氏竊而用之。却去做效釋氏，作經教之屬，如清淨消炎度人等經，模擬可笑。而北斗經尤鄙俚，譬如巨室弟子，所有珍寶，悉爲人盜去，却去收人家破甕破釜，此論窺見其骨髓矣。然非特文公之言爲然。唐傅奕曰：佛入中國，蠱兒幼夫，模象莊老以文飾之，則固已知其出於莊老矣。

唐武后斷王后蕭妃之手足。置於酒甕中。曰使此二婢骨醉。蕭妃臨死曰。願武爲鼠。吾爲貓。生生世世扼其喉。亦可悲矣。今俗聞相傳。謂貓爲天子妃者。蓋本此也。予自讀唐史此段。每見貓得鼠。未嘗不爲之稱快。人心之公憤。有千萬年而不可磨滅者。嘗有詩云。陋室偏遭黠鼠欺。狸狐雖小策勳奇。扼喉莫訝無遺力。應記當年骨醉時。楊東山云。凡處事總是心如轉丸。手如鳴鏑。

鶴林玉露卷十終

鶴林玉露 卷十

鶴林玉露卷十一

廬陵羅大經 景綸

福州啓運宮。在開元寺。有七祖（藝祖至哲宗）御容塑像。乃西京陵寢之舊。南渡之初。迎奉於此。時金兵俶擾。倉忙之間。載以籃輿七乘。至今猶存。別造朱輦七乘。列於殿廡。專差中官一員。主香火。謂之直殿。節序。朝廷遣快行家齋送香燭。帥守與直殿同致祭。每位用朱槃列食十數品。酒三獻。云。臨安淨慈寺後。有望祭殿。每歲寒食。朝廷差官一員。望祭西京諸陵。差陞朝官讀祝版。其詞云。曆正仲春。感載濡於雨露。心馳西洛。悵遐阻於山川。恭惟某祖某宗。靈鑒在天。聖謨傳後。（后曰徽音）秩上陵之典禮。徒切望思。蕤寓祭之權宜。愈深愴慕。其禮用盤景茶湯三獻。酒。余觀柳子厚云。每遇寒食。田野道路。士女遍滿。阜隸庸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今以萬乘之主。乃不獲遂此志。至於寓祭。此前古之所未有也。端午初。金虜既滅。朝廷亦嘗遣使修朝陵之禮。荆襄以兵五千護之。未至西京。諜報敵騎且

至兵不敢進。使者潛偕數騎。星馳而往。行禮而還。其諸陵之無恙與否。皆不可究詰也。

吾郡羅椿字永年。誠齋高弟也。清貧入骨。一介不取。頗有李方叔謝無逸風味。累年舉於禮部。竟不第。自號就齋。嘗訪誠齋於毘陵。誠齋作詩送之。歸曰。梅花香邊踏雪來。杏花影裏帶春回。明朝解纜還千里。今日看花更一杯。誰遣文章太驚俗。何緣場屋不遺才。南溪鷗鷺如相問。爲報春吟費麝煤。慶元初。誠齋與朱文公同召。誠齋力辭。永年寄詩云。不愁風月只憂時。髮爲君王寸寸絲。司馬要爲元祐起。西樞政坐壽皇知。苦辭君命驚凡子。清對梅花更與誰。夢繞師門三稽首。起敲冰硯訴相思。誠齋擊節。又送永豐汪令詩云。錦纜梅花浦。江南作縣歸。新來瀉鶚牘。驚動袞龍衣。歲晚情難別。心親事却違。恐君天上去。扶病出煙霏。頗有少陵意態。他如露濕看花脚。鶯啼欲曉山。春消千嶂雪。清逼五湖秋。等句皆佳。

本朝大臣賜家廟者。文彥博。蔡京。鄭居中。鄧洵武。余深。侯蒙。薛昂。白時中。童貫。秦檜。

楊存中。吳璣。虞允文。史彌遠。凡十四人。

國風云。豈無膏沐。誰適爲容。又云。予髮曲局。薄言歸沐。蓋古之婦人。夫不在家。則不爲容飾也。其遠嫌防微。至於如此。杜陵新昏別云。自嗟貧家女。久致羅襦裳。羅襦不復施。對君洗紅粧。尤可悲矣。國風之後。唯杜陵不可及者。此類是也。

古人立碑廟以繫牲。墓以下棺。厥後乃刻歲月。或識事始末。蓋亦因而文之耳。若湯盤銘。太公丹書。所載諸銘。亦因所用器物。著辭以自警。未嘗爲徒文也。後世特立石以紀事。述言。而謂之碑銘。與古異矣。杜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峴山之上。一沉漢水之中。韓退之謂張楸曰。丐我一片石。載二妃廟事。且令後世知有子名。後世好名之弊。至於如此。

趙韓王爲相。置二大甕於坐屏後。凡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其中。滿卽焚之。於通衢。李文靖公曰。沆居重位。實無補萬分。唯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惟此少以報國爾。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卽所傷多矣。陸象山云。往時充員敕

局浮食是慚。惟是四方奏請，廷臣面對，有所建置更革，多下看詳。其或書生貴游，不諳民事，輕於獻計，不知一旦施行，片紙之出，兆姓蒙害，每與同官悉意論駁，朝廷清明，常得寢罷。編摩之事，稽考之勤，顧何足以當大官之膳，或庶幾者，僅此可以償萬一耳。凡此皆至論。夫子曰：仍舊貫，何必改作。古人曰：利不什，不變法。甚言更革建置之不可輕也。或曰：若是，則將坐視天下之弊而不之救歟。余曰：不然。革弊以存法可也。因弊而變法不可也。不守法則弊生，非法之足以生弊也。若韓范之建明於慶曆者，革弊以存法也。荆公之施行於熙寧者，因弊而變法也。一得一失，蓋可觀矣。或曰：荆公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法度，豈可厚誹乎。余曰：有志於二帝三王，當自格君心始。不當自變法度始。有堯舜之君，則有禹湯之治。有禹湯之君，則有禹湯之治。法度云乎哉。否則王莽之井田，房琯之車戰，適足以貽千古之誚耳。朱文公云：浙間學者，推尊史記，謂夏紀贊用行夏之時事，商紀贊用乘殷之輅事。至高祖紀贊則曰：朝以十月，黃屋左纛，譏其不用夏時商輅也。遷之意誠恐是如此。但若使高祖真能行夏時。

乘商輅亦只是漢高祖終不可謂之禹湯。

潘良貴字子賤。自少有氣節。崇觀間爲館職。不肯遊蔡京父子間。使淮南。不肯與中官同燕席。靖康召對。力論時宰何奩唐恪誤國。未幾言皆驗。建炎初。召爲右司諫。首論亂臣逆黨。當用重法。以正邦典。壯國威。且及當時用事者姦邪之狀。大爲汪黃所忌。書奏三日。左遷而去。復召爲右史。從臣向子諤奏事。高宗因與論筆法。言久不輟。子賤舉笏近前。厲聲曰。向子諤以無益之言。久瀆聖聽。叱之使下。左右皆膽落。由是又去國。晚年力量尤擬定。秦檜勢正炎炎。冷處一角。笑傲泉石。作三戒說。深以在得之規。痛自警勵。秦雖令人致語。亦不答。自少至老。出入三朝。而前後在官。不過八百六十餘日。所居僅蔽風雨。郭外無尺寸之田。經界法行。獨以丘墓之寄。輸帛數尺而已。有磨鏡帖行於世。言讀書者將以治心養性。如用藥以磨鏡也。若積藥鏡上而不加磨治。未必不反爲鏡累。張禹孔光是已。其大意如此。世以爲名言。子賤自號默成居士。

伊尹。祿之以天下。不顧也。繫馬千駟。弗受也。天下信之久矣。故事湯。事桀。廢辟復辟。不惟天下不以爲疑。而桀與太甲。亦無一毫疑忌之心。東坡論之曰。辦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辦者矣。此論甚當。後世唯諸葛武侯。有伊尹風味。其草廬三顧而後起。與耕莘聘幣。已略相類。觀其告後主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庫有餘帛。廩有餘粟。以負陛下。觀此言。則其視富貴爲何等物。故先主臨終。謂之曰。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然。君可自取。非先主照見孔明肝膽。其肯發此言。雖然。先主孔明。魚水相得。發此言無難也。此言之發。後主與左右固皆聞之矣。後主非明君也。左右非無譏慝也。孔明所謂諸有作姦犯科者。宜付外廷論刑。所以繩束左右者。非不甚嚴也。而當時曾無一人敢與單辭之謗。後主倚信。亦卒無纖芥之疑。何哉。只緣平時心事暴白。足以取信上下故也。自三代而後。可謂絕無而僅

有矣。後之君子，爭一階半級，雖殺人亦爲之。自少至老，貪榮嗜利，如飛蛾之赴燭，蝸牛之升壁，青蠅之逐臭，而曰我能立大節，辦大事，其誰能信之。

楊東山嘗爲余言，昔周益公洪容齋嘗侍壽皇宴，因談肴核，上問容齋，卿鄉里何所產。容齋，番陽人也，對曰：沙地馬蹄髓，雪天牛尾狸。又問益公，公廬陵人也，對曰：金柑，玉版筍，銀杏，水精葱，上吟賞。又問一侍從，忘其名，浙人也，對曰：螺頭，新婦臂，龜脚老，獐牙，四者皆海鮮也。上爲之一笑。某嘗陋三公之對，昔某帥五羊時，漕倉市舶三使者，皆閩浙人，酒邊各盛言其鄉里果核魚蝦之美，復問某鄉里何所產，某笑曰：他無所產，但產一歐陽子耳。三公笑且慙。

楊東山言，某初筮爲永州零陵主簿，太守趙謐字安卿，丞相元鎮子也。初參之時，客將傳言，待衆官退，却請主簿，客退，趙具冠裳，端立堂上，凡再請，某不動，三請，某解其意，遂庭趨一揖，上堦稟敍，遂一還他禮數，既畢立，問何日交割，稟以欲就某日，答云：可一面交割，一揖徑入，更不與言，延坐，某退而抑鬱幾成疾，以書白誠齋，欲棄官而

歸誠齋報曰。此乃教誨吾子也。他日得力處當在此。某意猶未平。後涉歷稍深。方知此公善教人。尙有前輩典刑。朱文公云。人家弟子初出仕宦。須是討喫人打罵底差遣。方是有益。亦此意。

漢昭帝時。夏陽男子成方。遂居湖。有故太子舍人謂之曰。子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利其言。乃乘黃犢車詣北闕。自稱衛太子。公卿以下莫敢發言。雋不疑後至。叱吏收縛。竟得其姦。靖康之亂。柔福帝姬隨北狩。建炎四年。有女子詣闕。稱爲柔福。自虜中潛歸。詔遣老宮人視之。其貌良是。問以宮禁舊事。略能言彷彿。但以足長大疑之。女子舉蹙曰。金人驅迫如牛羊。跳足行萬里。寧復故態哉。上惻然不疑其詐。卽詔入宮。授福國長公主。下降高世榮。汪龍溪行制詞云。彭城方急。魯元嘗困於面馳。江左旣興。益壽宜充於禁鬻。資粧一萬八千緡。紹興十二年。顯仁太后回鑾。言柔福死於虜中久矣。始知其詐。執付詔獄。乃一女巫也。嘗遇一宮婢。謂之曰。子貌甚類柔福。因告以宮禁事。教之爲詐。遂伏誅。前後請給錫賚。計四十七萬九千緡。古今事未嘗無對。成

方遂遇雋不疑。故其詐不行。此女巫若非顯仁之歸。富貴終身矣。

荆公行新法。鬻坊場河渡。司農又請并祠廟鬻之。官旣得錢。聽民爲賈區。廟中穢雜喧踐。無所不至。張安道知南京。上疏言。宋王業所基也。而以火德王。闕伯封於商丘。以主大火。微子爲宋始封。此二祠者。獨不可免於鬻乎。神考覽之震怒。批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得免鬻。近時豫章嘗於孺子亭賣酒。劉潛夫題詩云。孺子亭前插酒旗。遊人那解薦江離。白鷗欲下還飛起。曾見當年解榻時。帥聞之亟令住賣。嘉定間。臨安西湖上三賢堂亦賣酒。太學士人題詩云。和靖東坡白樂天。幾年秋菊薦寒泉。如今往事都休問。且爲官司趁酒錢。府尹聞之亦愧而止。

嘉定辛卯三月。金人圍黃州。詔馮榘援蘄黃。榘遷延不進。黃州守何大節字中立。召僚佐告之曰。城危矣。而救不至。諸君多有親老。且非守土之臣。可以死。可以無死。乃各予以差出之檄。使爲去計。自取郡印佩之。誓以死守。一夕。與兵忽奔告曰。城陷矣。擁之登車。纔出門。虜兵已紛集。大節竟自沉于江。未一月。又陷蘄州。守李誠之字茂

欽手殺其妻子奴婢。然後自殺。官屬多死之。朝廷褒贈誠之。且爲立廟。而寧宗帝紀。書大節棄城遁。二人皆出太學。劉潛夫詩云。淮壤便合營雙廟。太學今方出二儒。又云。世俗今猶疑許遠。君王元未識眞卿。蓋爲中立解嘲。然等死耳。茂欽果決。是以全節。中立遲懦。是以敗名。忠臣義士。可以鑒矣。

李若谷爲長社令。日懸百錢於壁。用盡卽止。東坡謫齊安。日用不過百五十。每月朔。取錢四千五百。斷爲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旦用盡。又挑取一塊。卽藏去。又以竹筒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云此賈耘老法也。又與李公擇書云。口腹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張無垢云。余平生貧困。處之亦自有法。每日用度。不過數十錢。亦自足。至今不易也。有客自耒陽來。言鄭亨仲日以數十錢懸壁間。椒桂葱薑。皆約以一二錢。曰吾平生貧苦。晚年登第。稍覺快意。便成奇禍。今學張子韶法。要見舊時薑鹽風味。甚長久也。仇泰然守四明。與一幕官極相得。一日問及公家日用多少。對以十口之家。日用一千。泰然曰。何用許多錢。曰早具少肉。晚菜羹。泰然驚曰。某

爲太守。居常不敢食肉。只是喫菜。公爲小官。乃敢食肉。定非廉士。自爾見疎。余嘗謂節儉之益。非止一端。大凡貪淫之過。未有不生於奢侈者。儉則不貪不淫。是可以養德也。人之受用。自有劑量。省嗇淡泊。有久長之理。是可以養壽也。醉醲飽鮮。昏人神志。若蔬食菜羹。則腸胃清虛。無滓無穢。是可以養神也。奢則妄取苟求。志氣卑辱。一從儉約。則於人無求。於己無愧。是可以養氣也。故老氏以爲一寶。

吳請成於越。勾踐欲許之。范蠡不可。楚求和於漢。高帝欲許之。張良不可。此霸王成否之機也。二子亦明決矣哉。故曰。需者事之賊。又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桓玄篡位。登御牀。地忽陷。羣臣失色。殷仲文曰。良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玄大悅。南燕汝水不冰。燕主超惡之。李超曰。良由逼帶京城。近日月也。燕主亦大悅。下詔上慰。可發一笑。

朱文公有足疾。嘗有道人爲施針熨之術。旋覺輕安。公大喜。厚謝之。且贈以詩云。幾載相扶藉瘦筇。一針還覺有奇功。出門放杖兒童笑。不是從前勃窣翁。道人得詩徑

去未數日。足疾大作。甚於未針時。亟令人尋逐道人。已莫知其所往矣。公歎息曰。某非欲罪之。但欲追索其詩。恐其持此誤他人爾。

禮記檀弓。子貢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做。吾郡劉尚書美中家。有古本禮記。梁木其壞之下。有則吾將安仗五字。

朱文公嘗病女戒鄙淺。欲別集古語成一書。立篇目曰正靜。曰卑弱。曰孝愛。曰和睦。曰儉質。曰寬惠。曰講學。且言如杜詩云。嗟汝未嫁女。秉心鬱忡忡。防身動如律。竭力機杼中。凡此等句。便可入正靜。他皆做此。嘗以書屬靜春先生劉子澄纂輯。迄不能成。公蓋欲以配小學書也。

慶元間。周益公以宰相退休。楊誠齋以祕書監退休。實爲吾邦二大老。益公嘗訪誠齋於南溪之上。留詩云。楊監全勝賀監家。賜湖豈比賜書華。誠齋二字。光宗御書。同環自關三三徑。誠齋東園有三三徑。其詩云。三徑初開自蔣卿。再開三徑是淵明。誠齋奄有三三徑。一徑花開一徑行。頃刻能開七七花。門外有田供伏臘。望中

無處不烟霞。却慙下客非摩詰。無畫無詩只謾誇。誠齋和云。相國來臨處士家。山間草木也光華。高軒行李能過李。小隊尋花到浣花。留贈新詩光奪月。端令老子氣成霞。未論藏去傳貽厥。拈向田夫野老誇。好事者繪以爲圖。誠齋題云。平叔曾過魏秀才。何如老子致元台。蒼松白石青苔徑。也不傳呼宰相來。用魏野詩翻案也。厥後誠齋家嗣東山先生伯子。端平初累辭召命。以集英殿修撰致仕家居。年八十。雲巢會無疑。益公門人也。年尤高。嘗攜茶袖詩訪伯子。其詩云。褰衣不待履霜回。到得如今亦樂哉。泓穎有時供戲劇。軒裳無用任塵埃。眉頭猶自懷千恨。興到何如酒一杯。知道華山方睡覺。打門聊伴茗奴來。伯子和云。雪舟不肯半塗回。直到荒林意盛哉。籬菊苞時披宿霧。木犀香裏絕纖埃。錦心繡口垂金薤。月露天漿貯玉杯。八十仙翁能許健。片雲得得出巢來。其風味庶幾可亞前二老云。無疑博學工文。尤精考訂。有本朝新舊官制考行於世。以隱逸召爲祕閣校勘。吾黨之士。多勸其毋出。而無疑竟出。先君竹谷老人送以詩云。泰華山人上赤墀。上嗟安在見何遲。老於尙父投竿日。少

似轅生對策時。怨鶴驚猿辭舊隱。鞭撻笞鳳總新知。早陳經國平邊策。歸領雲巢舊住持。無疑立朝逾年。除大社令。未及有所開陳。奉祠而歸。年九十乃終。

周益公云。漢二獻皆好書。而其傳國皆最遠。士大夫家。其可使讀書種子衰息乎。

杜陵詩云。色難臭腐。餐風香。色難臭腐。用仙家王方平事。獨餐風香三字。解者不註所出。余觀佛詩云。凡諸所嗅。風與香等。意杜陵用此。

宋高祖留葛燈籠。麻繩拂於陰室。唐太宗留柞木梳。黑角篋於寢宮。以此示後。後世猶奢。

西漢諸儒。揚子雲獨稱識字。韓文公云。凡爲文者。宜略識字。則識字豈易乎哉。晁景迂晚年日課。識十五字。楊誠齋云。無事好看韻書。

唐李渤問歸宗禪師曰。須彌納芥子。僕卽不疑。芥子藏須彌。恐無是理。歸宗曰。人言學士讀萬卷書。是否。渤曰。然。歸宗曰。是心如椰子大。萬卷書從何處着。荆公詩云。巫醫之所知。醫史之所業。載車必百兩。獨以方寸攝。卽歸宗之意。余謂一心具一太極。

前輩謂鵬搏鯤運。不足計其高深。日升月沉。不足計其廣狹。萬卷百車。又何足道。湯武應天順人之舉。實出於伊尹。太公湯五遣伊尹適夏。意亦可見。伶尹既醜。有夏遂相湯伐桀。詩曰。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不言湯用伊尹也。書之誓。有以地言者。甘誓是也。有以人言者。湯誓是也。有以國言者。秦誓是也。秦誓。左傳孟子皆謂之太誓。古字泰太通。前輩謂伐商之謀。實本於太公。故以名誓。詩曰。維師尙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不言武王用太公也。湯武非富天下之志。於此可見。雖然。夫子則不。以是而恕湯武也。序書之詞。曰。湯勝夏。曰。武王勝殷。殺受。未嘗分其罪於伊尹太公。此與春秋書許世子止趙盾同一筆也。東坡海外論。可謂深識周孔之心矣。余嘗疑商之取夏。周之取商。一也。湯崩而太甲不明。甚於成王之幼冲矣。然夏人帖然。未嘗萌蠢動之心。及武王既喪。商人不靖。觀鷓鴣小惑之詩。悲哀急迫。岌岌然若不可以一朝居。何也。湯放桀於南巢。蓋亦聽其自屏於一方而終耳。未至如以黃鉞斬紂之甚也。故夏人之痛。不如商人。夫以懷王之死。楚人尙且悲憤不已。有楚雖三戶亡

秦必楚之語。况六百年仁恩之所滲灑者哉。當是時。若非以周公之聖。消息彌縫於其間。則周之復爲商也。決矣。且湯旣勝夏。猶有慙德。慄慄危懼。若將隕於深淵。至於武王。則全無此等意思矣。由是論之。湯武亦豈可並言哉。朱文公云。成湯聖敬日躋。與盤銘數語。猶有細密工夫。至武王。往往並不見其切己事。

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景。明也。謂所行之光明也。世俗有景仰景慕之語。遂失其義。妄以景訓仰。多取前賢名姓。加景字於上。以爲字。如景周景顏之類。失之矣。前史王景略。近世范景仁。何嘗以景爲仰哉。真西山舊字景元。後悟其非。乃改爲希元云。始皇爲楚所敗。尙能謝王翦。袁紹爲魏所敗。乃至殺田豐。欲不亡得乎。

杜陵詩云。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蓋萬里地之遠也。秋時之慘悽也。作客。羈旅也。常作客。久旅也。百年。齒暮也。多病。衰疾也。臺高迴處也。獨登臺。無親朋也。十四字之間。含八意。而對偶又精確。

鶴林玉露卷十一終

鶴林玉露卷十二

廬陵羅大經 景綸

法昭禪師偈云。同氣連枝各自榮。些些言語莫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爲弟兄。詞意藹然。足以啓人友于之愛。然余嘗謂人倫有五。而兄弟相處之日最長。君臣之遇合。朋友之會聚。久速固難必也。父之生子。妻之配夫。其早者皆以二十歲爲率。惟兄弟或一二年。或三四年。相繼而生。自竹馬遊戲。以至駘背鶴髮。其相與周旋。多者至七八十年之久。若恩意浹洽。猜間不生。其樂豈有涯哉。近時有周益公。以太傅退休。其兄乘成先生。以將作監丞退休。年皆八十。詩酒相娛者終其身。章泉趙昌甫兄弟。亦俱隱玉山之下。蒼顏華髮。相從於泉石之間。皆年近九十。真人間至樂之事。亦人間希有之事也。

嚴州烏石寺。在高山之上。有岳武穆飛。張循王淩。劉太尉光世題名。劉不能書。令侍兒意真代書。姜堯章題詩云。諸老凋零極可哀。尙留名姓壓崔嵬。劉郎可是疎文墨。

幾點燕支浣綠苔。

大凡臨事無大小皆貴乎智。智者何隨機應變。足以弭患濟事者是也。張乖崖守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大閱。方出軍。衆忽嵩呼。乖崖亦下馬。隨衆東北望。三呼攬轡復行。衆不敢譴。真宗不豫。李文定公以宰相宿內祈禳。時太子尚幼。八大王元儼者。頗有威名。問疾留禁中。累日不出。執政患之。偶翰林司以金盃貯熟水過。問之曰。王所需也。文定取案上墨筆。攪水中盡黑。王見之大駭。意其爲毒也。卽上馬去。文潞公知成都。大雪。會客帳下。卒有諛語。共拆井亭。燒以禦寒。軍將以聞。公徐曰。今夜誠寒。亭弊矣。正欲改造。更有一亭。可盡拆爲薪。樂飲如常。明日乃究問。先拆亭者。杖而流之。前輩如此類甚多。皆所謂知也。小而文潞公幼年之浮毳。司馬公幼年之擊甕。亦皆於倉卒之中。有變通之術。世傳趙從善尹臨安。宦寺欲窘之。一日內案朱紅桌子三百隻。限一日辦。從善命於市中取茶桌一樣三百隻。糊以清江紙。用朱漆塗之。咄嗟而成。兩宮幸聚景園。回索火炬三千枝。限以時刻。從善命於倡家取竹籬束之。

頃刻而辦。辛幼安在長沙。欲於後圃建樓賞中秋。時已八月初旬矣。吏白他皆可辦。唯瓦難辦。幼安命於市上。每家以錢一百。賃簷前瓦二十片。限兩月以瓦收錢。於是瓦不可勝用。嘉熙間。江西峒丁反。吉州萬安宰黃炳。鳩兵守備。一日五更。探報寇且至。炳亟遣巡尉領兵迎敵。衆皆曰。枵腹奈何。炳曰。第速行。飯卽至矣。炳乃率吏輩攜竹籬木桶。沿市民之門。曰。知縣買飯。時人家晨炊方熟。皆有熱飯熟水。厚酬其直。負之以行。於是士卒皆飽餐。一戰破寇。由此論功。擢守臨川。兼庾節。

杜陵詩云。雨晴山不改。晴罷峽如新。言或雨或晴。山之體本無改變。然旣雨初晴。則山之精神。煥然乃如新焉。朱文公寄籍溪胡原仲詩云。甕牖前頭翠作屏。晚來相對靜儀刑。浮雲一任閑舒卷。萬古青山只麼青。胡五峯見之。以爲有體而無用。乃廣之曰。幽人偏愛青山好。爲是青山青不老。山中雲出雨乾坤。洗出一番青更好。文公用杜上句意。五峯用杜下句意。然杜只是寫物。二公則以喻道。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琴以不鼓爲妙。棋以不着爲高。

子家羈不欲昭公與季氏立異。子家羈豈黨季氏者乎。陳平周勃不與呂氏立異。平勃豈黨呂氏者乎。狄仁傑不與武氏立異。仁傑豈黨武氏者乎。處事變者。須識此意。雖然。夫子三都之墮。王陵庭爭之語。駱賓王舉兵之檄。亦不可少也。聲大義者。張膽而明目。定大策者。潛慮而密謀。

紹興間。黃公度榜第三人。陳（名上字係光宗廟諱）修。福州人。解試四海想中興之美賦。第五韻隔對云。葱嶺金堤。不日復廣輪之土。泰山玉牒。何時清封禪之塵。時諸郡試卷。多經御覽。高宗親書此聯於幅紙。黏之殿壁。及唱名。玉音云。卿便是陳修。吟誦此聯。淒然出涕。問卿年幾。何對曰。臣年七十三。問卿有幾子。對曰。臣尙未娶。乃詔出內人施氏嫁之。年三十。賞奩甚厚。時人戲爲之語曰。新人若問郎年幾。五十年前二十三。其年第五人方竊。興化人。解試中興日月可冀賦。一聯云。佇觀僚屬。復光司隸之儀。忍死須臾。咸泣山東之淚。亦經御覽。親筆錄記。唱名日。特命加一資。上恢復初志。隨寓發見。感憤如此。而卒於不遂。秦檜之罪。可勝誅乎。

淳熙間。廬陵有惡少。子曰晏先。以殺人滅等流嶺南。行有日。逢其黨二人於市。晏目之曰。盍免我乎。二人不應而去。行數日。送徒者節其飲食。有害之之意。一夕止旅舍。二人者忽來。爲酒饌饗晏。及送徒者。盡夕歌呼。至曉偕行。過荒林間。二人以白金一笏擲於地。抽刃言曰。晏吾兄弟也。汝能釋使逃。請以此金爲謝。不然不能俱生矣。送徒者欣然破械縱去。爲疑冢道傍而反。越三十年。晏自淮駕巨艦來歸。貨貨鉅萬。訪二人皆死矣。妻子方貧。不能自活。晏哭祭其墓。盡哀厚遺其妻子乃去。鄭毅夫過朱亥墓詩云。高論唐虞儒者事。賣君負國豈勝言。憑君莫笑金椎陋。却是屠沽解報恩。諒哉。

韓子管仲隰朋。從桓公伐孤竹。春往而冬反。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焉。杜陵詩云。古來存老馬。不必取長途。用此事也。東坡代滕達道疏云。自念舊臣。譬之老馬。雖筋力已衰。不堪致遠。而經涉險阻。粗識道路。又用杜詩意。

唐太宗末年。讖家明言女主昌。又明言爲武氏。又明言其人已在宮中。乃以疑似殺李君羨。過矣。則天當時特一宮嬪。誠無可疑之迹。然史載太宗有駿馬。曰師子驄。極猛悍。太宗親控馭之。不能馴。則天時侍側。曰。惟妾能制之。太宗問其術。對曰。妾有三物。始則捶以鐵鞭。不服。則擊以鐵撻。又不服。則以匕首斷其喉。爾。由此觀之。其英烈猛厲之氣。亦自發露。特太宗不之覺耳。則天後來駕馭羣臣。專用此術。

袁和叔云。非木非石。無思無爲。楊敬仲深愛其語。故銘其墓曰。和叔之覺。人所未知。非木非石。無思無爲。蓋以爲造極之語也。然余觀蘇穎濱論語解云。火必有光。心必有思。聖人無思。非無思也。外無物。內無我。物我既盡。心全而不亂。物至而知可否。可者作。不可者止。因其自然。而吾未嘗思。未嘗爲。此所謂無思無爲也。如使頑然不動。與木石爲偶。而謂之無思無爲。則亦何以通天下之故哉。此說卽和叔之說也。豈敬仲未之見耶。禪家去昏散病。絕斷常坑。蓋昏與斷。則如木如石矣。散與常。則妄思妄爲矣。又云。貴真空不貴頑空。蓋頑空則頑然無知之空。木石是也。若真空。則猶之天

焉。湛然寂然。元無一物。然四時自爾行。百物自爾生。粲爲日星。滂爲雲霧。沛爲雨露。轟爲雷霆。皆自虛空生。而所謂湛然寂然者。自若也。穎濱深味禪說。故其論亦此意。內繕己性。當如紀渚之養雞。外順物性。當如顏闔之養虎。

淵明詩云。既來孰不去。人理固有終。居常待其盡。曲肱豈傷冲。此修身俟死之意也。可謂了死生矣。謝溪堂詩云。淵明從遠公。了此一大事。余謂淵明性資高邁。豈待從遠公而後了。况其言曰。得知千載外。上賴古人書。又曰。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則其於六經孔孟之書。固已探其微矣。於了死生乎何有。

晚唐詩綺靡。乏風骨。或者薄之。且因王維儲光羲輩。而并薄其人。然氣節之士。亦往往出於其間。昭宗末年。朱溫篡形已成。韓偓在翰林。蘇檢數爲經營。入相。偓怒曰。公不能有所爲。今朝夕不濟。乃欲以此相汙耶。昭宗欲相偓。偓辭而薦趙崇。崔胤怒。使溫譖而逐之。昭宗與之泣別。偓泣曰。臣得遠貶。及死乃幸。不忍見篡弑之辱也。司空圖初爲禮部員外郎。棄官隱居王官谷。累徵不起。柳璨以詔書徵之。圖懼。詣洛陽入

見佯爲衰野。墜笏失儀。乃下詔以爲傲代釣名。放還山。羅隱乾符中舉進士。十上不第。黃巢亂。歸依錢鏐。及朱溫篡。詔至痛哭。勸鏐舉義。鏐不能從。溫聞其名。以諫議大夫招之。不就。事鏐終於著作佐郎。若三子者。又可以晚唐詩人薄之乎。

詩有一句疊三字者。如吳融秋樹詩云。一聲南雁已先紅。撼淒淒葉葉同是也。有一句連三字者。如劉駕云。樹樹樹稍啼曉鶯。夜夜夜深聞子規是也。有兩句連三字者。如白樂天云。新詩三十軸。軸軸金玉聲是也。有三聯疊字者。如古詩云。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是也。有七聯疊字者。昌黎南山詩云。延延離又屬。夬夬叛遠遘。喁喁魚闕萍。落落月經宿。閭閻樹牆垣。蠹蠹架庫廡。參參削劍戟。煥煥銜瑩琇。敷敷花披萼。闔闔屋摧霽。悠悠舒而安。兀兀狂以狃。超超出猶奔。蠢蠢駭不懋是也。近時李易安詞云。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起頭連疊七字。以一婦人。乃能創意出奇如此。

紹興中王鈇帥番禺。有狼藉聲。朝廷除司諫韓璜爲廣東提刑。令往廉按。憲治在韶

陽韓纔建臺。卽行部詣番禺。王憂甚。寢食幾廢。有妾故錢塘倡也。問主公何憂。王告之故。妾曰。不足憂也。璜卽韓九字叔夏。舊游妾家。最好歡。須其來強邀之飲。妾當有以敗其守。已而韓至。王郊迎不見。入城。乃見。岸上不交一談。次日報謁。王宿治具於別館。茶罷邀游郡圃。不許。固請乃可。至別館。水陸畢陳。伎樂大作。韓蹀躞不安。王麾去伎樂。陰命諸倡淡粧。詐作姬侍。迎入後堂劇飲酒半。妾於簾內歌韓昔日所贈之詞。韓聞之心動。狂不自制曰。汝乃在此耶。卽欲見之。妾隔簾故邀其滿引。至再至三。終不肯出。韓心益急。妾乃曰。司諫囊在妾家。最善舞。今日能爲妾舞一曲。卽當出也。韓醉甚。不知所以。卽索舞衫。塗抹粉墨。踉蹌而起。忽跌于地。王亟命索轎。諸倡扶掖而登。歸船昏然酣寢。五更酒醒。覺衣衫拘絆。索燭覽鏡。羞愧無以自容。卽解舟還臺。不敢復有所問。此聲流播。旋遭彈劾。王迄善罷。夫子曰。棖也。欲焉得剛。韓璜之謂矣。太公之應揚。伯夷之叩馬。道並行而不相悖也。太公處東海之濱。進而以功業濟世。伯夷處北海之濱。退而以名節勵世。二者。天下之大老也。故各爲世間辦一大事。

可謂無負文王之所養矣。使伯夷出而任太公之事，則太公亦必退而爲伯夷之事。所謂易地則皆然。切意二老受文王之養，平居暇日，同堂合席，念王室之如燬，固欲起而救亂，思冠冕之毀裂，又恐因而階亂，故水火相濟，鹽梅相成，各以一事自任。如三仁之自獻自靖，或殺身以全節，或歸周以全祀，或佯狂以全道，均不失本心之德而已矣。豈故相矛盾者哉。觀伯夷之諫，太公扶而去之，曰：「義士，意可見矣。」

紹興乙卯，以旱禱雨，諫議大夫趙霈上言：「自來祈禱斷屠，止禁豬羊，今後請并禁鵝鴨。」時胡致堂在西掖，見之，笑曰：「可謂鵝鴨諫議矣。」聞虜中有龍虎大王，請以鵝鴨諫議當之。嘉定中，察院羅相上言：「越州多虎，乞行下措置，多方捕殺。」正言張次賢上言：「八盤嶺乃禁中來龍，乞禁人行，太學諸生遂有羅擒虎張尋龍之對。」

胡澹庵十年貶海外，北歸之日，飲于湘潭胡氏園，題詩云：「君恩許歸此一醉，傍有梨頰生微渦，謂侍妓黎倩也。」厥後朱文公見之，題絕句云：「十年浮海一身輕，歸對梨渦却有情。世上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文公全集載此詩，但題曰「自警」云。余觀

東坡志林載張元忠之說曰。蘇子卿囓雪啖氈。蹈血出背。可謂了死生之際矣。然不免與胡婦生子。而况洞房綺繡之下乎。乃知此事未易消除。文公之論澹庵。亦猶張元忠之論蘇子卿也。近時劉叔友論劉項曰。項王有吞嶽瀆意氣。咸陽三月火。骸骨亂如麻。哭聲慘怛天日。而眉容不斂。是必鐵作心肝者。然當垓下訣別之際。寶區血廟了不經意。惟眷眷一婦人。悲歌悵飲。情不自禁。高帝非天人歟。能決意於太公呂后。而不能決意於戚夫人。杯羹可分。則笑媪自若。羽翼已成。則歛歔不止。乃知尤物移人。雖大智大勇不能免。由是言之。世上無如人欲險信哉。

堯不以天下與丹朱而與舜。世皆謂聖人至公無我。知愛天下而不知愛其子。余謂帝堯此舉。固所以愛天下也。尤所以愛丹朱也。異時雲行雨施。萬國咸寧。虞賓在位。同其福慶。則安家而厚蒼生。兩得之矣。若使其以傲虐之資。輕居臣民之上。則毒痛四海。不有南巢之放。必有牧野之誅。尙得爲愛之乎。曾子曰。君子愛人以德。龐德公曰。吾遺子孫以安。堯舜之於子。亦不過愛之以德。遺之以安耳。故愛子者。人之常情。

也。堯舜豈外人之常情以爲異哉。故其書曰典。

項平甫作信美樓記云。王仲宣之言曰。雖信美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自仲宣至今。千有餘年。文士一詞曰。此思歸之曲也。曾未有考其文而論其心者。蓋仲宣漢貴公孫也。少依王室。世受國恩。雖遜身南夏。而繫志西周。彼以爲撫清漳曲沮之流。不若灞滻涇渭之速清也。覽昭丘陶牧之勝。不若終饜吳華之亟平也。冀道路之一開。憂日月之逾邁。故莫然以是爲不可久留。蓋士之出處不齊久矣。充仲宣之賦。當與子美岳陽樓五言。太白鳳凰臺長句。同帙而共編。不當與張翰思吳之歎。班超玉門之書。馬援浪泊西里之念。雜然爲一議狀也。平甫此論。得仲宣之心矣。仲宣不依曹黃二袁。而依劉表。意亦可見。故仲宣之忠於漢。陶淵明之忠於晉。羅昭諫之忠於唐。皆詩人文士之識大義。有氣節者。樓乃胡仲方爲荆南撫幹時所建。楊誠齋題詩云。大資孫子大參孫。磊隗胸中萬卷橫。樓上已堆千古恨。晚潮更作斷腸聲。古有仲宣今仲方。二樓分貯一秋江。散懷幸有杯中物。莫下南窗下北窗。亦平甫之意也。

朱溫父誠。以五經教授鄉里。號朱五經。溫爲節度使。其母王氏。猶備食蕭縣劉崇家。始迎以歸。溫舉觴爲壽。啓曰。朱五經平生讀書。不登一第。有子爲節度使。無忝於先人矣。母惻然良久曰。汝能至此。可謂英特。然行義未必如先人也。賢哉此媪。深哉此言。其於朱五經之學。必槩嘗有聞矣。溫篡位之日。與宗戚飲博酒酣。其兄全昱。忽投瓊擊盆中。迸散睨曰。朱三。爾礪山一百姓。從黃巢爲盜。天子用汝爲四鎮節度使。於汝何負。而滅唐家三百年社稷。吾行見汝赤其族矣。何以博爲。全昱此言。亦甚賢也。然則溫之父賢。母又賢。兄又賢。獨溫凶德耳。荀卿謂人性惡。其然豈其然乎。

杜詩有反言之者。如云。久判野鶴如雙鬢。若正言之。當云雙鬢如野鶴也。又云。黃鸝高於五尺童。化爲白鳥似老翁。若正言之。當云五尺童時似黃鸝。化爲老翁似白鳥也。他如紅豆啄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亦然。左氏傳曰。室於怒。市於色。曾南豐曰。室於議。塗於歎。皆如此類。

鶴林玉露卷十二終

鶴林玉露卷十三

廬陵羅大經 景綸

宋慶元初。趙子直當國。召朱文公爲侍講。文公欣然而至。積誠感悟。且編次講義以進。寧宗喜。令點句以來。他日請問。上曰。宮中常讀之。大要在求放心耳。公因益推明其說曰。陛下旣知學問之要。願勉強而力行之。退謂其徒曰。上可與爲善。若常得賢者輔導。天下有望矣。然是時韓侂胄自謂有夾日之功。已居中用事。公因進對面諫。又約吏部侍郎彭子壽請對。面發其姦。且以書白趙丞相云。當以厚賞酬其勞。勿使干預朝政。侂胄於是謀逐公。忽一日御批云。朕閱卿耆老。當此隆冬。難立講。已除卿宮觀。內侍王德謙徑遣付下。宰相執奏臺諫給舍爭留。皆不從。時子壽出護使客。回則公已去矣。卽上章攻侂胄云。昔元符間。向宗良兄弟。止緣交通賓客。漏泄機密。陳瓘抗章劾之。謂自古戚里侵權。便爲衰世之象。外家干政。卽是亡國之本。亦如州縣之政。只要權出守令。若子弟親戚。交通關節。則姦人鼓舞。良民怨咨。如瓘此言。不可

不察。今侂冑所爲。不止如宗良。而朝無陳瓘。莫能出力排之。在太上皇朝。始用姜特立。大臣尙能逐之使去。後用袁佐。諫官尙能論之使擢。不意陛下初政清明。有臣如此。乃無一人敢出一語。則其聲勢可知矣。上甚嘉納。謂宰相曰。侂冑是朕親戚。龜年是朕舊學。極是難處。宰相進兩留之說。且謂龜年性剛。乞宣諭留之。上曰。此人質直。兼是隨龍舊僚。四人。兩人罷。一人憂去。只有龜年有事肯來說。如此區處甚好。其晚忽降省劄。直批彭龜年。予郡。宰相亦不知也。自是衆君子皆逐矣。上始初雖爲侂冑所誤。然三十一年。敬仁勤儉。如一日。天文示變。齋心露禱。禁中酒器。以錫代銀。上元夜。嘗燐燭清坐。小黃門奏曰。官家何不開燕。上愀然曰。爾何知。外間百姓無飯喫。朕飲酒何安。嘗幸聚景園晚歸。都人觀者爭入門。蹂踐有死者。上聞之深悔。自是不復出。文公格心之效。終不可泯。陳正甫草保安赦文云。朕寅畏以保邦。嚴恭而事帝。雖不明不敏。有慚四海望治之心。然無怠無荒。未始縱一毫從己之欲。真能寫出寧宗心事。天下誦之。

杜陵詩云。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后山詩云。輟耕扶日月。起廢極吹噓。或謂虛實不類。殊不知生爲造。成爲化。吹爲陰。噓爲陽。氣勢力量。與日月字正相配也。

觀李斯逐客之書。則秦固以客與。觀齊人松柏之歌。則齊人又以客亡。客何所不有哉。在吾所擇耳。子思孟子荀卿子順。亦當時之客也。如時君之不用何。用之。則秦之客又何足道。

先君竹谷老人。晨登慶元諸老之門。晚年以其所自得者。著畏說一篇。其詞曰。大凡人心不可不知所畏。畏心之存亡。善惡之所由分。君子小人之所由判也。是以古之君子。內則畏父母。畏尊長。詩云。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又曰。豈敢愛之。畏我諸兄。是也。外則畏師友。古語曰。凜乎若嚴師之在側。逸詩曰。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是也。仰則畏天。俯則畏人。詩曰。胡不相畏。不畏於天。又曰。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是也。夫惟心有畏。故非禮不敢爲。非義不敢動。一念有愧。則心爲之震悼。一事有差。則顏之爲忤。怩戰兢自持。日寡其過。而不自知其入於君子之域矣。苟惟內不畏父母尊長之嚴。

外不畏朋儕師友之議。仰不畏天。俯不畏人。猖狂妄行。恣其所欲。吾懼其不日而爲小人之歸也。由是而之。習以成性。居官則不畏三尺。任職則不畏簡書。攫金則不畏市人。吁。士而至此。不可以爲士矣。仲尼所謂小人之無忌憚者矣。夫人之所以必畏乎畏者。非爲彼計也。蓋將以防吾心之縱。而自律乎吾身也。是故以天子之尊。且有所畏。詩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書曰。成王畏相。孰謂士大夫而可不知所畏乎。以聖賢之聰明。且有所畏。魯論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孰謂學者而可不知所畏乎。然則畏之時義大矣哉。余每以此自警。且以劾切磋於朋友云。先君此說出。一時流輩。潛心理學者。咸以爲不可易。余同年歐陽景顏跋云。造道必有門。伊洛先覺。以持敬爲造道之門。至矣。盡矣。蓋敬德之聚也。此心纒敬。萬理森列。此身纒敬。四體端固。繇勉強至成熟。此心此身。歛然法度中。可以爲人矣。然世之作僞。眞者。往往竊持敬之名。蓋不肖之實。內雖荏而色若厲焉。行無防檢。而步趨若安徐焉。識者病之。至有劾前輩打破敬字。以爲訕侮者。又有以高視闊步。幅巾大袖。而乞

加懲絕者。一世傑立之士。欲哀救之。而志不能遂。近世葉水心作敬亭後記。至不以張思叔之言爲然。謂敬爲學者之終事。僕深疑焉。近因校文至澧陽。謁竹谷羅先生。以所著畏說見教。僕醒然若有所悟。嗚呼。畏卽敬也。使人知畏父母。畏尊長。畏天命。畏師友。畏公論。一如先生所言。欲不敬得乎。每事有所持循而畏。則其敬也。莫非體察在己實事。見面盎背。臨淵履冰。以僞自蓋者能之乎。高視闊步。幅巾大袖。假聲音笑貌以爲敬。求之於父母兄弟長師友之間。多可憾焉。人其以敬許之乎。蓋先生以實而求敬。故其敬不可僞。世人以虛而求敬。故其敬或可假。是說也。羽翼吾道。其功豈淺淺哉。至此。則敬不可僞爲。而攻持敬者當自思矣。

紹熙甲寅。太學諸生擬勸行樂表云。周公欺我。願焚酒誥於通衢。孔子空言。請束孝於高閣。以勸爲諷。字字有來歷。

苗劉之亂。張魏公在秀州。議舉勤王之師。一夕獨坐。從者皆寢。忽一人持刀立燭後。公知爲刺客。徐問曰。豈非苗傅劉正彥遣汝來殺我乎。曰然。公曰。若是則取吾首以

去可也。曰：我亦知書，寧肯爲賊用？况公忠義如此，豈忍加害？恐公防閑不嚴，有繼至者，故來相告爾。公問欲金帛乎？笑曰：殺公何患無財？然則留事我乎？曰：我有老母在河北，未可留也。問其姓名，俛而不答。攝衣躍而登屋，屋瓦無聲。時方月明，去如飛。明日，公命取死囚斬之，曰：夜來獲姦細，公後嘗於河北物色之，不可得。此又賢於鉏麋矣。孰謂世間無奇男子乎？殆是唐劍客之流也。

張宣公題南城云：坡頭望西山，秋意已如許。雲影度江來，霏霏半空雨。東渚云：團團凌風桂，宛在水之東。月色穿林影，却下碧波中。麗澤云：長哦伐木詩，佇立以望子。日暮飛鳥歸，門前長春水。濯清云：芙蓉豈不好，濯濯清漣漪。采去不盈把，惆悵暮忘饑。西嶼云：繫舟西岸邊，幅巾自來去。島嶼花木深，蟬鳴不知處。采菱舟云：散策下亭舸，水清魚可數。却上采菱舟，乘風過南浦。六詩閑淡簡遠，德人之言也。

陶淵明贈長沙公族祖云：同源分派，人易世疎。慨然寤歎，念茲厥初。老蘇族譜引云：服始乎衰，而至於總。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

喜不慶。憂不弔。則塗人也。吾所與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正淵明詩意。詩字少意多。尤可涵泳。

胡澹庵乞斬秦檜得貶。盧溪先生王廷珪字民瞻。以詩送之曰。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爲天下奇。亦貶辰陽。太府寺丞陳剛中字彥柔。以啓賀之云。屈膝請和。知廟堂御侮之無策。張膽論事。喜樞庭經遠之有人。身爲南海之行。名若泰山之重。又云。誰能屈大丈夫之志。寧忍爲小朝廷之謀。知無不言。願請尙方之劍。不遇故去。聊乘下澤之車。亦貶安遠。幸。盧溪晚年。孝宗召赴闕。除直秘閣。一子扶掖上殿。亦予官。壽躡九十。寺丞竟死安遠。無子。其妻削髮爲尼。幸不幸之不同如此。吉州吉水縣江濱有石材廟。隆祐太后避虜。御舟泊廟下。一夕夢神告曰。速行。虜至矣。太后驚悟。卽命發舟。指章貢。虜果臨其後。追至造口。不及而還。事定。特封廟神剛應侯。寺丞南行。題詩廟柱云。疏爵新剛應。論功舊石材。能形文母夢。還訝佞人來。（左氏傳。佞人來矣。正謂逐客事。見六一集。）海市爲誰出。衡雲豈自開。乞靈如見告。逐客幾時回。卒不知

其願悲夫。

楊誠齋初欲習宏詞科。南軒曰：此何足習。蓋相與趨聖門德行科乎。誠齋大悟。不復習。作千慮策論。詞科可罷。曰：孟獻子有友五人。孟子已忘其三。周室去班爵之籍。孟子已不能道其詳。孟子亦安能中今之詞科哉。晚年作詩示兒云：素王開國道無臣。一勝春風放十人。莫羨榜頭年十八。舊春過了有新春。

昌黎記夢詩末句云：我寧屈曲自世間。安能從汝巢神仙。朱文公定寧字作能字。謂神仙亦且護短憑憑。則與凡人意態不殊矣。我若能屈曲諂媚。自在世間可也。安用巢神仙以從汝哉。正柳下惠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之意。只一字之差。意味天淵。夔別。

張耳陳餘。魏之名士。秦聞此兩人名。購求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二人變名姓之陳。爲里監門。里吏嘗笞餘。餘欲起耳。躡之。使受笞。吏去。耳引餘之桑下。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耳之見過餘遠矣。餘卒敗死。泚水上。而耳事漢。

富貴壽考。福流子孫。非偶然也。大智大勇。必能忍小恥小忿。彼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豈與瑣瑣者校乎。東坡論子房。穎濱論劉項。專說一忍字。張公藝九世同居。亦只是得此一字之力。杜牧之云。包羞忍恥是男兒。

舜命契敷五教。孟子以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是也。左氏傳。晏子曰。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去朋友而言婦姑。又曰。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五者之中。唯兄弟婦姑。專主於和順。至於君雖得以令臣。不可違於理而妄作。臣雖所以共君。而不可貳於道而曲從。父慈其子。必教以義。方子孝其父。必箴其闕失。夫以和倡婦。尤當制之以義。妻以柔從夫。尤當自守以正。蓋三者乃三綱也。所繫尤重。故於睦雍敬愛之中。必有檢方規正之道。庶幾各盡其分。而三綱立矣。

國家一統之業。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復合者。秦檜之罪也。渡江以前。王安石之說。浸漬士大夫之肺腸。不可得而洗滌。渡江以後。秦檜之說。淪浹士

大夫之骨髓不可得而針砭。

朝廷一有計較利害之心，便非王道。士大夫一有計較利害之心，便非儒學。紹興間，張登爲尤溪宰，視事之日，請邑之耆老人士相見，首問天字以何字對，皆曰地。又問日字以何字對，皆曰月。又問利字以何字對，皆曰害。張曰：誤矣。人只知以利對害，便只管要尋利去。人人尋利，其間多少事。利字只當以義字對，因詳言義利之辨，一揖而退。

豺能殺虎，鼠可害象，一夫足以勝禹，三戶可以亡秦。

范雎、蔡澤皆辯士。太史公以之連傳，然雎傾危，澤明坦。雎幽險詭秘，危人骨肉，全是小人意態。澤方入關，便宣言欲代雎。至其所以告雎者，皆消息盈虛之正理。雎必俟澤反覆以禍福曉之，乃肯釋位。澤爲秦相數月，卽告老爲客卿以終。進退雍容，過雎遠甚。雖然，後之君子固權吝寵，如狡兔之營窟，如猩猩之嗜酒，老死而不知止，受禍而不之覺者，是又在范雎下矣。

孟浩然詩曰。江清月近人。杜陵云。江月去人只數尺。子美視浩然爲前輩。豈祖述而敷衍之耶。浩然之句渾涵。子美之句精工。

陸羽茶經。裴汶茶述。皆不調建品。唐末然後北苑出焉。本朝開寶間。始命造龍團。以別庶品。厥後丁晉公漕閩。乃載之茶錄。蔡忠惠又造小龍團以進。東坡詩云。武夷溪邊粟粒芽。前丁後蔡相籠加。吾君所乏豈此物。致養口體何陋耶。茶之爲物。滌昏雪滯。於務學勤政。未必無助。其與進荔枝桃花者不同。然充類至義。則亦宦官宮妾之愛君也。忠惠直道高名。與范歐相亞。而進茶一事。乃儕晉公。君子之舉措。可不謹哉。皇祐間。吳中大饑。范文正公領浙西。乃縱民競渡。與僚佐日出燕湖上。諭諸寺以荒歲價廉。可大興土木。於是諸寺工作鼎新。又新倉廩吏舍。日夜千夫。監司劾奏。杭州不卹荒政。游宴興作。傷財勞民。公乃條奏。所以如此。正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使工技傭力之人。皆得仰食於公私。不至轉徙填壑。荒政之施。莫此爲大。是歲惟杭饑而不害。近時莆陽一寺。規建大塔。工費鉅萬。或告侍郎陳正仲曰。當此荒歲。寺僧剝

歛民財。興無益之土木。公爲此邦之望。盍白郡禁止之。正仲笑曰。子過矣。建塔之役。寺僧能自爲之乎。莫非備此邦之人爲之也。歛之於富厚之家。散之於貧窶之輩。是小民藉此以得食。而贏得一塔耳。當此荒歲。惟恐僧之不爲塔也。子迺欲禁之乎。東坡希慕樂天。其詩曰。應似香山老居士。世緣終淺道根深。然樂天醞藉。東坡超邁。正自不同。魏鶴山詩云。盜浦猿啼杜宇悲。琵琶彈淚送人歸。誰言蘇白能相似。試看風飄赤壁磯。此論得之矣。

楊誠齋在館中。與同舍談及晉于寶。一吏進曰。乃于寶。非于也。問何以知之。吏取韻書以呈。于字下注云。晉有于寶。誠齋大喜曰。汝乃吾一字之師。

紹興省試。高祖能用三傑賦。一卷文甚奇。而第四韻押運籌帷帳。考官以漢書乃帷幄。非帳字。不敢取出。院以語周益公。公曰。有司誤也。史記正是帷帳。漢書乃作幄。壽皇問王季海曰。幄字何以從龍耳。對曰。山海經云。龍聽以角。不以耳。荆公解蔗字。不得其義。一日行圃。見畦丁蒔蔗。橫瘞之。曰。他時節節背生。公悟曰。蔗草之庶生者。

也。字義固有可得而解者。如一而大謂之天。是誠妙矣。然不可強通者甚多。世傳東坡問荆公何以謂之波。曰水之皮。坡曰然則滑者水之骨也。荆公字說成。以爲可亞六經。作詩云。鼎湖龍去字書存。開關神機有聖孫。湖海老臣無四目。漫將糟粕汗脩門。正名百物自軒轅。野老何知強討論。但可與人漫醬瓿。豈能令鬼哭黃昏。蓋蒼頭四目。其制字成。天雨粟。鬼夜哭。漫瓿之句。言知者少也。

胡忠簡公爲舉子時。值建炎之亂。團結丁壯。以保鄉井。隆祐太后幸章貢。虜兵追至。廬陵太守楊淵棄城走。公所居曰薊城。距城四十里。乃自領民兵入城固守。市井惡少乘間欲攘亂。斬數人乃定。張榜責楊淵棄城之罪。募人收捕。淵懼。自歸隆祐。隆祐赦之。降赦書諭胡銓事。定。新太守來。疑公有他志。不敢入城。公笑曰。吾保鄉井耳。豈有他哉。卽散遣民兵。徒步歸薊城。楊忠襄公少處郡庠。足不涉茶坊酒肆。同舍欲壞其守。拉之出飲。託言朋友家。實娼館也。公初不疑。酒數行。娼艷粧而出。公愕然。疾趨而歸。解其衣冠焚之。流涕自責。人徒見忠簡以一編修官乞斬秦檜。甘心流竄。忠襄

以金陵一倅。唾罵兀朮。視死如歸。豈知其自爲布衣時。所立已卓然矣。
王梅溪守泉。會邑宰。勉以詩云。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杯酒。使君端爲庶民樹。邑宰皆感動。真西山帥長沙。宴十二邑宰於湘江亭。作詩曰。從來官吏與庶民。本是同胞一體親。旣以脂膏供爾祿。須知痛痒切吾身。此邦素號唐朝古。我輩當如漢吏循。今日湘亭一杯酒。便煩散作十分春。蓋祖述梅溪而敷衍之。惠民之法。莫善於常平。司馬溫公云。此三代聖人之法。非李愷耿壽昌所能爲也。陳止齋曰。周禮以年之上下出歛法。蓋年下則出。恐穀貴傷民也。年上則歛。恐穀賤傷農也。卽常平之法矣。孟子曰。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殍而不知發。檢字一本作歛。蓋狗彘食人食。粒米狼戾之歲也。法當歛之。塗有餓殍。凶歲也。法當發之。由此而言。三代之時。無常平之名。而有常平之政。特廢於衰周耳。眞非耿李所能也。郭仲晦謂劉信叔曰。處事當以簡易。何則。簡以制繁。易以制難。便不費力。乾坤之大。所以使萬物由其宰制者。不過此二字。况於人乎。仲晦此論。可謂洞見天地萬物之

理且以用兵言之。韓信多多益辦。只是一箇字。狄武襄夜半破岷崙關。只是一易字。廖德明字子晦。朱文公高弟也。少時謁夢大乾。夢懷刺候謁廟廡下。謁者索刺出。諸袖視其題字云。宣教郎廖某。遂覺。後登第。改秩。以宣教郎宰閩。請逆者及門。思前夢。恐官止。此不欲行。親朋交相勉。爲質之文公。公曰。待徐思之。一夕。忽叩門曰。得之矣。因指案上物曰。人與器物不同。如筆止能爲筆。不能爲硯。劍止能爲劍。不能爲琴。故其成毀久速。有一定不易之數。惟人則不然。虛靈知覺。萬理兼該。固有朝爲跖而暮爲舜者。故其吉凶禍福。亦隨之而變。難以一定言。今子赴官。但當充廣德性。力行好事。前夢不足芥蒂。子晦拜而受教。後把麾持節。官至正郎。

鶴林玉露卷十三終

鶴林玉露卷十四

廬陵羅大經 景綸

嘉定間。當國者憚真西山剛正。遂謂詞科人每挾文章科目以輕朝廷。自後詞科不取人。雖以徐子儀之文。亦以巫咸一字之誤而出之。由是無復習者。內外制唯稍能四六者。卽入選。殊不知制誥詔令。貴於典重溫雅。深厚惻怛。與尋常四六不同。今以尋常四六手爲之。往往褻稱過實。或似啓事諛詞。彫刻求工。又如賓筵樂語。失王言之體矣。胡衛廬祖舉在翰苑。草明堂赦文云。江淮盡掃於胡塵。太學諸生嘲之曰。胡塵已被江淮掃。卻道江淮盡掃於。又曰。傳語胡廬兩學士。不如依樣畫胡廬。端平初。患代言乏人。乃略更其制。出題明注出何書。仍許上請。中選者堂除教官。然名實既輕。習者亦少。昔孝宗朝。議者欲科舉取士。以論策其爲一場。制詔表章爲一場。上欣然欲行之。而周益公等不主其說。遂不果行。余謂若行此法。則舉子無不習。王言者習者既多。自有精工者出於其間。他時選拔而用之。何患絲綸之不雅正乎。

楊誠齋丞零陵日有春日絕句云梅子流酸軟齒牙芭蕉分綠上窗紗日長睡起無
情思閒看兒童捉柳花張紫岩見之曰廷秀胸襟透脫矣

與敵對壘必分兵以擾之設詐以疑之擾之則其力不給疑之則其心不安力不給
則敗心不安則遁

李勤臨終謂其弟德曰吾子孫若有志氣不偷交游非類者必先搥殺之而後以聞
其言嚴厲如此酉陽雜俎載勤孫敬業年十許歲勇悍異甚勤心患之伺其入林獵
獸縱火焚林敬業見火至刳所乘馬入其腹中火過浴血而出迄不能害臨終之戒
爲敬業發也厥後則天之禍敬業起兵所謂一坏之士未乾六尺之孤何託者名義
固正亦狂率矣卒殲其宗然武氏之立大臣力爭之以勤家事一語而定唐之子孫
半爲血肉殲宗之禍非天報耶

徐淵子詩云俸餘擬辦買山錢卻買端州古硯碑依舊被渠驅使在買山之事定何
年劉改之賀其直院啓云以載鶴之船載書入覲之清標如此移買山之錢買硯平

生之雅好可知。淵子詞清雅。余尤愛其夜泊廬山詞云。風緊浪淘生。蛟吼鼉鳴。家人睡著怕人驚。只有一翁捫虱坐。依約三更。雪又打殘燈。欲暗還明。有誰知我此時情。獨對梅花傾一盞。還又詩成。

杜陵詩云。孤雁不飲啄。飛鳴聲念羣。誰憐一片影。相失萬重雲。望斷似猶見。哀多如更聞。野鴉無意緒。鳴噪自紛紛。又云。獨鶴歸何晚。昏鴉已滿林。似與君子寡。而小人多。君子淒涼零落。小人噂沓喧競。其形容精矣。

世傳滿江紅詞云。膠擾勞生。待足後何時是足。據見定隨家豐儉。便堪龜縮。得意濃時。休進步。須知世事多翻覆。漫教人白了少年頭。徒碌碌。誰不愛黃金屋。誰不羨千鍾祿。奈五行不是這般題目。枉費心神空計較。兒孫自有兒孫福。也不須採藥訪神仙。惟寡欲。以爲朱文公所作。余讀而疑之。以爲此特安分無求者之辭耳。決非文公口中語。後官於容南。節推翁謬爲余言。其所居與文公鄰。嘗舉此詞問公。公曰。非某作也。乃一僧作。其僧亦自號晦庵云。又水調歌頭云。富貴有餘樂。貧賤不堪憂。那知

天路幽險。倚伏互相酬。請看東門黃犬。更聽華亭清唳。千古恨難收。何似鷓鴣子。散髮弄扁舟。鷓鴣子。成霸業。有餘謀。收身千乘卿相。歸把釣魚鉤。春晝五湖煙浪。秋夜一天雲月。此外儘悠悠。永棄人間事。吾道付滄洲。此詞乃文公作。然特敷衍驪括李杜之詩耳。

嘉泰中。鄧友龍使虜。有賂驛吏夜半求見者。具言虜爲韃之所困。饑饉連年。民不聊生。王師若來。勢如拉朽。友龍大喜。厚賂遣之。歸告韓侂胄。且上倡兵之書。北伐之議遂決。其後王師失利。侂胄誅。友龍竄。或疑夜半求見之人。誑誕誤我。然觀金虜南遷錄。其言皆不誣。此必中原義士。不忘國家涵濡之澤。幸虜之亂。潛告我使。惜乎將相非人。無謀浪戰。竟孤其望。是可歎也。

楊誠齋自秘書監將漕江東。年未七十。退休南溪之上。老屋一區。僅庇風雨。長鬚赤脚。纔三四人。徐靈暉贈公詩云。清得門如水。貧唯帶有金。蓋紀實也。聰明強健。享清閒之福。十有六年。寧皇初元。與朱文公同召。文公出。公獨不起。文公與公書云。更能

不以樂天知命之樂。而忘與人同憂之憂。毋過於優游。毋決於遁思。則區區者猶有望於斯世也。然公高蹈之志。已不可違矣。嘗自贊云。江風索我吟。山月喚我飲。醉倒落花前。天地爲衾枕。又云。青白不形眼底。雌黃不出口中。只有一罪不赦。唐突明月清風。

紹興甲寅。壽皇不豫。光宗以疾不能過宮。然猶日臨內朝。宰相率百官固請。不從。嘗降出一草茅書。言建儲事。宰相袖進取旨。上變色曰。儲不豫建。建卽代矣。朕第欲卿知其妄耳。越數日。宰執再以請。御批有歷事歲久。念欲廢閒之語。壽皇升遐。上不能喪。羣臣相率攀上衣裾。泣曰。壽皇死也。陛下合上輦一出。隨至福寧殿不退。上亦泣曰。此非卿等行處也。急還內。袴絨爲裂。時中外訛言洶洶。或言某將輒奔赴。或言某輩私聚哭。朝士有潛遁者。近倖富人。競匿重器。都人皇皇。趙忠定在西北。密謀內禪。念莫可達意於壽聖者。韓侂胄。壽聖甥也。乃令閣門。蔡必勝潛告之。侂胄遂因知省關禮白壽聖。議始定。忠定令工部尙書趙彥逾。戒殿帥郭杲。敕宿衛起居舍人彭龜

年告嘉邸。備進發。七月甲寅禋祭。壽聖引宰執至簾下諭曰。皇帝疾。至今未能執喪。自欲退閒。此御筆也。嘉王可卽皇帝位於重華宮。躬行喪禮。嘉王卻避再三。侂胄必勝扶抱登御榻。流涕被面。命泰安宮提舉楊舜卿往南內請八寶。初猶斬予。舜卿傳奏云。官家兒子做了。乃得寶出。事定。侂胄意望節鉞。忠定不與。知閣劉弼乘間言曰。此事侂胄頗有功。亦合分些官職與他。忠定曰。渠亦有何大功。弼語侂胄。侂胄未信。謁忠定以探其意。忠定岸然不交一談。侂胄退而歎曰。劉知閣不吾欺。於是邪心始萌。謀遂忠定矣。

李公甫謁真西山。丐詞科文字。西山留之。小飲書房。指竹夫人爲題曰。斬春縣君祝氏。可封衛國夫人。公甫援筆立成。末聯云。於戲。保抱攜持。朕不忘兩夜之寢。展轉反側。爾尙形四方之風。西山擊節。蓋八字用詩書全語。皆婦人事。而形四方之風。又見竹夫人玲瓏之意。其中頌德云。常居大廈之間。多爲涼德之助。剖心析肝。陳數條之風刺。自頂至踵。無一節之瑕疵。

柳子厚文章精麗，而心術不掩焉。故理意多舛駁。余嘗書其罵尸蟲文後云：尸蟲伏人骸竅間，狙伺隱慝，上訴之帝，意求飲食，人是以多罹咎譎。柳子憎而罵之，余謂尸蟲未果有也，果有之，疑帝借以爲耳目，未可罵也。世之人唯不知有尸蟲，世之人而知有尸蟲，則豈特摩牙奮距，昂昂然以凶毒自名者，削迹於世哉。色厲內荏，聲善實狠，若共兇少正，卯輩當亦少衰矣。故余謂尸蟲之有裨於世教，甚大帝之福善禍淫，有藉於尸蟲，甚切。帝之飲以飲食也，初非賞讒。尸蟲之嘵嘵上訴也，亦非以讒。故絕句仁人君子，謂宜彰尸蟲之功於天下，俾警焉可矣。罵者何也？且柳子何畏乎尸蟲？謹修而身，宅而心，七情所動，不違其則，雖有尸蟲，將焉攸訴？彼若鼓其讒頰，咀毒啣鋒，謂巢由汚，龍逢比干，佞，謂周孔不仁，則帝之聰明將怒殛之矣。奚聽信以降割於我民，設或循其首以至踵，未能無面熱汗下，徒憎其不爲己隱，申之以罵焉。余恐祇益其訴帝之說而已。

張宣公帥江陵，道經澧，澧之士子十數輩，執文書郊迎，公喜見鬚眉，就馬上長揖，索

其文觀之。乃舉劉郡守政績。公擲其文於地曰。諸公之來。某意其相與講切義理之是非。啓告閭閻之利病。有以見教。今乃不然。是特被十隻冷饅頭使耳。躍馬徑去。澧守上謁。亦不容見。

嘉定間。山東忠義李全。跋扈日甚。朝廷擇人帥山陽。見大夫無可使。遂用許國。國武人也。特換文資。除大府卿以重其行。國至山陽。偃然自大。受全庭參。全軍忿怒。因而殺之。幕客杜子埜。詩人也。亦死焉。初國之換文也。喬壽朋以書抵史丞相曰。祖宗朝制置使多用名將。紹興間不獨張韓劉岳嘗爲之。楊沂中吳玠吳玘劉錡王瓌成閔李顯中諸人亦爲之。不特制置使可爲。樞密處置宣撫等使亦可爲也。豈必盡文臣哉。至於文臣任邊事。固有反以觀察使授之者。如韓忠獻范文正陳堯咨是也。今若就加本等之官。以重制帥之選。初無不可。乃使之處非其地。遽易以清班。彼必修飾邊幅。強自標置。求以稱此。人心固未易服。恐反使人有輕視不平之心。此不可不慮也。廟堂不能從。未幾果敗。李全自此遂叛。嘗曰。吾不患兵不精。唯患財不贍。有士人

教之以依朝廷樣式造楮券。全從之所造不勝計。持過江南市物。人莫能辨。其用頓饒。而江南之楮益賤。上下共以全爲憂。辛卯上元夜。酒酣。自提兵攻維揚。忽陷於城外。淖中而死。

朱文公云。古者男子拜。兩膝齊屈。如今之道拜。杜子春注。周禮奇拜。以爲先屈一膝。如今之雅拜。卽今拜也。古者婦女以肅拜爲正。謂兩膝齊跪。手至地而頭不下也。拜手亦然。南北朝有樂府詩說。婦人曰。伸腰再拜跪。問客今安否。伸腰亦是頭不下也。周宣帝令婦相見。皆跪如男子之儀。不知婦人膝不跪地而變爲而今之拜者。起於何時。程泰之以爲始於武后。不知是否。余觀王建宮詞云。射生宮女盡紅粧。請得新弓各自張。臨上馬時齊賜酒。男兒跪拜謝君王。則唐時婦女拜不跪可證矣。諸葛孔明征蠻。馬謖曰。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其論高矣。街亭之敗。用秦穆宥孟明故事可也。蜀勢日傾。蜀才日少。而乃流涕斬謖。過矣。夫法立誅必。而不權以古人八議之仁。此申韓之所爲也。前輩謂子房之學出於黃老。孔明之學

出於申韓信矣。近世張魏公之斬曲端趙哲，乃效孔明所爲，尤非也。

唐子西立朝賦梅花詩云：桃花能紅李能白，春深無處無顏色。不應尚有數枝梅，可是東君苦留客。向來開處是嚴冬，桃李未在交遊中。只今已是丈人行，勿與年少爭春風。執政者惡其自尊，一斥不復。後以黨禍謫羅浮。作詩云：說與門前白鷺羣，也須從此斷知聞。諸公有意除鉤黨，甲乙推求恐到君。殊有味。又云：鶴歸遼海悲人世，猿入巴山叫月明。唯有蟲沙今好在，往來休傍水邊行。抱朴子云：周穆王南征，一軍皆化。君子化爲猿鶴，小人化爲蟲沙。詩意言君子或死或貶，唯小人得志，深畏其含沙射影也。

士大夫若愛一文，不直一文。陳簡齋詩云：從來有名士，不用無名錢。楊伯子嘗爲予言：士大夫清廉，便是七分人了。蓋公忠仁明，皆自此生。伯子誠齋家嗣，號東山先生。清節高文，趾美克肖。其帥番禺，將受代，有俸錢七千緡，盡以代下戶輸租。有詩云：兩年枉了鬢霜華，照管南人沒一些。七百萬錢都不要，脂膏留放小民家。又別石門詩

云。石門得得泊歸舟。江水依依別故侯。擬把片香投贈汝。這回欲帶忘來休。蓋晉吳隱之守五羊。不市南物。歸舟有香一片。舉而投諸石門江中。用此事也。其帥三山。不請供給錢。以忤豪貴。劾去。作詩貽先君云。與世長多忤。持身轉覺孤。蚤緣新齒舌。收拾老頭顱。我已訶瀧吏。君誰誦子虛。同歸燈火讀。家裏石渠書。時先君與之同入閩故也。陳膚仲作玉壺冰朱絲絃二詩送之。林自知送行詩云。公來無琴鶴。公去有芒屨。又一幕官詩云。從渠腰下有金帶。何處山中無菜羹。真西山入對。主上問當今廉吏。西山既以趙政夫爲對。翌日又奏曰。臣昨所舉廉吏未盡。如崔與之。之出蜀。唯載歸糧之圖籍。楊長孺之守閩。靡侵公帑之毫釐。皆當今之廉吏也。

東坡守杭守穎。皆有西湖。故穎州謝表云。入參兩禁。每玷北扉之榮。出典二州。輒爲西湖之長。秦少章詩云。十里薰風菡萏初。我公所至有西湖。欲將公事湖中了。見說官閒事亦無。後謫惠州。亦有西湖。楊誠齋詩云。三處西湖一色秋。錢唐汝穎及羅浮。東坡元是西湖長。不到羅浮便得休。

胡文定春秋傳。作於渡江之初。其論國滅也。曰春秋滅人之國。其罪則一。而見滅之君。其例有三。以歸者既無死難之節。又無克復之志。貪生畏死。甘就執辱。其罪爲重。許斯頓牂之類是也。出奔者雖不死於社稷。有興復之望焉。託於諸侯。猶得寓禮。其罪爲輕。弦子溫子之類是也。若夫國滅死於其位。是得正而斃焉者矣。於禮爲合。於時爲不幸。若江黃二國是也。其旨嚴矣。如劉禪愍懷。皆春秋之罪人也。近時韃虜入蔡。殘金之主守緒。乃能聚薪自焚。義不受辱。庶幾於江黃。

陸務觀農師之孫。有詩名。壽皇嘗謂周益公曰。今世詩人。亦有如李太白者乎。益公因薦務觀。由是擢用。賜出身爲南宮舍人。嘗從范石湖辟入蜀。故其詩號劍南集。多豪麗語。言征伐恢復事。其題俠客圖云。趙魏胡塵十丈黃。遺民膏血飽豺狼。功名不遣斯人了。無奈和戎白面郎。壽皇讀之。爲之太息。臺評劾之。其特酒頰放。因自號放翁。作詞云。橋如虹。水如空。一葉飄然煙雨中。天教稱放翁。晚年爲韓平原作南園記。除從官。楊誠齋寄詩云。君居東浙我江西。鏡裏新添幾縷絲。花落六回疎信息。月明

千里兩相思。不應李杜翻鯨海。更羨夔龍集鳳池。道是樊川輕薄殺。猶將萬戶比千詩。蓋切磋之也。然南園記唯勉以忠獻之事業。無諛辭。晚年和平粹美。有中原承平時氣象。朱文公喜稱之。

古人席地而坐。登席則去履襪。左氏傳。褚師聲子襪而登席。衛侯怒其無禮。如簠蓋。籩豆高不踰尺。便於取食。今世夫子廟。塑像巍然高坐。而祭器乃陳於地。殊覺未安。朱文公云。先君嘗過鄭國列子廟。見其塑像。以石爲席而坐於地。先聖像設亦宜倣此。

楊東山言。道藏經云。蝶交則粉退。蜂交則黃退。周美成詞云。蝶粉蜂黃渾退了。正用此也。而說者以爲宮粧。且以退爲褪。誤矣。余因嘆曰。區區小詞。讀書不博者。尙不得其旨。况古人之文章。而可以臆見妄解乎。

唐司空圖詩云。昨日流鶯今日蟬。起來又是夕陽天。六龍飛轡長相窘。更忍乘危自着鞭。戒好色自戕者也。楊誠齋善謔。嘗謂好色者曰。閻羅王未曾相喚。子乃自求押。

到何也。卽此詩之意。

廖子晦爲小官。遭長官以非理對移。殊不能堪。朱文公以書曉之云。吾人所學。正要此處呈驗。已展不縮。已進不退。只得硬脊梁。與他厮捱。看如何。自家決定不肯開口告他。若到任滿。便作對移批書離任。則他許多威風都無使處矣。豈不快哉。此間有吳伯起者。不曾講學。後聞陸子靜說話。自謂有所得。及作令。被對移他邑主簿。卻不肯行。百方求免。某嘗笑之。以爲何至如此。若對移作指使。卽逐日執杖子去。知府廳前唱喏。若對移作押錄。卽逐日抱文書去。知縣廳前呈覆。更做耆長壯丁。亦不妨與他去做。况主簿乎。文公之意。蓋謂心無愧怍。則無入而不自得。心無貪戀。則無往而不自安。此不在於臨事遇變之時。而在於平居講學之際。講之素精。見之素定。眞知夫進退得喪。死生禍福之不足。以累吾心。則雖鼎鑊刀鋸。視之如寢飯之安矣。况於一升黜予奪之間者哉。韓昌黎云。夫儒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堤而障屋霪。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冰之於夏日。其斲而忘之以

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况一不缺於考功盛山。一出入息之間。哉。此最善形容處。（考功官銜盛山地名也。）

唐人詩云。三條燭燼鐘初動。九轉丹成鼎未開。明月漸低人擾擾。不知誰是謫仙才。此唐試進士見燭之驗也。白樂天奏狀云。禮部試進士。例許用書冊。兼得通宵。蓋亦不禁懷挾矣。

鶴林玉露卷十四終

鶴林玉露 卷十四

鶴林玉露卷十五

廬陵羅大經景綸

白樂天詩云。爲問長安月。誰教不相離。相字下自注云。思移切。乃知今俗作厮字者非也。

秦檜少遊大學。博記工文。善幹鄙事。同舍號爲秦長脚。每出遊飲。必委之辦集。旣登第。及中詞科。靖康初。爲御史中丞。金人陷京師。議立張邦昌。檜陳議狀。大略謂趙氏傳緒百七十年。號令一統。綿地萬里。子孫蕃衍。布在四海。德澤深長。百姓歸心。只緣姦臣誤國。遂至喪師失守。豈可以一城而決廢立哉。若必欲舍趙氏而立邦昌。則京師之民可服。而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師之宗子可滅。而天下之宗子不可滅。望稽古揆今。復君之位。以安天下。虜雖不從。心嘉其忠。與之俱歸。檜天資狡險。始陳此議。特激於一朝之諒。旣至虜廷。情態遂變。諂事撻辣。傾心爲之用。兀虜用事。侵擾江淮。韓世忠邀之於黃天蕩。幾爲我擒。一夕鑿河。始得遁去。再寇西蜀。又爲吳玠敗之。於和

尙原。至自髡其鬚髮而遁。知南軍日強。懼不能當。乃陰與檜約。縱之南歸。使主和議。檜至行都。給言殺虜之監已者。奔舟得脫。見高宗。首進南自南北自北之說。時上頗厭兵。入其言。會諸將稍恣肆。各以其姓爲軍號。曰張家軍。韓家軍。檜乘間密奏。以爲諸軍但知有將軍。不知有天子。跋扈有萌。不可不慮。上爲之動。遂決意和戎。而檜專執國命矣。方虜之以七事邀我也。有毋易首相之說。正爲檜設。洪忠宣自虜回。戲謂檜曰。撻辣郎君致意。檜大恨之。厥後金人徙汴。其臣張師顏者。作南遷錄。載孫大鼎疏。備言遣檜間我以就和好。於是檜之姦賊不臣。其迹始彰彰矣。方其在相位也。建一德格天之閣。有朝士賀以啓云。我聞在昔。惟伊尹格於皇天。民到於今。微管仲吾其左在。檜大喜。超擢之。又有選人投詩云。多少儒生新及第。高燒銀燭照蛾眉。格天閣上三更雨。猶誦車攻復古詩。檜益喜。卽與改秩。蓋其胸中有慊。故特喜此諛語。以爲掩覆之計。真猶夏之賊也。余觀唐則天追貶隋臣楊素詔曰。朕上嘉賢佐。下惡賊臣。嘗欲從容於萬機之暇。褻貶於千載之外。矧年代未遠。耳目尙存者乎。夫楊素異

代之姦臣。則天一女主。尙知惡而貶之。矧如檜者。密奉虜謀。脅君誤國。罪大惡極。上通於天。其可赦乎。開禮用兵。雖嘗追削。嘉定和戎。旋即牽復。是可嘆也。

洪容齋云。易乾坤之下。六卦皆有坎。此聖人防患備險之意也。余謂屯蒙未出險者也。訟師方履險者也。戒之宜矣。若夫需者。燕樂之象。比者。親附之象。乃亦有險焉。蓋斧斤鳩毒。每在於衽席杯觴之間。而詡詡笑語。未必非關弓下石者也。於此二卦。其戒尤不可不嚴焉。

王荆公新法煩苛。毒流寰宇。晚歲歸鍾山。作放魚詩云。物我皆畏苦。捨之寧啖茹。其與梁武帝窮兵嗜殺。而以麵代犧牲者何殊。余嘗有詩云。錯認蒼姬六典書。中原從此變蕭疏。幅巾投老鍾山日。辛苦區區活數魚。

唐宣宗遺詔立夔王。而中尉王宗賁等迎鄆王立之。是爲懿宗。上嘗出。宦官請鄆王監國。奏令宣徽使楊公慶持示宰相。杜悰曰。當時宰相無名者。皆以反法處之。悰謂公慶及兩樞密曰。主上新踐阼。當以仁愛爲先。豈得遽贊成殺宰相事。若習與性成。

則中尉樞密豈得不自憂乎。公慶色沮而去。帝怒亦釋。慶曆中劫盜張海過高郵。知軍晁仲約令百姓歛金帛牛酒勞之。海悅徑去。不爲暴事。聞富鄭公欲誅仲約。范文正不可。富公慍曰。方今患法不舉。欲舉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衆。范公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奈何欲輕壞之。他日主上手滑。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富公不以爲然。其後自河北還朝。不許入國門。未測朝廷意。終夜徬徨不能寐。思范公語。繞牀歎曰。范六丈。聖人也。文正之言。與杜悰略同。皆至言也。李斯勸胡亥以煩刑而身具五刑以死。爲人臣者。可以監矣。建炎維揚之禍。諫官袁植。乞誅黃潛善等九人。高宗不可。曰。朕方責已。豈可歸罪股肱。宰相呂頤浩曰。本朝輔弼大臣。縱有大罪。止從貶竄。故盛德足以祈天永命。植發此言。虧陛下好生之德。乃出植知池州。大哉高宗之德。至哉頤浩之論。當時若從植言。潛善等固死有餘罪。然此門旣開。厥後秦檜專國。必借此藉口。以鉏善類。其產禍寧有極乎。

張文潛云。詩三百篇。雖云婦人女子。小夫賤隸所爲。要之非深於文章者不能作。如

七月在野以下皆不道破。至十月入我牀下。方言是蟋蟀。非深於文章者能之乎。然是詩乃周公作。其超妙宜矣。荆公絕句云。昏黑投林曉更驚。背人相喚百般鳴。柴門長閉春風暖。事外還能見鳥情。蓋祖此法。

王景文云。有心於避禍。不若無心於任運。斯言固達矣。然必自反無愧。自盡無憾。乃可安之於命。伊川曰。人之於患難。只有一個處置。盡人謀之後。卻須泰然處之。東坡曰。知命者必盡人事。然後理足而無憾。物之有成必有壞。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而國之有興必有亡也。雖知其然而君子之養身也。凡可以久生而緩死者無不用。其治國也。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無不爲。至於不可奈何而後已。此之謂知命。

伊川譎涪。渡江風浪大作。舟中之人皆失色。伊川正襟端坐。神色泰然。既及岸。有樵夫問曰。公是達後如此。是舍後如此。伊川登岸。欲與之言。已去不可追矣。余謂惟達故舍。惟舍故達。達是智。舍是勇。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使未聞道。必有貪生怖死之心。安能夕死而可哉。可者。委順而無貪怖之心也。朝聞道是達。夕死可矣。是舍達。

須是平時做工夫。舍則臨事自然如此。

周益公作胡忠簡神道碑云。武王一戎衣而天下定。義士猶或非之。孔子奚取焉。爲萬世計也。蓋忠簡力詆和議。乞斬秦檜。而紹興終於和戎。故以忠簡比夷齊。以高宗比武王。可謂回護得體。

康節邵子云。夫子定書。以秦誓綴周魯之後。知周之必爲秦也。前輩頗不然其說。余嘗思之。亦自有理。蓋說者皆謂取穆公悔過一念。故特錄其書。然作誓之後。彭衙令狐汾曲之師。貪忿愈甚。烏在其爲真悔過。夫子奚取焉。况二百餘年千八百國之諸侯。豈無一君之賢。一言之幾於道。奚獨於西戎之君有取哉。蓋當是時。周已不可爲。而列國又皆不自振。惟秦駸駸始大。夫子知周之亡也。諸侯必折而入於秦。故定書之末。特收此篇。以微見其意。或曰。聖賢言理不言數。若爾。則夫子亦言數乎。曰。此非數也。勢也。夫子嘗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乎者疑詞也。謂吾道若獲用。則西周之美可尋。不止乎東周而遂已也。此正欲以理而同其勢也。及歷聘無逢。自衛反。

魯則道不獲行。而勢之所趨。有不可挽者矣。安得不憫然寓意於定書之末乎。考秦之強。實自穆公始。秦以割地斃列國。非特戰國時爲然。在春秋時已然矣。左氏傳曰。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又曰。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馬。此皆薪不盡火不滅之兆也。周亡而秦興。已粲然在目中矣。孰謂夫子而不知乎。且非特定書爲然也。其刪詩亦然。十五國風。莫非中國之詩也。吳楚流而入於夷狄。則削而不錄。秦與吳楚等也。獨存其詩。今觀列國之風。大抵流蕩昏淫。有日趨於亡之勢。惟秦始有車馬禮樂。其詩奮厲猛起。已有招八州畢六王之氣象。夫子存而不刪。豈無意乎。

王荊公少年。不可一世。士獨懷刺候濂溪。三及門而三辭焉。荊公悲曰。吾獨不可自求之六經乎。乃不復見。余謂濂溪知荊公自信太篤。自處太高。故欲少摧其銳。而不料其不可回也。然再辭可矣。三則已甚。使荊公得從濂溪沐浴於光風霽月之中。以消釋其偏蔽。則他日得君行道。必無新法之煩苛。必不斥衆君子爲流俗。而社稷蒼生將有賴焉。嗚呼。豈非天哉。

秦虎視山東，蠶食六國，不知六國未滅而秦先滅矣。何也？始皇乃呂不韋之子，則是嬴氏爲呂氏所滅也。司馬氏欺人孤寡而奪之位，不知魏滅未幾而晉亦滅矣。何也？元帝乃牛金之子，則是司馬氏爲牛氏所滅也。春秋書莒人滅鄆，義正如此。胡致堂欲用春秋法於始皇，紀便明書呂氏，明帝紀便明書牛氏，以從其實。

景公千駟，不及夷齊。顏子一瓢，乃同禹稷。孔孟垂教，深切著明，而後世利欲之私，至於包括天地，蔽遮日月。太史公曰：天下攘攘，皆爲利往；天下噍噍，皆爲利來。音離吁，可哀也哉。

舜誅四，周公誅二，趙廣漢誅一，原褚而穎川服。尹翁歸誅一，許仲孫而東海服。趙尹固不足道，而所以用刑者，則舜與周公之術也。彼渭水盡赤，血流波道者，獨何爲哉？學不必博，要之有用；仕不必達，要之無愧。學而無用，塗車芻靈也；仕而有愧，鶴軒虎冠也。

楚不以白珩爲寶，而觀射父之作訓辭。左史倚相之道訓典，乃楚之至寶也。齊不以

徑寸之珠爲寶。而檀子之守南城。盼子之守高唐。黔夫之守徐州。種首之備盜賊。乃齊之至寶也。故忠賢才識之士。謂之寶臣。若無寶而不知求。得寶而不知識。有寶而不知重。棄荆玉而喜燕石。賤周璞而藏鄭鼠。國之亡者幸也。

楊誠齋云。人皆以饑寒爲患。不知所患者正在於不饑不寒爾。此語殊有味。乞食於野人。晉重耳之所以霸。燎衣破竈而啜豆粥。漢光武之所以興。况下此者。其可不知饑寒味哉。

張子韶對策。至晡未畢。貂璫促之。子韶曰。未也。方談及公等。故其策曰。闕寺聞名。國之不祥也。堯舜闕寺。不聞於典謨。三王闕寺。不聞於誓誥。豎刁聞於齊。而齊亂。伊戾聞於宋。而宋危。

杜陵詠鷗云。江浦寒鷗戲。無他亦自饒。卻思翻玉羽。隨意點春苗。雪暗還須落。風生一任飄。幾羣滄海上。清影日蕭蕭。言浦鷗閒戲。使無他事。亦自饒美。奈何不免口腹之累。故閒戲未足。已思翻玉羽而點春苗。爲謀食之計。雖風雪凌厲。有所不暇顧。未

言海鷗之曠逸。清影脩然。不爲泥滓所點染。非浦鷗所能及。以與士當高舉遠引。歸潔其身如海鷗。不當逐逐於聲利之場。以自取賤辱若浦鷗也。

蘇養直之父伯固。從東坡遊。我夢扁舟浮震澤之詞。爲伯固作也。養直屬玉雙飛水滿塘之句。亦見賞於坡。稱爲吾家養直作。此詩時年甚少。而格律已老蒼如此。紹興間。與徐師川同召。師川赴養直辭。師川造朝。便道過養直。留飲甚歡。二公平日對弈。徐高於蘇。是日養直拈一子。笑視師川曰。今日須還老夫下。此一著。師川有愧色。游誠之跋養直墨蹟云。後湖胸中本無軒冕。是以風神筆墨皆自蕭散。非慕名隱居者比也。士生斯世。苟無功利及人。區區奔走。老死塵埃。不如學蘇養直。

五代史。漢劉銖惡史肇楊邠。於是李業譖二人於帝而殺之。銖喜謂業曰。君可謂僂僂兒矣。僂僂。俗言狡猾也。歐史間書俗語。甚奇。

韻書釋鼓云。配鹽幽菽四字甚工。

北魏主珪。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最益人神智。先曰。莫若書。王荊公詩曰。物變有

萬殊。心思纔一曲。讀書謂已多。撫事知不足。言非讀書不足以應事也。然新法之害。豈不讀書之過哉。其端正在於讀書也。夫書不可不讀。尤貴於善讀。方荆公與諸君子爭新法也。作色於政事堂曰。安石不能讀書。賢輩乃能讀書耶。夫著一能讀書之心。橫於胸中。則錮滯有我。其心已與古人天淵懸隔矣。何自而得其活法妙用哉。呂東萊解尚書云。書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精神心術。盡寓其中。觀書者不求其心之所在。夫何益。然欲求古人之心。必先求吾心。乃可見古人之心。此論最好。真讀書之法也。當時趙清獻公之折荆公曰。皋夔稷契。有何書可讀。此亦忿激求勝之辭。未足以服荆公。夫自文籍既生以來。便有書。皋夔之前。三墳亦書也。伏羲所畫之卦。亦書也。太公所稱黃帝顓帝之丹書。亦書也。孟子所稱放勳曰亦書也。豈得謂無書哉。特皋夔稷契之所以讀書者。當必與荆公不同耳。當時答荆公之辭。只當曰。公若錮於有我之私。不能虛心觀理。稽衆從人。是乃不能讀書也。嗚呼。荆公往矣。後之君子。窮而講道明理。達而撫世酬物。謹無著一能讀書之心。橫在胸中也哉。

秦朝松封大夫。陳朝石封三品。李誠之詠松云。半依巖岫倚雲端。獨立亭亭耐歲寒。一事頗爲清節累。秦時曾作大夫官。荆公三品石云。草沒苔侵棄道周。誤恩三品竟何酬。國亡今日頑無恥。似爲當年不與謀。夫松石無知之物。一爲二朝名寵所點染。猶不免萬世之包彈。矧士大夫。其於進退辭受之際。可苟乎哉。

吳孫秀曰。討逆弱冠以一校尉勦業。今後主舉江南而棄之。唐李翺曰。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忠臣志士之歎。古今一也。

吾郡陳國材詩曰。紅日晚天三四雁。碧波春水一雙鷗。周益公楊誠齋盛稱之。

荆公題舒州山谷寺石牛洞泉穴云。水泠泠而北出。山靡靡以旁圍。欲窮源而不得。竟悵望以空歸。晁無咎編續楚詞。謂此詩具六藝羣書之餘味。故與其經學典策之文俱傳。朱文公編楚詞後語亦收此篇。

五代時。扈載有文名。嘗遊相國寺。見庭竹可愛。作碧鮮賦題壁間。周世宗命小黃門錄進。覽之稱善。王朴尤重之。薦之宰相李穀。穀曰。非不知扈載。然薄命恐不能勝。朴

曰。公爲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爲職。何言命耶。乃拜知制誥。爲學士。居歲餘。果卒。余謂穀言陋矣。不幸而中。若朴者。眞宰相之言也。近時周益公。長身瘦面。狀若野鶴。在翰苑多年。壽皇一日燕居。歎曰。好一個宰相。但恐福薄爾。蓋疑其相也。一老嫗在傍徐奏曰。官家所歎。豈非周必大乎。上曰。爾何知。曰。臣見所畫司馬光像。亦如必大。清臞上爲之一笑。未幾遂登庸。爲太平宰相。與聞揖遜之盛。出鎮長沙。退休。享清閒之福。十有餘年。

陶淵明神釋形影詩曰。大鈞無私力。萬里自森著。人爲三才中。豈不以我故。我神自謂也。人與天地並立而爲三才。以此心之神也。若塊然血肉。豈足以並天地哉。末云。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乃是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泰然委順。養神之道也。淵明可謂知道之士。

元祐中。東坡知貢舉。李方叔就試。將鎖院。坡緘封一簡。令叔黨持與方叔。值方叔出。其僕受簡置几上。有頃。章子厚二子曰。持曰。援者來。取簡竊觀。乃揚雄優於劉向論。

一篇。二章驚喜。攜之以去。方叔歸。求簡不得。知爲二章所竊。悵惋不敢言。已而果出此題。二章皆模倣坡作。方叔幾於闕筆。及折號。坡意魁必方叔也。乃章援第十名。文意與魁相侶。乃章持坡失色。二十名間。一卷頗奇。坡謂同列曰。此必李方叔。視之乃葛敏修。時山谷亦預校文。曰。可賀內翰得人。此乃僕宰太和時一學子相從者也。而方叔竟下第。坡出院聞其故。大歎恨。作詩送其歸。所謂平生漫說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者是也。其母歎曰。蘇學士知貢舉。而汝不成名。復何望哉。抑鬱而卒。余謂坡拳拳於方叔如此。真盛德事。然卒不能增益其命之所無。反使二章得竊之以發身。而子厚小人。將以坡爲有私。有黨。而無以大服其心。豈不重可惜哉。

韓柳文多相侶。韓有平淮碑。柳有平淮雅。韓有進學解。柳有起廢答。韓有送窮文。柳有乞巧文。韓有與李翊論文書。柳有與韋中立論文書。韓有張中丞傳。柳有段太尉逸事。至若韓之原道。佛骨疏。毛穎傳。則柳有所不能爲。柳之封建論。梓人傳。晉問。則韓有所不能作。韓如美玉。柳如精金。韓如靜女。柳如名姝。韓如德驥。柳如天馬。歐

似韓蘇似柳。歐公在漢東。於破篋中得韓文數冊。讀之始悟作文法。東坡雖遷海外。亦惟以陶柳二集自隨。各有所悟入。各有所酷嗜也。然韓柳猶用奇字重字。歐蘇唯用平常輕虛字。而妙麗古雅。自不可及。此又韓柳所無也。

光堯之喪。金虜來弔祭。京仲遠以檢正假禮部尙書爲報謝使。康元弼館伴。虜錫燕汴京。仲遠與郊勞。使康元弼言。請免燕不許。請撤樂如告哀遺留使。亦不許。至期。虜促入席。傳呼不絕。仲遠曰。若不撤樂。有死而已。不敢卽席。元弼等知不可奪。乃傳言曰。請先拜酒果之賜。徐議撤樂。仲遠方率其屬拜受。北典籤者連呼曰。北朝燕南使。敢不卽席。聲甚厲。仲遠趨退復位。甲士露刃閉門。仲遠命左右叱曰。南使執禮。何物卒徒。乃敢無禮。排闥而出。元弼等以聞其主。仲遠留館俟命。賦詩曰。鼎湖龍馭去無蹤。三遣行人意則同。凶禮強更爲吉禮。夷風終未變華風。設令耳與笙鏞末。只願身糜鼎鑊中。已辦滯留期待請。不辭築館汴江東。越七日。竟獲免樂之命。旣還。孝宗勞之曰。卿能執禮爲朕增氣。何以賞卿。對曰。虜畏陛下威德。非畏臣也。正使臣死於虜。

亦常分也。敢覬賞乎。上喜謂宰相曰。京鏗。今之毛遂也。除權侍郎。以至大用。

嘉定和戎。湖南帥曹彥約賀表云。過也。更也。何傷日月之明。赦之。宥之。式彰天地之大。一時傳誦。吾鄉羅逢伯之詞也。

士卒畏將者勝。畏敵者敗。愛將者勝。愛身者敗。畏將則不畏敵。畏敵則不畏將。愛將則不愛身。愛身則不愛將。畏將在將之威。愛將在將之恩。有李光弼斬張用濟之威。則三軍股慄矣。何患其不畏將。有吳起吮士疽之恩。則赴死如歸矣。何患其不愛將。雖然。戮一不用命。誅一不循律。則威振矣。不必數數然也。至若撫循之恩。則終始有所不可廢。東山之詩。昵昵兒女語。此周之所以長。潼關之敗。唐幾亡矣。而僕射如父兄。識者以是占中興焉。謀帥擇將者。則何以哉。

鶴林玉露卷十五終

鶴林玉露卷十六

廬陵羅大經 景綸

汪聖錫代言溫雅。朱文公推許之。有玉山詞章如賜四川宣撫虞允文辭召命不允詔云。惟汝一德。既咨裴度而往釐。於今三年。復念周公之久外。賜知紹興府史浩乞宮觀養親不允詔云。尹茲東夏。非徒畫錦之榮。循彼南陔。蓋便晨羞之養。賜陳俊卿辭左相不允詔云。應事幾之糾紛。大車以載。閱世俗之變化。直道而行。民具爾瞻。已公論之。胥慶帝賚予弼。豈寵章之敢私。賜虞允文辭右相不允詔云。以夢營求。孰若驗事功之已試。以言寤合。孰若察志節之所安。賜大將成閔復節鉞詔云。不以一眚掩大德。既當念功。安得壯士守四方。豈若求舊。除郭振節度使制云。不顯亦世。尙繼汾陽之休。無競維人。孰云充國之老。皆可喜也。

李太白一斗百篇。援筆立成。杜子美改罷長吟。一字不苟。二公蓋亦互相譏嘲。太白贈子美云。借問因何太瘦生。只爲從前作詩苦。苦之一字。譏其困瑀鑄也。子美寄太

白云。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細之一辭。譏其欠縝密也。昌黎誌孟東野云。劓目鉞心。刃迎縷解。鈎章棘句。摛擢胃腎。言其得之艱難。贈崔立之云。朝爲百賦猶鬱怒。暮作千詩轉逾緊。搖毫擲簡自不供。頃刻青紅浮海厯。言其得之容易。余謂文章要在理意深長。辭語明粹。足以傳世覺後。豈但誇多鬪速於一時哉。山谷云。閉門覓句陳無已。對客揮毫秦少遊。世傳無已。每有詩興。擁被臥牀。呻吟累日。乃能成章。少遊則杯觴流行。篇詠錯出。略不經意。然少遊特流連光景之詞。而無已意高詞古。直欲追蹤騷雅。正自不可同年語也。

吾郡胡季昭。寶慶初元。爲大理評事。應詔上書。言濟邸事。竄象郡。建人翁定。送行詩云。應詔書聞便遠行。廬陵不獨詫邦衡。寸心只恐孤天地。百口何期累弟兄。世態浮雲多變換。公朝初日盡清明。危言在國爲元氣。君子從來豈願名。盱江杜來詩云。廬陵一小郡。百歲兩胡公。論事雖小異。處心應略同。有書莫焚稿。無恨豈傷弓。病愧不遠別。寫詩霜月中。太學生胡炎詩云。一封朝奏大明宮。噓起廬陵古直風。言路從來

天樣關。蠻荒誰使徑旁通。朝中競送長沙傳。嶺表爭迎小澹翁。學館諸生空飽飯。臨分憂國意何窮。先君竹谷老人詩云。好讀牀頭易一篇。盈虛消息總天然。崢嶸齒頰皆冰雪。肯怕炎方有瘴煙。頻寄書回洗我愁。莫言無雁到南州。長相思外加餐飯。計取承君舊話頭。季昭之兄子建。弟國賓。皆博學能文。瓌奇負氣。兄弟友愛最隆。不蓄私財。有無盡費於朋友。得罪之日。囊無一錢。子建挈家歸。賣文以活。國賓奮然徒步。從其兄於貶所。國賓先沒。季昭繼之。端平更化。詔許歸葬。贈朝奉郎。官其一子。洪舜俞草贈官制詞云。朕訪落伊始。首下詔求讜直。蓋與諫鼓謗木同意。以直言求人。而以直言罪之。豈朕心哉。爾風裁峭潔。志概激壯。繇尉廷平。上書公車。言人之所難言。方嘉貫日之忠。已墮偃月之計。問塗胥口。訪事瀧頭。曾無幾微見於顏面。何氣節之烈也。仁宗能全介於遠謫之餘。孝宗能拔銓於投荒之後。撫今懷往。魂不可招。潦霧墮焉。悲悔何及。陟階員外。仍官厥子。用旌折檻之直。且識投杼之過。爾雖死可不朽矣。

史貨殖傳曰。貪賈三之。廉賈五之。夫貪賈所得宜多而反少。廉賈所得宜少而反多。何也。廉賈知取予。貪賈知取而不知予也。夫以予爲取。則其獲利也。大富商豪賈。若惡販夫販婦之分其利。而靳靳自守。則亦無大利之獲矣。巨賈呂不韋。見秦子異人質於趙。曰。此奇貨可居。遂不吝千金。爲之經營於秦。異人卒有秦國。而不韋爲相。此其事固不足道。而以其以予爲取。則亦商賈之雄也。漢高帝捐四萬斤金與陳平。不問其出入。裂數千里地封韓彭。無愛惜心。遂能滅項氏。有天下。劉晏造船。合費五百緡者。給千緡。使吏胥工匠。皆有贏餘。由是舟車堅好。漕運無虧。足以佐唐之中興。是皆得廉賈之術者也。東坡曰。天下之事。成於大度之士。而敗於寒陋之小人。

高登字彥先。漳浦名儒。志節高亮。少游大學。值靖康之亂。與陳東上書。陳六賊之罪。且言金虜不可和狀。紹興間。對策鯁直。有司擬降文學。高宗不可。調靜江府古縣令。時秦檜當國。檜父嘗宰是邑。帥胡舜陟欲立祠逢迎。彥先毅然不從。舜陟欲以危法中之。逮繫訊掠。迄無罪狀。可指。校文潮陽。出則將焉用彼相賦。直言不聞深可畏論。

策問水災。檜聞之大怒。謂其陰附趙鼎。削籍流容州死焉。檜沒。諸賢遭誣陷者皆昭雪。彥先以遠人下士。無爲言者。乾道間。梁克家始爲之請。傅伯壽。朱文公守漳。又連爲之請。皆格不下。余爲容法曹掾。容士猶能言其風猷。傳其文墨。偶攝校官。遂爲立祠於學宮。同時有吳元美者。三山文士。作夏二子賦。譏切秦檜。其家立潛光亭。商隱堂。其怨家摘以告檜曰。亭號潛光。蓋有心於黨李。堂名商隱。本無意於事秦。李謂秦發也。亦削籍流容州死焉。因并祠之。彥先有修學門庭傳於世。元美有遊句漏洞天記。載容州志。

陳應求嘗告孝宗曰。近時宰相罷去。則所用之人不問賢否。一切屏棄。此鈎黨之漸。非國家之福。趙溫叔爲相。多引蜀士。及罷相。有爲飛語以撼蜀士者。王季海言。一宰相去。所用者皆去。此唐季黨禍之胎也。豈聖世所宜有哉。蜀士乃安。二公之論善矣。然此爲平時宰相善罷者言也。若權姦之去。則正當洗腸滌胃。若借溫太真之事。爲小人開一線之路。借范堯夫之言。爲君子憂後來之禍。則失之矣。

戰國策蘇代曰。齊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言外美而中腐。如以敗素染紫也。與蠟鞭之說正相似。

王龜齡年四十七。魁天下。以書報其弟夢齡。昌齡曰。今日唱名。蒙恩賜進士及第。惜二親不見。痛不可言。嫂及聞詩聞禮。可以此示之。詩禮其二子也。於十數字之間。上念二親。而不以科名爲喜。專報二弟。而不以妻子爲先。孝友之意。皆在焉。爲御史。首彈史丞相浩。乞專用張浚。上爲出浩。帥紹興。龜齡又上疏言。舜去四凶。未聞使之爲十二牧。與胡邦衡並爲左右史。相得最歡。奏補先弟而後子。嘗賦不欺詩云。室明室暗。兩奚疑。方寸常存不可欺。莫問天高鬼神惡。要須先畏自家知。其自吏部侍郎出帥夔門也。有臨安錄事參軍祝懷。抗疏銀臺。謂十朋忠義。謬借令不容於朝。亦合置之近藩。緩急呼來。無倉卒乏使之憂。今遣往萬里外。非計之得也。雖不報。時論譴之。

孝宗之末。詔皇太子參決庶務。楊誠齋時爲宮僚。上書太子曰。民無二主。國不堪二。

今陛下在上而又置參決。是國有二也。自古未有國二而不危者。蓋國有二則天下向背之心生。向背之心生則彼此之黨立。彼此之黨立則讒間之言啓。讒間之言啓則父子之隙開。開者不可復合。隙者不可復全。昔趙武靈王命其子何聽朝而從傍觀之。魏太武命其子晃監國而自將於外。間隙一開。四父子皆及於禍。唐太宗使太子承乾監國。旋以罪廢。國朝天禧亦嘗行之。若非寇準王曾幾生大變。蓋君父在上而太子監國。此古人不幸之事。非令典也。當時諸公皆甚其言。至紹熙甲寅始服其先見。

胡澹菴爲清節先生制師之服。張魏公爲張無垢制友之服。

胡澹庵上書乞斬秦檜。金虜聞之。以千金求其書。三日得之。君臣失色曰。南朝有人。蓋足以破其陰遣檜歸之謀也。乾道初虜使來。猶問胡銓今安在。張魏公曰。秦太師專柄二十年。只成就得一胡邦衡。

自陳黃之後。詩人無逾陳簡齋。其詩繇簡古而發穠纖。遭值靖康之亂。崎嶇流落。感

時恨別。頗有一飯不忘君之意。如涼風又落宮南木。老雁孤鳴漢北州。乾坤萬事集。雙鬢。臣子一譎。今五年。天翻地覆傷春色。齒豁頭童祝聖時。近得會稽消息不稍傳。荆渚路歧寬。東南鬼火成何事。終藉胡鋒作爭臣。龍沙此日西風冷。誰折黃花壽兩宮。皆可味也。

太史公伯夷傳。蘇東坡赤壁賦。文章絕唱也。其機軸略同。伯夷傳以求仁得仁。又何怨之語設問。謂夫子稱其不怨。而采薇之詩。猶若未免於怨。何也。蓋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而達觀古今。操行不軌者多富樂。公正發憤者每遇禍。是以不免於怨也。雖然。富貴何足求。節操爲可尙。則其重在此。其輕在彼。况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伯夷顏子得夫子而名益彰。則所得亦已多矣。又何怨之有。赤壁賦因客吹簫而有怨慕之聲。以此漫問。謂舉酒相屬。凌萬頃之茫然。可謂至樂。而簫聲乃若哀怨。何也。蓋此乃周郎破曹公之地。以曹公之雄豪。亦終歸於安在。况吾與子。寄蜉蝣於天地。哀吾生之須臾。宜其託遺響而悲怨也。雖然。自其變者而觀之。雖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

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又何必羨長江而哀吾生哉。矧江風山月。用之無盡。此天下之至樂。於是洗盞更酌。而向之感慨風休冰釋矣。東坡步驟太史公者也。

紹興壬子冬。劉豫入寇。趙元鎮當國。請高宗親征。行次姑蘇。喻子才謂元鎮曰。相公此舉。有萬全之策乎。亦賭彩一擲也。元鎮曰。利鈍亦安能必。事成則幸。不成則死之爾。子才曰。今若直前。萬一蹉跌。退將安託。要須留後門。則庶幾進退有據。元鎮曰。誠有之。則甚善。計將安出。子才曰。張樞密在福唐。若除閩浙江淮宣撫使。則命到之日。便有官府軍旅錢穀。彼之來路。卽我之後門也。元鎮大以爲然。於是魏公復用。余謂變輅親征。事大體重。固宜進退有據。若論兵法。則置之死地而後生矣。豈預留後門哉。留後門。則士不死戰矣。項羽救趙。旣渡。沉船破甑。持三日糧。示士必死。無還心。故能破秦。

光宗卽位。謝良齋爲文昌進十銘云。業成而難。其敗或易。兢兢保之。常恐失墜。道甚

簡易。在尊所聞。帝王之學。匪藝匪文。畏天之威。主德爲最。水旱雷風。天之仁愛。存心公正。治之所起。毫釐之私。惠及千里。妄賞不勸。妄罰不畏。賞罰大權。以妄爲忌。貪吏虐民。戒石莫聽。獎廉以激。捷於號令。民之疾苦。幽遠難知。日訪日間。猶恐或遺。財在天下。理之以義。未聞刻歛。其罪在吏。亂之所生。非止夷狄。姦回諛說。尤害於國。自治十全。乃可理外。重乃馭輕。輕動爲戒。辭簡理明。時人以比李衛公丹展箴。又作勸農詩云。莫入州衙與縣衙。勸君勤理舊生涯。池塘多放聊添稅。田地深耕足養家。教子教孫須教義。栽桑栽柘勝栽花。閒非閒是都休管。渴飲清泉困飲茶。又云。仕宦之人。南州北縣。商賈之人。天涯海岸。爭如農夫。六親對面。夏絹新衣。秋米白飯。鵝鴨成羣。豬羊滿圈。官稅早輸。逍遙散誕。似此之人。直幾千萬。詞旨平易。足以諭俗。然其言農夫之樂。想乾淳間有之。今則甚於崑夷中之詩矣。寧復有此氣象哉。

作詩要健字。撐拄。要活字。斡旋。如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新。弟子貧原憲。諸生老伏虔。入與歸字。貧與老字。乃撐拄也。生理何顏面。憂端且歲時。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

休。何與且字。豈與應字。乃斡旋也。撐拄如屋之有柱。斡旋如車之有軸。文亦然。詩以字。文以句。

荆公詩云。豈無他憂能老我。付與天地從今始。朱文公每喜誦之。

魏鶴山詩云。遠鐘入枕報新晴。衾鐵衣稜夢不成。起傍梅花讀周易。一窗明月四簷聲。後貶渠陽。於古梅下立讀易亭。作詩云。向來未識梅生時。繞谿問訊巡簷索。絕憐玉雪倚橫參。又愛清黃弄煙日。中年易裏逢梅生。便向根心見華實。候蟲奮地桃李妍。野火燒原葭莩出。方從陽壯爭出門。直待陰窮排闥入。隨時作計何太癡。爭似此君藏用密。推究精微。前此詠梅者未之及。

韓信未遇時。識之者惟蕭何及淮陰漂母爾。何之英傑。固足以識信。漂母一市媪。乃亦識之。異哉。故嘗謂子房狙擊祖龍。意氣過於輕銳。故圯上老人抑之。韓信俛出市。勝。意氣鄰於消沮。故淮陰漂母揚之一翁一媪。皆異人也。唐子西作淮陰賢母墓銘曰。項王暗鳴。范增謀謨。信來不呼。信去不追。坐視信逋。反噬其軀。匹婦區區。而知信

乎。吁。

唐明皇時。教坊舞馬百匹。天寶之亂。流落人間。魏博田承嗣得之。初不識也。嘗燕賓僚。酒行樂作。馬忽起舞。承嗣以爲妖。殺之。昭宗養一猴。衣以袂優服。謂之猴部頭。朱溫旣篡。引至坐側。猴忽號擲。自裂其衣。溫叱令殺之。嗚呼。明皇之馬。有愧於昭宗之猴也。

朱文公守漳。將行經界。王子合疑其擾。公答書曰。經界一事。固知不能無小擾。但以爲不若此。則貧民受害無有了時。故忍而爲之。庶幾一勞永逸耳。若一一顧恤。必待人人情願而後行之。則無時可行矣。紹興間。正施行時。人人嗟怨。如在湯火中。但訖事後。田稅均齊。田里安靜。公私皆享其利。凡事亦要其久遠如何耳。少時見所在所立土封。皆爲人題作李椿年墓。豈不知人之常情。惡勞喜逸。顧以爲利害之實。有不得而避者耳。禹治水。益焚山。周公驅猛獸。豈能不役人徒而坐致成功。想見當時亦須有不樂者。但有見識人。須自見得利害之實。知其勞我者。乃所以逸我。自不怨耳。

子合議漢事甚熟。曾看高祖初定天下。蕭何大治宮室。又從婁敬策。徙齊楚大姓十數萬於長安。不知當時是幾個土封底工夫。而不聞天下之不安。何也。文公此論。可謂明確。蓋自商鞅有成大事者。不和於衆之說。卒以滅宗。故後之爲政者。每畏拂人情。不知人情固不可拂。亦不可徇。唯當論理之是非。事之當否。爾商之遷臺。周之遷洛。何嘗不拂人情。及其事久論定。然後知拂之者。乃所以愛之也。司馬相如曰。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元。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亦見得此理。東坡嘉祐間。作思治論曰。所謂從衆者。非從衆多之口也。從其不言而同然者耳。其說最好。然後荆公行新法。公上書爭之。乃曰。爲國者。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其說卻有病。天下豈有悖理傷道之事。可以衆心之所向而姑爲之乎。宜其不足以服荆公。而指爲戰國縱橫之學也。

南軒質責虞丞相。并甫不當用張說。至以京黼面斥并甫。并甫曰。先丞相亦有隱忍

就功名處。何相非之深也。南軒曰。先公固有隱忍處。何嘗用此等狎邪小人。并甫拱手曰。某服矣。某服矣。語錄中載諫并甫事。無此數語。南軒親與誠齋言之。

胡澹庵上章薦詩人十人。朱文公與焉。文公不樂。誓不復作詩。迄不能不作也。嘗同張宣公遊南嶽。唱酬至百餘篇。忽瞿然曰。吾二人得無荒於詩乎。楊宋卿以詩集求品題。公答之曰。詩者志之所之。豈有工拙哉。亦觀其志之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於高明純一之地。其於詩固不學而能之。至於格律之精粗。用韻屬對比事遣詞之善否。今以魏晉以來諸賢之作考之。蓋未有用意於其間者。而况於古詩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於此。故詩有工拙之論。葩藻之詞。勝言志之功。隱矣。又曰。古今之詩。凡三變。蓋自書傳所載。虞夏以來。及漢魏自爲一等。自晉宋間。顏謝以後。下及唐初。自爲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爲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爲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與法。始皆大變。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無復古人之風矣。故嘗妄欲抄取經史諸書所載韻語。下及

文選漢魏古詩。以盡乎郭景純陶淵明之所作。自爲一編。而附於三百篇楚辭之後。以爲詩之根本準則。又於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各爲一編。以爲之羽翼與衛。且以李杜言之。如李之古風五十首。杜之秦蜀紀行。遣興。出塞。潼關。石壕。夏日。夏夜諸篇。律詩則如王維韋應物輩。亦自有蕭散之趣。未至如今日之細碎卑冗無餘味也。其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使其接於吾之耳目。而入於吾之胸次。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字世俗言語意態。則其詩不期於高遠而自高遠矣。又曰。來諭欲漱六藝之芳潤。以求真澹。此誠極至之論。然亦須先識得古今體製。雅俗向背。仍更洗滌得盡腸胃間夙生葷血脂膏。然後此語方有所措。如其未然。竊恐穢濁爲主。芳潤入不得也。近世詩人。只緣不曾透得此關。而規規於近局。故其所就皆不滿意。無足深論。又曰。作詩須從陶柳門庭中來。乃佳。不如是。無以發蕭散沖澹之趣。無由到古人佳處。又曰。作詩不學六朝。又不學李杜。只學那嶢嶢底。便學得十分好。後把作什麼用。公之論詩。可謂本末兼該矣。公嘗題廣成子像云。陳光澤見示此像。偶記李太白

詩云。世道日交喪。澆風變淳源。不求桂樹枝。反棲惡木根。所以桃李樹。吐花竟不言。大運有興沒。羣動若飛奔。歸來廣成子。去入無窮門。因寫以示之。今人捨命作詩。開口便說李杜。以此觀之。何曾夢見他脚板耶。又言。余平生愛王摩詰詩云。漆園非傲吏。自缺經世具。偶寄一微官。婆婆數株樹。以爲不可及。而舉以語人。領解者少。觀此。則公之所取概。可見矣。公嘗舉似所作絕句示學者云。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人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蓋借物以明道也。又嘗誦其詩示學者云。孤燈耿寒燄。照此一窗幽。臥聽簷前雨。浪浪殊未休。曰。此雖眼前語。然非心源澄靜者不能道。觀此。則公之所作又可概見矣。

孝宗時。近習梁俊彥請稅兩淮沙田以助軍餉。上大喜。付外施行。葉子昂爲相。奏曰。沙田者。乃沙濱出沒之地。水激於東。則沙漲於西。水激於西。則沙復漲於東。百姓隨沙漲之東西而田焉。是未可以爲常也。且辛巳兵興。兩淮之田租並復。至今未征。况沙田乎。上大悟。卽詔罷之。子昂退至中書。令人逮俊彥至。叱責之曰。汝言利求進。萬

一泄民怨咨。爲國生事。雖斬汝萬段。豈足塞責。俊彥皇汗免冠謝。久乃釋之。子昂是舉。頗有申屠嘉困辱鄧通。韓魏公以頭子勾任守忠之遺意。大率近習畏宰相。則爲盛世。宰相畏近習。則爲衰世。

鶴林玉露卷十六終



\$.30